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SF 5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知識系統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知識系統科幻小說叢書
主　編：張系國
編輯委員：王建元　張人傑　黃　凡　呂學海
鄭文豪　金恒煒　黃　海　周浩正

SF
5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　印行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編

序
──迎接科幻的豐收季

這本年度科幻小說選，收錄了一九八四年中國時報所舉辦的科幻小說徵文入選的得獎及佳作作品共五篇。這是我國首度舉辦年度科幻小說徵文，因此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這次科幻小說獎，可說是出乎意料的豐收。第一次舉辦科幻小說徵文，就能有這麼好的成績，實在令人高興。五十篇稿件，經初審淘汰了廿九篇，決審時還有廿一篇。因此，三位決審委員，每人都要看將近五十萬字的小說。這項工作雖然累人，我卻越讀越感興奮，因爲這些作品內容豐富，幾乎包括了所有科幻小說重要的類別。我稍稍分了一下，廿一篇小說，大致可依內容歸爲九類：

①純科幻：問、桃子的滋味、綠猴𤘩、生命•進化、挑戰。

②太空歷險：永久城、星星的項鍊、迢迢歸鄉路、阿奇的陽光。
③時空交錯：超空間謀殺案、神遊。
④浩劫後：戰爭最高指導原則、火。
⑤愛情：愛情專賣店。
⑥偵探：明日之報。
⑦諷刺：純粹理性之批判。
⑧轉世不朽：永生之路、浮生門。
⑨歷史政治：傷逝者、雙星浮沉錄、圓融演義。

其實這樣的劃分，也不過是根據內容大致的歸類。例如「人工冬眠」也可算是一類，屬於這類的有「永生之路」和「戰爭最高指導原則」。而「戰爭最高指導原則」，又可看做「第一次接觸」類的科幻小說（所謂「第一次接觸」First Encounter 指人和外星人首次發生接觸時產生的種種問題和後來的影響）。這樣細分下去，當然無窮無盡。但從這大致的歸類，也可看出這次科幻小說徵文作品內容涵蓋面之廣。

以上九類，第一類是純科幻類，也許該再解釋一下。所謂純科幻，乃指科幻小說裏的科學因素（包括科學新發明、科學理論、科學技術的應用等），和小說的情節及主題，有密切而不可分的關係。如果抽離了這科學因素，純科幻小說便喪失其原動力。

例如「問」的科學因素是電腦模擬（卽電腦科學在系統模擬方面的應用），抽離了這科學因素，就寫不出「問」這篇小說來。「桃子的滋味」的科學因素是食品科學。有了人造食品後，未來的小孩就有可能嚐不到桃子的滋味，甚至不知桃樹爲何物。「綠猴劫」的科學因素是細菌戰，「生命・進化」的科學因素是進化論及科技發展所造成的污染問題，「挑戰」的科學因素是腦移植技術……等。

純科幻小說是科幻小說裏重要的一類。這類科幻小說，充份發揮了科幻小說的特點，也符合此次科幻小說徵文宗旨的前段說明：「科幻小說是以認知性的理念爲出發點的虛構故事，幻想的基點建立在科學理則上；易言之，卽以科學與幻想架構成的虛構故事。」當然，除了第①類的五篇作品外，其他各類作品，也或多或少依

賴著科學因素，如「超空間謀殺案」的時空轉移器、「愛情專賣店」的電腦、「明日之報」的超感應電腦與電腦自動排版系統、「永生之路」與「戰爭最高指導原則」的人體冷凍技術……等。這科學因素，也就是我過去劃分科幻小說爲兩大派（機關佈景派及文以載道派）時所說的「機關佈景」。所謂純科幻小說，就是能成功運用機關佈景，來表達主題的科幻小說。

科幻小說由於其內容豐富多變，形式極具彈性，也可以用來「言志」及「載道」。第⑨類的科幻小說，以科幻小說的形式，來討論歷史與政治等人類所面臨的大問題。這類作品，比較接近我所說的「文以載道派」，也符合徵文宗旨的後段說明：「除了對科技發展做嚴肅的反省外，科幻小說並從另一角度或空間，直接或間接來詮釋、反省當前社會文化的發展。」

評審結果，錄取「問」（得獎）、「桃子的滋味」（佳作）、「戰爭最高指導原則」（佳作）、「傷逝者」（得獎）、「雙星浮沉錄」（佳作）五篇。前兩篇屬於純科幻類，後兩篇屬於歷史政治類，第三篇則介乎兩項之間。從這評審結果，也可以看出我國科幻小說的創作方向，該是兼容並蓄，各種類型都嘗試，才能達到百

花齊放的豐收季。

除了入選的兩篇得獎作品及三篇佳作外，其他如「綠猴劫」、「純粹理性之批判」、「圓融演義」等，也各有其特色。「圓融演義」的構思尤其龐大，作者如果精心改寫，不難寫成有關輪史的精采科幻長篇小說。

其實不論哪一類的科幻小說，都脫離不了對人性的剖析。如果沒有人性，再好的科幻小說，也不會引起讀者的興趣——到底讀科幻小說的還是人類，不是植物、礦物、電腦或外星人啊。得獎的作品，就充份顯示出科幻小說裏揭示人文精神的一面。這些作品也同時證明了，創造具有獨特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並不是不可能的。當然，這只是個起步。未來具有中國風味的科幻小說究竟會是怎樣？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在此我要特別感謝中國時報的社長余紀忠先生，副社長余範英女士，人間副刊主編金恆煒先生，及時報出版公司柯元馨女士。有他們的支持，才有這次的豐收及這本選集的出版。我也要感謝沈君山先生及王建元先生兩位決審委員，及其他諸位初審委員公正無私的評審努力。

張系國
一九八四年十月廿一日

目次

張系國 序：迎接科幻的豐收季 一
范盛泓 問 一
張大春 傷逝者 三一
何復辰 桃子的滋味 八五
林耀德 雙星浮沉錄 一一一
黃凡 戰爭最高指導原則 一五九

問

范盛泓

老太太從印着白蘭洗衣粉的手提袋拿出了幾個洗得晶亮的蘋果，同樣泛着光的綠棗，及黃殼上像撒了一層灰的龍眼，仔細地將它們擺在供桌的紅色塑膠盤，瞇着眼看了一會，用手帕抹了抹額頭的汗水。撕開了裝香的紅紙袋，她小心翼翼地在燭台上把香點燃，一陣白色濃煙從她手中徐徐升起。

「言下之意，妳認爲我的想法有問題囉？」

「不！不是的，我只是說你好像疏忽了什麼。」

「又是上次的老問題，感覺這種東西人人不同，太不客觀了，妳如何將它定

量，輸入程式中呢？」

「不！學長，我不如此認爲……」

「妳眞是嘴硬，韓小姐，好吧！這次我們從最基本的開始討論，妳說說看，設計F程式的主旨何在？」

「嘗試在電腦中模擬現實世界，進而預估明天的命運。」

「對了！所以學術界稱之爲『上帝的程式』，只要F程式設計成功，人類就可以進化爲神類，不再是渾渾噩噩的可憐蟲了！可是如此龐大的程式該如何分析闡述它呢？」

「學長是這方面的權威，還請學長指點。」

「目前，我是先在電腦中作好一個模子，例如：定義時間，定義空間，再把各元素的特性，基本粒子的運動型式輸入，等模子成形後，將某一個時刻這個世界的所有現象完全模擬輸入，剩下的就交給電腦自行理出個過去與未來。」

「可是你不覺得變因過多，範圍太廣嗎？」

「的確！所幸的是，在程式中已有完整的時空觀念，所以只要掌握一個小樣本

的所有變因，輸入程式，便能在電腦中自行擴張；簡言之，如果世界如水波波動，現在我們在電腦中設計好波動的模型，輸入某一特定時空，水分子的分佈、波峯、波長大小等種種變因，便可以完全模擬水波的波動，這點妳同意嗎？」

「嗯！」

「根據目前我輸入的變因，F程式已有78.4%的傳眞率，預估率約在74%左右。」

「這表示學長輸入的變因不够完整囉？」

「這正是讓我百思不解的地方，我不斷抽樣檢查，卻找不出忽略了什麼。」

「我就是想提醒……」

「我知道，妳要告訴我，我的程式少了情緒與感覺，對不對？到底要我怎麼說妳才能了解，感覺情緒就像風雨流水一般，只是一種現象，一種神經中電解質的流動，它根本不是最基本的因素！」

「沒錯！情緒感覺本身與這個世界相同，是一種流動，而不是流動的介質；但是用流動來描繪流動最簡捷，也最傳神，不是嗎？就像一個磁場應該用塊磁石來揣度，還是用個原子來測量呢？」

「……應該是用磁石。」

「當然是磁石了，因爲它本身就擁有個磁場，同理，你我的腦神經中也擁有流動，你爲什麼不加以利用，卻捨近求遠，硬將整個世界看作大雜碎呢？如此一來，你的程式只是行屍走肉，少了一股神氣。」

「少了神氣？我就不知道研究所是怎麼核准妳這個高材生畢業的！妳還不懂嗎？這是個科學程式，是需要高度精確性的，不是妳們小女孩憑空幻想，創造的那種詩情畫意的藝術程式！」

「不！這世界本來就是個藝術品，必須先心領神會，才能求其精確，否則將永遠被其表象所迷惑。」

「不跟妳辯了，我只問妳，情緒感受如何定量？如何輸入程式中？太不客觀了嘛！」

「學長太迷信客觀了，請問學長試過沒有？」

「沒有！那根本毋須……」

「既然沒試，你怎麼能斷言它沒用？學長對它有成見，又怎麼算有科學精神

呢？」

「妳……」

走道上出現了兩個人影，男的身材高瘦，棕髮褐眼，兩側的燈光在他的臉上刻出明顯的深淺，緊抿但略微上揚的嘴角，像夜空銳利的新月，耀眼卻寒冷。女孩身着略寬的研究制服，一頭披肩長髮，更襯出她的單薄；五官融在黃色的燈光下，並不特別起眼，但黑亮的眸子眨閃間卻透着股特別的神采。

在一道門前，他們停下了腳步，門上名牌標示着：

「亞瑟•褒曼

一級警戒區，擅入者格殺。」

電腦迅速檢定了亞瑟的基因密碼，確定無誤後，他們走了進去。「既然妳說我有成見，那我們一同抽樣檢查，妳再提出妳的看法，我來決定可不可行。」「好！」亞瑟從儀器台取出終端機，兩人熟練地戴在頭上，固定好兩側太陽穴上的電極。利用這些電極，可將電腦中的資訊與人腦的意識感官作直接的溝通。一切操作妥當後，兩人交換了一個眼神，韓弈容點點頭。

「RQ108」亞瑟呼叫電腦的代碼；霎時，韓弈容覺得眼前一片黑暗，所有生理感覺都被封鎖了，那是一種絕對的孤獨，面對的是完全的自我，虛無中只剩思潮像變形蟲般摸索探觸着，寧靜中略透着不安。

隨卽某種外力牽引着被局限的思潮，如反穿外套般，把腦殼內的思緒反轉抖射出去，在四周規劃交織出無限時空，思維拋卻有限的軀殼，馳向無窮……

接着，一連串的崩解和凝聚，他們的形象一點一滴的成形了，RQ108已經接管模擬他們的感覺。韓弈容張開眼睛，發現他們正浮沉在一片空洞黑暗中，那種失重的感覺，使得一切像在夢中。空間中央，一個亮金色的光球漸漸形成，閃爍着等待進一步指令。亞瑟朝着光球說：「終端機操作員代碼 2042 與代碼 2201 要求進入程式 2042 號，作30分鐘長度，自由取樣10次。」於是無盡的黑暗開始分解褪去，重新組合成另一番景象；光線越來越強，韓弈容不禁用手遮住雙眼……

極目望去，黃沙遍野，他們來到了沙漠。火球似的太陽高掛着，毫不憐惜地傾下光與熱，四周沙地因陽光的照射，呈現出耀眼的金黃，強勁的風將平坦的沙吹出了水紋狀的波痕；然而他們感受不到沙漠特有的熱，因爲RQ108未將觸覺開放。

黃沙滾滾，他們像影子般透過風沙前行。一路上韓弈容沉默着，似乎在找尋些什麼，時而舉頭望望艷陽，時而對着黃沙沉思；亞瑟也自顧自地研究起來，企圖找出一個新的變因。過了好一會，亞瑟問弈容：「我想知道，在這片沙漠中，妳能感受出什麼？」

「這兒一定很熱。」她緩緩說道。

亞瑟沒想到會得到這樣的答案，不禁笑了起來：

「這裏當然熱了，看來溫度該有50度，風速該有7級，若要更詳盡的資料，我可以叫RQ108調出來。」

「不用問了，RQ108開放代碼 2042、2201 顯像。」霎時炙熱的輻射襲向他們，使他們不自覺地向後退了一步，凌厲的風沙迎面而來，幾乎令他們窒息。

「妳瘋了！RQ108快取消指令，鎖住代碼 2042、2201。」頓時高溫狂沙又如幻影般透過他們的身軀，他們依然像影子般佇立在沙漠。面臨這樣大的變化，亞瑟再也按捺不住滿腔的怒火了：

「妳……妳這女人，想破壞我的程式嗎？」

「妳自己看看！」他氣急敗壞地指着深深印入黃沙中的兩雙腳印：

「本來不該有這些的！還有，不知道多少熱量被我們吸收了，風沙也不知道被遮蔽了多少……天啊！天啊！」一陣忙碌亞瑟忙着利用舊資料將誤差校正回來，在一連串指令下，畫面被凍結了，腳印也如幻夢般消失在黃沙中。

「呼！總算恢復原狀了。」亞瑟鬆了口氣，隨卽回過頭來，怒視着弈容：

「妳不該如此做的！」

「爲剛才的舉動我道歉。」她直視亞瑟的目光，輕輕地說：「你不親自體驗怎麼知道50度有多熱？風速7級有多強？」

「不必體驗，」他打斷她的話：「我的程式可將這些模擬得分毫不差，妳一點也不需要懷疑。」

弈容別過頭去，望着不停息的沙浪：

「不這麼做，你如何能了解這沙漠的偉大。」聲音低得像自語。

「妳是這樣設計程式的嗎？」他撇撇嘴問道。

「是的！」她迅速轉過頭來，一臉倔強：「你的程式對這風沙的流動，陽光能

量的模擬，的確幾可亂眞，但是這片沙漠不僅僅是無數沙粒對應時間的方程式，你難道看不出來，它也是有生命的嗎？它的偉大，不是多複雜的程式所能描繪，只能用心去體會。」

看到她執着的眼神，亞瑟把反駁的話又呑回去了……

「妳看那兒！」一陣沉默後，亞瑟打破僵局。弈容順着他的手望去，發現一條蛇潛伏在沙堆中，枯黃的顏色是最好的保護色，使牠完全隱藏在黃沙中，不仔細看是分辨不出來的。

「牠在沙堆中可以保持體溫，不致因外界溫度過高而熱死或乾死。」亞瑟解釋着。

她走向前去，蹲下來，靜靜地看着，亞瑟也湊上前去。

「這是屬於沙漠特有的種類，生命力極強，如果要更詳盡的資料，我可……妳，妳可別再顯像了，牠可是會咬人的！」

弈容伸出幻影般的手，愛憐地撫摸着那蜷曲成S形的身軀。

「你看牠虔誠莊嚴的表情，牠體認了這沙漠的偉大，也尊重這沙漠的存在。」

「我倒不這麼認爲，牠只不過想活下去罷了……好了，三十分鐘快到了，RQ108 換樣本。」

她仍蹲着端詳融入沙中的S形，四周漸漸暗了，她的眼光仍停留在原處，久久不忍離去。

「弈容，不要神經質了，那不過是個程式罷了。」

「不！不是的！那是個活生生的世界。」

「好吧！就算那是個世界，也只是我設計的另一個毫不相干的世界，不是嗎？」

「亞瑟，你創造牠不是企圖讓牠跟我們的世界相同嗎？」

「對！完全相同的世界。」

「但，如今你不認同這個世界，怎麼能要求牠成爲另一個相同的世界？潛意識中，你就完全否定牠了！」

「不！我不是否定牠，我只是讓牠自生自滅！」

「……」

他們到了另一個樣本。那是個小鎮，熊熊烈火蔓延在殘垣斷壁。四下乍看，似

乎空無一人，但仔細觀察，可以發現石堆瓦礫中隱藏着許多身着軍服，手持滅光槍的士兵。放眼望去，屋舍的另一邊是一羣穿着黑色衣服的隊伍，雙方正激戰着。「這大概是內戰時期，那邊穿軍服的應該是政府軍；你注意看看他們的制服，那種衣服可以隨環境改變顏色，不太容易發現。」亞瑟指點着，弈容輕輕地點頭。兩人像幽靈般緩緩走過，沒有人發現他們；戰鬥依然持續着，滅光槍刺眼的光束在空中穿梭，被擊中的地方，不是慘叫，就是轟然牆倒的聲音。

「政府軍所持的武器，殺傷力極強。」他們慢慢走到戰場中央，光梭、子彈頻頻穿過他們，射向敵對的另一方。「那邊穿黑衣的是游擊軍，這次政府的掃蕩行動十分徹底，歷史記載得很詳盡，游擊軍死得十分慘烈，幾乎一個不剩……」弈容皺眉沉默着，亞瑟知趣地閉了嘴。繼續前行，他們看到了一具游擊軍的屍骸，整個身軀從左肋到頭部都已扭曲變形，連骨架都被熔毀了，只能依稀由牙齒分辨出頭部與身軀。「他……」亞瑟想解釋什麼，但被弈容蒼白的臉色阻止了。

「人傑萬歲！」一羣游擊軍從傾倒的牆後衝出，衝向鬼魅般溶在岩中、樹中的政府軍，「殺呀！」「衝呀！」的喊聲不絕於耳。四周「嗤嗤」一陣光梭掃射，黑

衣人應聲而倒，一切又復歸於寂靜，整個事情的發生不過一、二分鐘；一種類似烤乳酪的怪味開始在空中散開，弈容閉着眼，不忍再看一個個溶在地上的軀體，她開始反胃了。「那是滅光槍高溫熔解組織的味道，聞了很不舒服是不是？」亞瑟帶着她離開戰場，向街道走去。

街道仍可看到零星的戰鬥，「人傑萬歲！」的喊聲在「嗤嗤」滅光槍聲中，聽起來格外刺耳。「人傑是游擊軍首領，內戰後就被捉去光解了。」這時空氣中烤乳酪味更濃了，弈容臉色也更蒼白了，亞瑟扶着她，關切地問：「我讓RQ108將嗅覺封鎖好了，這樣可能會舒服些。」「不！」弈容搖搖頭：「不要緊，我要記住這種味道。」「……」亞瑟嘆了口氣，他就是弄不懂眼前這個女孩。

「嗯？你聽到什麼聲音沒有？」弈容黑色的眼睛閃爍着光芒，蒼白的臉因激動而稍呈血色。

「什麼聲音？」亞瑟不解。

「嬰兒！是嬰兒的哭聲！……在那房子裏，一定是在那房子裏！」

她急急拉着他穿透到屋裏，屋中，一個嬰兒被放在地板上，哭得聲嘶力竭，小

的臉因搐動而呈潮紅，淚水汗水混成了一團。離嬰兒不遠處，躺着一個扭曲不全的婦人屍首，變形的臉上已分不出嘴鼻，只瞪着不閉的雙眼，像控訴着命運的不平。

弈容輕輕地跪在嬰兒旁邊，愛憐地伸出手，「弈容，不能顯像！」亞瑟緊張地提醒。「亞瑟，」她抬起頭，他不禁愣了一下，因爲從那深邃的眼睛，他看到了灰黑的屋頂，自己陰暗的臉；還有，還有，一種說不出，卻叫人永遠忘不了的神情。

「亞瑟，來抱抱他！你看，他就是生命！他流動的血液就是人類不止息的希望！」

「不行！政府軍來了！」他指着窗。

弈容踉蹌地跑到窗口，果然兩個政府軍在保護色中，悄悄潛行而來。

「弈容，我們快走，不然妳看了會難過。」

「不行！嬰兒、嬰兒！」

亞瑟心一緊：「RQ108，走！」

弈容掙脫着，她要救嬰兒！她要！畫面逐漸模糊，四周暗了，只依稀傳來斷斷續續的哭聲。

四周又是一片黑暗，RQ 108 閃爍着。弈容不再掙扎了，只是喘着。

「弈容，那只是0與1的組合而已。」

「就讓它自生自滅，……」

「不如此，妳又能怎麼樣?」

弈容迷濛的眼睛映着光，流露出難以捉摸的神采。亞瑟定定地注視着她，一種奇怪的感覺悄悄潛入心裏；拉着她的手鬆了，從她臂上慢慢滑下來……他們又陸續到了另外八個樣本，這幾次弈容不再吵着要顯像了。沉默地看完每個樣本，亞瑟對她投以疑問的眼光，她搖搖頭：「我一時理不出來，我們改天再討論好嗎?」

隨後幾天弈容都來了，但一反以前的態度，絕口不提她的理論，像個助手般沉默地幫着亞瑟。亞瑟依然常常進入樣本尋找基礎變因，弈容只是靜靜地坐着，偌大的眼睛有時沉思着，有時卻只是空洞地睜着，亞瑟雖然覺得奇怪，卻也無暇顧及。幾天的合作以後，他發現弈容的確十分聰明，甚至想請她作研究助理。

老太太望著神明，口中喃喃唸著，帶著清香的白煙徐徐散入空中；許久，她舉炷至額，拜了一拜。

時間一天天過了，亞瑟依然埋首於程式，卻不見有任何進展，他開始懷疑，或者，是灰心了，覺得自己像陷於蛛網的昆蟲，掙扎著卻找不出生路。他望著弈容的時間越來越多了，在程式上遭遇的挫折，在弈容深深的眼中似乎可以得到撫慰。他不得不承認，這世界是有著數字無法表達的東西，也許，他該考慮弈容的觀點了。

「弈容，可不可以再告訴我一些妳的理論?」在心中模擬了多少次，他終於說出口了。

「嗯!」她的眼睛亮著未曾有過的光芒，微微牽動的嘴角似乎不相信自己聽到的話。

這一次，他們打算分別回到自己的程式，因爲弈容堅持回去把自己的理論整理得更清楚些，比較能够相互配合。

進入程式 2042 後，亞瑟又來到沙漠，他站在沙浪中，看風沙一波一波地流動著；他望著幻夢般浮現在遙遠天際的海市蜃樓……走到了那條蛇隱藏的沙堆，他靜

靜地蹲了下來，看著S形的身軀若隱若現地隱藏在黃沙中，一切似乎與那一次所見的沒有差別，他伸出透明的手，想撫摸那光滑的身軀，褐色的眼睛搜索著，想從這一隻毫無知覺的動物身上找出新的變因；許久，他搖搖頭，站了起來。

帶著深思，他來到了第二個樣本。戰鬥依舊，只是，這一次他看到了哭得號天響亮的嬰兒，在刹那間化爲帶著焦味的殘渣，溶解的小手似乎緊握著拳……他突然想起弈容那一次抬頭看他的神情，「生命」？第一次在他心裏畫出了問號。

走完10個樣本，許多未曾有過的問題在他心裏響起，那些一直都是理所當然，不值一提的問題，如今竟成他解不開的謎。「弈容會如何解釋這些？」他要聽聽她的解釋。「RQ 108 操作員 2042 出程式」張開雙眼，他又回到操作室了。弈容依然雙眼緊閉，嘴角緊緊抿著，顯然還停留在程式中。亞瑟不禁再望她一眼，「嗯？」一個疑問閃過腦海，「不對！」他仔細看了看電腦，儀表板上熟悉的紅燈並未亮著……這麼說，應該已經關機了，不祥的預兆從心底升起，他衝到弈容旁邊：「弈容！弈容！」他搖著，想叫醒她，弈容沒有回答，「不！」他倒退了一步：「不！不！」他不相信地搖搖頭：「不會的！不會的！……弈容，弈容！」他再度衝到弈

容旁邊，「不要開這種玩笑！不要！……」他歇斯底理地搖著，然而，弈容給他的是永恆的靜默……

他呆呆地坐著，不知道多久了，腦海一片空白；突然一個念頭劃過空白思緒，科學訓練提醒他要找出原因。扶著牆，他站了起來，蹣跚地走向終端機，戴上終端機前，不禁回頭再望一眼弈容，一股莫名怒火突然湧上，一定是電腦殺了她！一定是！

「RQ108，你殺了弈容！你殺了她！」

「誰是弈容？」光點閃爍著。

「你殺了操作員……操作員，嗯，2201，代碼2201，快解釋！快！……」

「不是，操作員在進程式後 46 分 27.71 秒時，終端機與 RQ 108 本體的連繫突然中斷，從程式 2201 中消失。」

「消失怎麼可能死掉？是你殺了她！一定是你！」

「不是，你這種判斷是錯誤的，操作員 2201 在程式 2201 第 105 節進行 8 分 27.71 秒時，突然與 RQ 108 失去連繫。」

「我不管幾分幾秒幾節，我只知道她死了，是你殺了她！」

「不對！你的邏輯錯誤！RQ108推斷，可能操作員2201的終端機出了問題。」

「不可能！那是我的終端機，怎麼可能出問題？」

「RQ 108 無法回答。」

不！這一定是夢！是夢！他摔下終端機，把頭埋進手掌，拉扯著頭髮，他要叫醒自己，他要從這一切惡夢中醒來！

調查員來過了，亞瑟冷靜地回答他們的問題，他看著他們檢查終端機，他看著他們抬走了弈容……最後，他們告訴他，弈容是自殺的，她握著電極讓自己成了導體，然後讓自己死於電擊。亞瑟靜靜地聽著，褐色的眼睛透著茫然，這些不再重要了，他只知道弈容死了！她死了！

亞瑟這兩天已進入程式十幾次，可是他仍然不懂弈容爲什麼要這麼做，最後一天弈容去的程式並不怎麼特別，這些0與1的組合怎麼能夠讓弈容以眞實的生命去替代？爲什麼？爲什麼？亞瑟消沉了幾天，終於又回到了自己的研究上。像少了什麼，有空的時候他常跑到弈容的程式，在那裏，他可以暫時忘卻那場惡夢，他可以

體驗弈容的感覺。

這天，亞瑟又來到弈容的程式，他仍走弈容最後一天的路線。

這是個火災現場，熊熊烈火貪婪地吞噬著木造屋舍，帶著火的木塊漸漸從原來的地方掉落；一角，蹲著一家人，他們緊緊地靠在一起，四周的火漸漸逼近，致命的濃煙籠罩著，死亡的陰影充滿了他們害怕的臉上。突然，一個孩子指著火焰，驚訝驅走了眼中的恐懼：「仙女，仙女，仙女！」孩子的母親也看到了，她擁緊了孩子，疲憊的臉上充滿了祥和：「不要怕！仙女來接我們了。」孩子靜靜地躲在母親懷中，他們不再害怕逼近的火了。沒多久，他們就變成一團焦炭，亞瑟看著他們合十的手，直到焦黑了還是那麼堅定有力。

接下來，他到了一處田野，綠草無盡地延伸，晴朗的天空找不到一片雲。草堆一角傳來嬰兒的啼哭，一個孩子被丟棄在野外……突然娃娃不哭了，對著空中揮舞四肢，「咿…咿…」他隱約看到一個半透明人影抱起嬰兒，「弈容！」亞瑟幾乎忍不住要顯像了，但他沒這麼做，他不願打擾她。靜靜地看她搖著嬰兒，哄著他入睡，將他安置在樹下，溫柔地看著，然後她的身影逐漸消失，只剩毫不知情的嬰

兒，雙手微微蜷曲著，像要握住些什麼。

亞瑟離開了棄嬰，這次他看到了一個瘋子，「我不知道，不知道！……」瘋子拉扯自己的頭髮尖聲叫著，旁邊護士哄著他「好！好！我們不要知道，不要知道，好嗎？」瘋子沉默下來，兩眼無神，呆呆地注視前方，突然，他甩開護士衝了出去，對著天空嘶叫：「不要！我不知道……」然而，亞瑟知道，弈容就在這空間的某一角落，她一定有許多感受。

亞瑟來到了最後一個樣本，這是片沙漠，情況與程式 2042 所模擬的很相似；不同的是，這裡取的是夜晚，風沙也較小。弈容就是從這片沙漠消失的，永遠的消失了……一個似眞似幻的身影出現在月光下，沙地上映著她似有似無的影子，亞瑟走近她，映入眼簾的是熟悉的長髮，又深又黑的雙眸，「弈容！」亞瑟輕輕地喚著，他多麼想出來和她說說話，像以前一樣地討論；然而，他不能，他不能破壞這唯一的畫面，他只能在旁默默地陪她。

一顆流星劃過黑色的天幕，她抬頭望著，眼光閃動，像欣賞什麼，又像深思著，一動也不動……許久，她似有所悟地蹲下來，輕輕地抹平了黃沙，以食指在沙

地上畫了一個很大的「S」。亞瑟輕輕地嘆了一聲。突然，她一陣抽搐，身體逐漸向前傾，不曾掙扎，無息地倒在沙地上，雙唇緊閉，眼神似乎仍眷戀著黃沙上深深的S形。影像模糊了，她的身影和黝黑的夜逐漸合一，慢慢消失了……

亞瑟看著這一切的變化，已不再像第一次般激動，「唉！弈容！」他搖搖頭。

「RQ 108 操作員 2042 顯像」，一陣刺骨寒風迎面襲來，月光依然冷冷灑下；亞瑟拉緊了衣服，朝S形走去，他蹲了下來，仔細端詳著，細細咀嚼曲線中的每一段斜率，這是弈容最後留給他的，每一點他都要好好把握。黃沙在清冷的月光下泛著淒涼的白，亞瑟不禁抓起一把，細細地撫摸著，涼涼的顆粒在手掌滑動，從指間慢慢滑下，這種感覺好實在；他不禁把手插入沙中，讓沙埋住他的手，手微微動一下，細沙便流動調整另一個容納他的空間，他幾乎是感動了，原來這沙、這沙漠也是有生命的，第一次，他懷疑這片沙漠不是0與1的組合。

老太太把香直直插入爐中，雙手合十，愼重地拜了一拜，然後吃力地跪在供桌前的紅墊子上，合十一拜，叩頭；再拜，再叩頭；三拜，三叩頭……

亞瑟又恢復了以前忙碌的日子，只是臉上的冰霜更厚了；他仍然找不到那個變因，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枉然。

這天，他在操作室中「RQ 108 操作員2042進程式 2042。」四周化為黑暗，RQ 108閃爍著「自由取樣」。

空間接上一個繁華熱鬧的街道，車水馬龍，行人如織；他冷冷的盯著他們，眼光銳利如刀。他注意那個胖子跨下計程車的第一步，他計算一個鋁罐被一個個行人踢出的曲線，他記錄電線桿上野狗排泄物的PH值……轉過小巷，他不禁愣了一下，一個熟悉的背影在前面晃動，「RQ 108快顯像！操作員 2042 顯像！」他迫不及待地跑了過去，抓住了那個女孩「弈容，弈容！」女孩回頭，雙眼由驚訝轉成恐懼，「鬼啊！鬼啊！」她尖叫著，奮力掙脫了亞瑟的手。亞瑟痛苦地抱著頭，多日來積壓的情緒湧上心頭，他癱瘓了，「RQ 108洗掉！這一段洗掉……洗掉……」黑暗中吼聲逐漸變為自語，變為呻吟，最後，一切又歸於寂靜。

亞瑟在病床上休息了一個星期，回來後，他研究得更勤奮了。「RQ 108進入程式 2042。」

他到了一個難民營，檢視一個枯瘦老婦人的生理資料，他思索著導致這個結果的原因；突然強烈地感到身後有一股高能量穿透他，散射出去，他就地一滾，心想，並未顯像，不可能有生物發覺，回頭一看……一雙又黑又深的大眼睛映入眼簾，空靈中透出一種熟悉的訊息「弈容！」，但這次他理智多了，那只是個小女孩，營養不良的臉上，只有雙眸帶著光輝，彷彿其中包含了另一個時空。

他掉頭走開，企圖躲避如芒在背的感覺，走向難民營的另一端；突然，他本能的回頭避開，避開兩道無形的……坐在人羣中等待食物老人的眼光，不！是弈容的眼光……

「RQ 108快走！」他幾乎是逃出來的。到了一個沼澤區，他知道這裏不會有人；但是，河面的那一端出現一股能量，他舔舔唇，走了過去。一條好大的鱷魚浮在水面上，只露出……哦！不！不要！弈容！不要那樣看我！

他奔跑在各個時空，他在逃；但他總發現弈容的眼光，可能是個工人、野狗，也可能是個乞丐，或是一隻老鷹，甚至連一條發臭的魚也……不要！他發狂似地奔跑，他要到一個沒有生命的地方……「RQ 108」他尖叫「回答我，RQ 108」

「不要把我留在這裏，RQ 108」，他企圖尋找那熟悉的光點，但只看到猫頭鷹的目光，只看到死刑犯絕望的眼光，貧民饑餓的眼神……哦！不！「RQ 108救我！」

「RQ 108放我出來，RQ 108！」

亞瑟逃回了沙漠，他累了，他想休息，癱在地上，像驚弓之鳥，任何東西都能驚嚇他。沙浪輕輕滾動，脈搏般規律……朦朧中他睡著了，不知多久，才漸漸恢復意識。發現自己身上已覆上薄薄的一層沙，隱隱地，他覺得周遭的空氣流動著，是弈容！他可以肯定一定是弈容！沒錯，是弈容半透明的影子伴著他，護著他，讓他安詳地睡著。

沒錯！弈容像仙女般，或佇立在沙中，或蹲在沙中，是弈容的眼光，那種含括萬千的眼神；沒錯，空氣中充滿了弈容或喜或憂，或嗔或羞，或從容或優閒，或痛苦掙扎……或小女孩或老人，或鱷魚或工人、野狗……

風沙一層層蓋上，但他知道弈容仍在身旁，他可以感到她專注的眼光，看著沙，看著沙下的他……

「我懂了！我找到了！弈容，我找到了！」

「RQ 108，操作員2042出程式！」

亞瑟從沙中漸漸消失，沙上只留下一個深深的S形……

中央會議廳，一個仿古羅馬競技場的建築，可容納全球高級學術官員及科學家25萬人，更有數百萬條線路與各學術研究機構連接，將重要的學術報告迅速地向全人類發表。

夜空下，會議場的半圓形電離子護罩，像地球的巨眼，精亮地瞪視著宇宙星辰。來自世界各地數萬名科學界精英，正期待著人類再進化的關鍵時刻。一切就緒後，中央學術會司儀宣佈：「F程式2042號研究發表會議，會議開始。發表者：亞瑟•褒曼。審核者：中央學術會。請褒曼先生正式作研究發表。」

眾人的期盼下，亞瑟出現在會場的一端；滿臉的鬍鬚，削瘦的雙頰和深陷的眼眶，掩不住他的興奮。緩緩地走向會場正中央的儀器台，戴上終端機，他深深呼了一口氣；是的，長久等待的時刻來了；是的！他將是亙古來第一位正視諸神的人了……「RQ 108，請執行程式2042」，四周的發射器向會場上空掃描，交織出一個三度空間。亞瑟用手拄著儀器台略作休息，一個星期不眠不休的工作已使他油枯燈

竭了，但他知道，再過一會這一切都會得到代價。

突然四下譁然，驚異聲羣起，亞瑟抬頭一望，他楞住了，會場中央射出一個巨大的人影——一個巨大的亞瑟。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是這個，我設計的不是這個……」亞瑟搖搖頭：「這不是我的程式，不是這樣的…眞的…早上不是這樣的……」他手忙腳亂地調整儀器台。

「RQ 108，不要開玩笑了，這絕對不是我的程式！」

「這正是程式 2042！」RQ 108 回答。

那個巨大的影像直挺挺地站着，碩大的臉龐，呆滯的表情，顯得十分唐突詭異。

「亞瑟·褒曼，可否請你解釋一下你的程式？」主席提出要求。

「不可能！不可能是這個東西……」亞瑟撥動儀器台上的每個開關。

「亞瑟·褒曼，你宣稱可由F程式洞悉人類命運，進而掌握未來，能否請褒曼先生立刻爲我們示範一下？」主席略帶不悅。

「我……」亞瑟楞着，不知該如何是好，雙手無力地垂着，每個開關他都檢查過。

「褒曼先生，請不要浪費時間，現場有七萬多名科學家，還有全球無數的機構正在等待，請你馬上用你的程式爲我們作解釋。」

亞瑟望著巨大的「自己」，兩眼發黑……他寧願眼前的是龐雜的數據資料，緊握的拳頭微微抖著，太陽穴幾乎要脹裂了……天啊，他竟不知如何面對自己。望著那個巨大臉孔，那眼，那鼻，那嘴唇，那表情熟悉得令人心驚。嚥了嚥口水，他思索著該稱呼那個人影「你」？「我」？還是「先生」？像太陽中心一般，無數的邏輯、經驗、知識不停地爆炸著……他搗著頭，望著投影幕，睜大的眼珠似乎要爆射出去……他眞的不知道該如何稱呼那個東西。

「不知道！我不知道！」亞瑟崩潰了：「我眞的不知道！」大聲嘶叫著，他拉扯身上的電極。

「不要問我！你們不要逼我！」他衝出去，揮舞着雙手：「我什麼都不知道！」，「不要！我不要……」跑到會場中央，他抬頭看着那個巨大的「自己」，停了下來，突然又狂笑嘶喊着奔向投影幕。

轟然一聲，投影幕中的游離電子都飛向他，將他撕裂擊碎，飛馳的電子在空中劃出耀眼的線條，牽引着亞瑟，彷彿浴火的鳳凰，令人不敢正視……偌大的會場中仍廻盪著他歇斯底理的笑聲。

投影幕上的影像漸漸模糊，那巨大的亞瑟，兩眼空洞無神，在空中緩緩淡去……

老太太扶膝站了起來，從供桌取了神筊，握在胸前，喃喃訴著，將神筊一拋，兩枚新月在空中翻滾……

評註

張系國

純科幻小說裏的科學因素（包括科學新發明、科學理論、科學技術的應用等），和小說的情節和主題，往往有密切而不可分開的關係。「問」的科學因素，是利用電腦來「模擬現實世界，進而預估明天的命運」。這就是未來學的學者們所努力以赴的目標。小說的男主人翁亞瑟．褒曼，是未來學的信徒。他的助手韓弈容，雖然也是電腦程式設計員，卻強調情緒與感覺的重要。她說得好：「世界本來就是個藝術品，必須先心領神會，才能求其精確，否則將永遠被其表相所迷惑。」亞瑟和韓弈容的矛盾，象徵了人的理性及感性間的矛盾。而亞瑟是西方人，韓弈容是東方人，這也暗示了東、西思想的衝突（不過這一層主題，在作品裏並未充份發揮）。

韓弈容爲了證明眞實的生命不能以0與1組合來替換，竟以身殉。她死後，亞瑟發狂似的繼續尋找程式所缺少的變因。他自以爲找到了，在最後一次實驗時，卻終於發現他找到的變因，就是他當初所忽略的人性；眞正能掌握未來，操縱人類命運的，還是他自己。小說用感性的語言，來描繪象徵人性的弈容的目光，如何出現在一切生命裏。這是全篇最見精彩的一段文字。無情的機械世界（以電腦來象徵）如何和有情世界（以弈容和燒香的老太太來象徵）調和?小說提出了問題，當然並未能解決問題；不過小說家所能做的，也就是如何「讓人們看見」，解決問題不是小說家的工作。

「問」不僅文字優美，作者對電腦及基本科學知識也顯然有相當素養，寫出的科幻小說裏的科學因素就不離譜。能够同時具備理性的認知、分析的能力，和感性的對情緒、感覺的掌握，正是好的科幻小說家都具備的條件。當然「問」就小說而言仍有缺陷（描述老太太燒

香的段落和其他部份未能充份呼應、對象徵東西文化的男女主角的矛盾未能做進一步發揮……），但這是新人初試啼聲的作品。有這樣的新人出現，我不能不對中國科幻小說的未來十分樂觀。

范盛泓，桃園中壢人，民國五十一年生，現就讀於中山牙醫學院四年級，「問」是作者的第一篇創作。

傷逝者

張大春

日落時安大略想起一百年前老祖父拒絕離開布能自治區的往事。「沒有我們這些懷舊分子，你們又怎麼知道時代是在進步呢？」老祖父微笑着向他們揮手，安大略的父親卻忿忿地低聲對兒子說：「他不是懷舊，只是恐懼未來，知道嗎？」一邊拉着他登上航艇的自動扶梯。安大略回頭望一眼老祖父在夕陽地裏拖得細長而稍顯佝僂的身影，便聽見腳下的踏板傳來一陣語聲：「歡迎您加入『淨土移民』的行列，高索合衆國祝您旅途愉快。」

經過百餘年交織着迷惘、追求、掙扎、失落，以及間雜着些許愉快的旅途，安

大略終於回到這個陌生的故鄉上空，看見落日的最後一抹赤紅色彎弧正從一個漏斗形塔屋的頂端隱沒，才忽然發覺：他已經忘記老祖父的模樣了。

這時航艇開始減速俯衝，從低空中無數穿梭來往的小型飛航器的隙縫間鑽過，駕駛員搖了搖頭，對安大略苦笑：「就算是到我孫子那一代，這裏也沒法升格成全進化界的！您看這交通，亂成什麼樣子了？」他嘆了口氣，輕拉方向柄，讓航艇以一種優雅如自然鳥類的姿勢向左下方斜滑而過。安大略則從右邊的窗口看着兩具閃避不及的老式錐型飛梭在高速對撞後燃燒成一個渾圓明亮的白色光球，並立刻消失。「如果布龍人能稍微懂一點交通或者溝通的秩序的話，」駛駕員索性轉過身來說：「也許就不會發生像盧稚這樣的慘案了，您說是吧？偵測員。」

保持審慎的職業習性使安大略在三分鐘後以相同的微笑和沉默面對布龍自治區領事喬奇的談話。喬奇是個大約八十歲的壯年公民，可能是由於長期服用離子溶液而略微浮腫的臉上布滿了政治家常有的歉容：「眞是不巧，相信您也明白剛才的事件純屬意外吧？自治區當局一定會徹查肇事責任的，希望您沒有受到無謂的驚擾。」

安大略望向逐漸昏暗下來的天空，已然無法辨別出那爆炸光球的確切位置。空

中繼續穿織着千百艘流星般的飛航器，爲日落後的大都會點燃層出不窮的光明。

「自治區當局已經準備了晚宴給您接風，都是些道地的布龍口味，您多年沒嚐過了，請務必賞光。」喬奇刻意加重了那些布龍族古老詞彙的語調，同時親切地握緊安大略的手。

「如果領事不介意的話，」安大略禮貌地領首說：「我想先到行刺的現場去了解一下。」

「當然可以的。」喬奇立刻縮回手，並適時地從眼眸中流露出嚴肅的表情：「任務第一、任務第一。無論如何，我願意代表自治區當局和全體布龍人向您的任務精神致敬。」

*

安大略從未參加過一個如此繁文縟節的餐會，以致在他發表答謝演說的時候，竟然有陷入昏睡的感覺。他再度恢復清醒是因爲喬奇打了一個巨大的酒嗝，而所有在場的自治區高級官員齊聲說：「領事海量！」——這顯然也是繁文縟節的一小部

分。安大略猛然一抬眼皮，對面弧形晶片帷牆上的元首肖像彷彿朝他發出了關切和探詢的神情。他立刻勉強自己回憶一下，剛才致辭的時候有沒有遺漏任何臨行時元首所叮嚀的事宜。

「我不敢說你一定了解布龍人這些年來的心態，但是由你去從事這一項任務，至少是一個良好的姿態——」元首說到這裏，忽然停頓了片刻，讓肅立在雷射螢幕前的安大略誤以爲傳眞系統出了問題。元首卻扯開滿臉年輕的皺紋，笑了起來：「說來好笑，前天我也在這個頻道上對盧稚說過同樣的話——不過，毋寧以爲你的任務更要艱鉅多了。」

「這是合衆國當局和元首的栽培。」安大略用力一靠腿，腦海中同時閃過一個對布龍族老革命家盧稚致敬的念頭。

元首顯然沒有客套的心情，他撫摸着數月前百歲誕辰時「愛民黨」競選總部所呈贈的一枚擁有一百層鍍材的鑽面領章，緩慢有力地說：「你必須隨時體念和顧全合衆國的大局，隨時找機會——無論在歡迎你的餐會上、盧稚的葬禮上、刺案調查的總結報告上，或者是任何有公共資訊網路進行採訪轉播的場合上，務必要發表強

烈的聲明，讓當地以及其他各族自治區的廣大民衆了解，盧稚的死與『愛民黨』絕對無關。更重要的是，你得替盧稚說一些他沒來得及說的話……」

「偵測員的演說實在太精采了。」坐在安大略左側的鷹眼男子向他舉杯，酡紅的光暈從那突兀的顴骨上漫入了瞳孔：「相信這一席話已經充分地表達了盧稚回到自治區來的心意——」

「而且，」喬奇也舉起了面前的酒杯：「對於穩定目前因盧稚遇刺而掀起的激烈情緒，以及種種不必要的揣測，都有平息的功用，來！向您致意。」

「不敢當。」安大略套用了一句幼年時常聽老祖父掛在嘴邊的古語，淡淡地說：「調查出事件的眞相應該對當前的大局有幫助，」他別過臉凝神看着鷹眼男子，接着說：「您說是嗎？紀德先生。」

*

安大略相信在場的每一個人都知道所謂「當前的大局」是什麼，然而他試探性的問話在紀德深邃篤定的鷹眼裏撲了個空。直到晚宴結束後第五個鐘頭的靜夜裏，

他握着兩份磁碟，喝掉將近一公升的離子溶液，仍舊強打精神，仔細回想着紀德那平靜又溫和的答覆：「是的，偵測員。當前的確是處於敏感時期。不過我想無論是在自治區，或是合衆國本土；無論是『愛民黨』或『助民黨』，無論是半進化界或全進化界的民衆，無論是逝者或生者，都在等待着眞相。」

「那麼你爲什麼要當場把刺客給銷燬了呢？」安大略開始自言自語着晚宴上沒問出口的話，同時把兩份磁碟舉到眼前。第一份上標示着代表獻禮之意的緋色雞心，那是自治區當局在得知他即將來此主持刺案調查後一天之內輯錄而成的珍貴資料，題名是「一個可敬的懷舊分子——安宙先生剪影」，安宙是他的老祖父，拒絕參加「淨土移民」似乎是他唯一值得當地族人追思的事，這件事在高索合衆國的各族移民之間甚至成爲風行一時的笑話。安大略的父親曾經爲此而痛苦了二十年，以致立下重誓要他的兒子接受長時期極度艱苦的偵測員訓練。「進了這一行，每個人都要尊重你。」父親說過：「你是民衆的保母，也是他們的敎父。你就是智慧、尊嚴和律法。」所以百年後他初返布龍自治區，人們顯然刻意忘記了老安宙曾經多次因爲孩子般地好奇而擅闖畸人保留地的違法往事，反而成爲可敬的懷舊分子。

「希望您別以爲這是賄賂。」喬奇打了個哈哈，把「安宙先生剪影」交在他手上，說：「早在四十年前，我從盧稚手中爭回了領事職權的時候就曾經對全自治區的民衆說過：『懷舊分子是布龍族的中堅，雖然我們要和合衆國保持良好的科技、文化、經濟甚至政治關係，但是傳統就像老酒、老妻、老機器人或者古典神話裏的老狗一樣，忠於我們自己的風格。』我想，這才是我四十年來一直能贏取民衆信賴的條件——所以，說句不怕您誤會的話：我實在沒有必要去刺殺一個早已經沒有羣衆基礎的政敵嘛。」

安大略回想到這裏，忍不住爲喬奇誇大的表情和語氣覺得有趣。他暫時按捺住體內湧動着的懷舊和好奇情緒，放下第一份磁碟，它落在電腦檔案庫架裏發出了清亮的脆響，彷彿要震破了外頭大街上的宵禁一樣。安大略把另一份由紀德交給他的磁碟輸入放映系統，室內立時暗了下來，他的注意力反而被室外的寧靜給干擾了。直到螢幕的立體映畫展現，他一直都在揣想着刺案發生之後，宵禁頒布之前，這個大都會的交通會是什麼樣子？

*

磁碟影片照例先播放出製作單位、使用單位以及保密等級，襯底畫面和平時每週三的「進化日溝通教育」片頭一樣，是五百二十五艘疾速飛駛的新式針球航艇，交織成鮮艷的高索合衆國九色旗，它們一齊向安大略飛來，在逼近到鼻樑前十二毫米的地方消失，然後遠方出現了幾行漸行漸近的小字：「刺殺盧稚兇嫌葛敏郎資料／高索紀元一九五八至二〇〇一／提供廠庫：合歡婚儀公司、康而美綜合醫療院、公共教育總會、警衞勤務訓練中心、飛航器管制站／（以上廠庫按順時序列排名）」

接下來，一個柔美的旁白聲從原先「進化曲」的配樂間升起，畫面轉向一處約有十二層樓的低矮建築物。

「葛敏郎的父親葛武郎和母親林綾子於高元一九五八年初申請結婚，同年三月取得合歡婚儀公司的註册許可後在該公司的偕老樓舉行宣誓就職大典——」

「等一下。」安大略同時按下諮詢鈕，說：「爲什麼會延擱到三月才就職？」

電腦在兩秒鐘內亮起解題訊號，負責旁白的柔美聲調不疾不徐地讀報：「高元

一九五七年底由盧稚等策動的反跨國企業運動改採激進路線，盧稚的妻子黎海倫更以巨額家族企業的融資投入各類型資訊產業界，嚴重打擊到高索合衆國投資者的既有市場，其中包括傳播、設計、會計、商情、旅遊、智力競測、擇偶、婚儀、紀念剪影等七十七種事業。各業主分別於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三月間舉行反制對策協調會，地點是高索統一大會堂。由於各業主意見分歧，溝通不易，部分公司曾一度宣布暫停營業，強烈要求自治區當局嚴懲盧稚、黎海倫、紀德等人侵害合衆國善良公民之合法權益。合歡婚儀公司停業時間自該年一月二十三日至三月三日。請問是否還有進一步的諮詢？」

「沒有了，謝謝你。」安大略疲倦地甩了甩腦袋，「請繼續。」

畫面由那棟灰色的低矮建築物外一直推進正門，「偕老樓」的多重鍍膜玻璃字樣閃爍出古老的變色趣味。安大略打了個呵欠，覺得自己會在兇手出生以前睡着。

*

半進化界的電腦作業畢竟笨一些，它的反控系統無法完全掌握使用人在睡眠階

段的思惟程序，只能在安大略發出鼾聲的時候回跳到前一組訊息。這倒讓安大略意外地睡了一場百年不遇的好覺，醒來時深自慶幸，並足足花了五分鐘的時間緬懷古人的悠閒自在，其間不免也想到了夕陽地裏安宙佝僂的身影。

然而夢中保留的大部分記憶仍然和葛敏郎有關。安大略對這個破壞了他充滿思古幽情的清晨的兇手感到一絲情緒性的不悅。這小子在康而美醫療院出生的第二天清晨就曾經驚嚇過一個機器人護士——他竟然盤曲雙腿，坐在保溫殼裏。那個嚇得短路的護士花了一整天的工夫才找到關於盤坐姿勢的解釋——葛敏郎的祖先擁有中古時代已因海蛭蟲血毒瘟疫而告絕種的日本人血統。

葛敏郎的父親因此而確信他的兒子可以成爲第二次核戰以前遠古時代的日本自衞隊武士，便在他二十五歲自公共敎育總會結束了爲期二十年的養成學業之後，立刻爲自治區捐出了大筆治安維持費——其中包括兩艘錐型巡邏飛梭和一艘滅火載具；終於使葛敏郎順利地請願到警衞勤務訓練中心去接受深造敎育，正式編入布龍族的武職階層。

無論以如何嚴謹的尺度去衡量，葛敏郎都可以符合武職階層的要求標準。在十

八年的警衞勤務訓練階段中，各項考核、測驗、評比、競賽都能在穩定而健全的狀態下持續進步。終於在今年八月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分發到自治區的大門——飛航器管制站——擔任東一坪第一線的機動衞士。

四個月又二十四天之後，葛敏郎的生日這天下午，他失踪了四個小時——按照律定形式是告假六分之一任務天。當日午後六時整至衞哨地點執行勤務，五分鐘後向北西北擅離崗位一百三十五點二一公尺，並於該地舉槍射殺甫自高索合衆國歸來擔任元首大選協調親善大使的前領事盧稚。葛敏郎於行刺後一秒鐘立即被副領事紀德就地銷燬，臨死前曾高聲喊叫：

「支——離——死——」

*

安大略再一次聆閱了葛敏郎的磁碟資料，並舉出若干關於時間、地點以及關係人物的追查問題，老電腦也一一提供了，雖然不完整，卻合理而足以自圓其說的解答。幹了數十年的偵測工作，安大略遇到過許許多多的難題，他隨手就可以數出幾

百件比盧稚之死複雜千倍以上的懸案。合衆國本土平均每秒鐘有一個瘋子殺死一個善良正直的公民，每二點九秒有兩個瘋子互相殘殺，每四點一五秒有三個善良正直的公民幹掉一點六個瘋子。除了善良正直的公民（他們卽使不參加投票而放棄神聖的權利，也正足以顯示合衆國民主自由的國情）和瘋子之外，還有賠本的投機者、無照駕駛的野心家、漏稅的慈善無名氏、破壞生態的考古學者以及落選的模範母親等，任何一個角色所造成的痲煩，都足以讓國中佔大多數居住者的機器人和極少數的偵測員累得恨不得自絞於電腦膜帶裏。

然而安大略此時面臨了新的困擾，他不敢像以往一樣地信賴此間的電腦系統——或者說得更粗鄙一些：他不敢信任半進化界的愚蠢零件了。至少就手邊的資料而言，他絕對懷疑一個像葛敏郎這樣的優秀武士會是瘋子、投機者或野心家。在他四十三年短促的生命中，所僅有的幾次違規、失態或意外事件又如何能成爲他射殺盧稚的基因呢？

安大略一面向紀德的公務通信電腦拍發出「資料短缺」的訊號，一面大聲朝對面那具擁有柔美腔調的破舊機器喊道：「老處女！再把葛敏郎的失常狀態搞一遍來

看看。」

第一次事件是在葛敏郎九歲那年，還在公共敎育總部托兒團唸人體結構學的課堂上。設在半圓體敎室頂端的掃描儀指向正在掏弄生殖器的葛敏郎。導護老師立卽從弧壁螢幕上喊他的名字：「小敏郎！老師說過多少次？好學生要做完了功課才可以打管。」

「葛敏郎回報。」他站起來，昂頭衝對方說：「這次不是打管，我只是想知道，把它切掉的話，會流血還是流尿——」

「不許講理由！」

掃描儀在此時轉向另一個偷偷把鼻屎抹在終端機底座上的小鬼，映象於是消失。

第二次事件發生時，葛敏郎已經長成一個二十歲的少年，正在接受養成敎育晉級第四階段的例行式性向測驗口試。一位蛋頭敎授隔着長桌，睜大了圓眼打量着葛敏郎大約有十秒鐘之久，才開口問說：「爲什麼你在宇宙結構學的試卷上使用藝術結構學的語碼作答？」

葛敏郎沉思良久，沒有說話。

「讓我舉個明確的例子好了，」蛋頭耐心地從終端機上尋找了一番，然後一字一句清晰緩慢地讀着：「爲什麼你認爲宇宙的終極力是『死亡』？」

葛敏郎的雙手不斷重複着鬆拳握拳的動作，最後說：「沒有理由。」這時整個映象體的右後方推出幾行小字：葛敏郎的語碼辨識能量呈現出明顯的自我干擾特質，因此養成敎育第四階段督考委員會將不排除拒絕該生從事高級學術研究的可能性；並建議該生選擇傾技術性學科爲主修內容，以俾符合公共敎育「因才施敎，學以致用」之最高宗旨。

安大略沒等那「老處女」讀完最後一句，就按下了第三次事件的跳接鈕。他依稀記得在這一段裏出現了一個比較不乏味的畸人。

*

根據百餘年來一直未曾磨滅的記憶，安大略很快地從映象體的最遠處發現了那個畸人。他站立——或者不如說像太古時代的貓科動物那樣高高地蹲坐——在一堆

不規則多面反光障礙物的中間，而葛敏郎就在捱近安大略鼻樑前一公尺的位置撫拭着掌中的粒子槍。

鏡頭推向畸人，安大略看清楚了，不禁發出交雜着驚訝、悲憫和恍然而悟的輕嘆。原來老祖父形容得一點兒也不錯；他們竟然眞是如此奇形怪狀的族類。

「傳說畸人是第三次核戰之後，這個世界上僅存的中古原始人。」安宙對三歲的小孫子講述這一類故事的時候，安大略尚未入學，認爲老祖父無所不知，無所不能——「這種原始人現在還有不少，就在自治區南疆的天尾洲保留地，和一大批各式各樣的蟑螂生活在一起。蟑螂會繁殖，畸人不會；可是蟑螂會死，畸人卻怎麼也死不了。他們長得很奇怪，五官朝天不說，眼、耳、鼻、嘴都是些亂七八糟的小管子。肩膀上聳起高高的肉瘤，據說是貯存大量養分和水的地方，所以畸人的肩膀比頭高得多。雙手又長，一直垂到地面上，唯一的一條腿，平時縮得短短的，到了要跑要跳的時候一彈就好幾百公尺遠，速度比聲音還快呢——」

「那畸人會不會鑽到我耳朵裏去？」安大略記得自己問這話的同時搗起了耳朵。

「他們會先和你打招呼，畸人打招呼的樣子很有趣呢——」說着說着，老安宙把右手伸向胸前，握緊拳頭，只留一根朝天的食指，然後使勁兒將食指彎曲了三下。

現在映象體中的畸人俯低了臉衝葛敏郎打個招呼，葛敏郎點點頭，猛可將粒子槍對準畸人，那畸人身形一矮，單腿又縮低了半截，霎時間朝空彈將出去，在空中滾翻成一枚黑色的圓球，迅卽消失在數十公尺外的障礙物後方。葛敏郎顯然遲疑了，他頹然將槍放回腰間的合金鞕套裏。畸人從隱身處探出頭來，頂門上七支長短不齊，形狀各異的管子向葛敏郎抖了抖，說：「再試一次。」結果他們再試了六次，葛敏郎沒有一次能擊中那畸人飛靶。「可憐的孩子。」畸人索性飛到葛敏郎面前，高舉隻手，好容易才搆着對方的頭髮，抓了抓，說：「你以前不是射得挺準嗎?這樣下去——」畸人停下來朝安大略的方向努了努嘴巴管子，繼續說：「你會被訓練中心開除，我也只有空手滾回保留地去了。」葛敏郎苦苦一笑，握握畸人那遍布着灰黑色皺皮紋的手掌，說：「我——我一直想問你，支離疏，你被射中的時候有什麼感覺?」畸人楞了一下，扭頭朝四處張望一陣，低聲說：「你是說暫死的那幾秒鐘裏——」忽地傳來一陣三長聲兩短聲的警哨，接着四面八方響起了急促、清亮的話語：「葛敏郎、葛敏郎，立刻就射擊位置，不可與畸人做違規接觸，支離疏，回到障礙物後頭去，沒有指令，不准驗靶！」支離疏的嘴巴管子裏伸出半截舌頭，那可能是畸人身上唯一有彩色的部位，他還是對葛敏郎扔下幾句話：「不騙你，眞叫『爽死了』！」

安大略沉吟着畸人的名字，試着把那聲調和一次痛快淋漓的死亡聯想在一起。但是這中間沒有任何資料，他甚至敢於在刹那間武斷：全高索合衆國都找不出這一段猶如遊戲般死亡的謎底。「支離疏?」安大略稍大聲一些說：「這個名字就只合是一塊廢料！」

*

安大略浪費了半個鐘頭的時間聽「老處女」向他報告有關「爽死」的語意分析，權充消遣。據說這個「爽」字是太古時代中國人的古語，最初的意思是「傷害」、「差錯」、「不專一」，可是又矛盾地轉化成「舒適」、「開朗」、「清

涼」、「輕快」、「俊秀」、「不平凡」等意義。安大略在無法解釋這種自相干擾的說辭時頓時覺得消遣是椿乏味的事，「老處女」卻依然無知地繼續說下去：「……進入幽古時代初期，一部分中國年輕人又認爲『爽』字與『乾燥』、『愉悅』和『性交時以及性交後的興奮與宣洩經驗』有密切關係——」

「够了。」安大略對於這種老式電腦的厭煩度已然升高到極限，他狠狠灌了兩大口離子溶液，喘息一陣，說：「給我接紀德。」

紀德出現在映象體前端的時候顯得相當愉快：「早安，偵測員，我收到了您的訊號。」

「恕我冒昧。」安大略極力忍耐，不使他內心對半進化界落後的資訊設施的歧視表露出來：「我是不是能申請一兩個機器人擔任搜索助理?另外，我還需要進一步的相關資料。」

「對不起，偵測員!自治區的機器人只能從事技術性工作，恐怕沒法子幫上您的忙——這種情形在各自治區都一樣，布龍族的機器人還比較好，有的已經開始在大衆傳播業服務了，上個月的『進化日溝通教育』短劇就是由一位機器人編寫的

——」

「好罷。」安大略及時阻止了這種性騷擾式的典型布龍人宣傳：「可是如果我只有葛敏郎一個人的資料，是不可能完成調查的。坦白說，我還要喬奇的、盧稚的，還有你的資料。」

「是的。」紀德在轉瞬間恢復了前夜拘謹的神情，說：「其實這些資料都是現成的，不巧的是我手底下那幾位程式分析員都被調去忙大選業務了，沒來得及處理詮釋註記，如果您不介意的話——」

「當然不會的。」安大略放鬆下來，這是他首次覺得紀德還像個誠實的人；同時想：幸虧沒有詮釋註記，畢竟安某人已經步入中老年，禁不起你們這些半進化界諸如「公共敎育最高宗旨」之類陳腔濫調的折騰了。「我知道你們很忙、很辛苦，不過，元首的意思是希望在大選前能提出調查報告，我也只好一再打擾了。」

「您客氣，偵測員。」紀德微笑着說：「不過這些天眞是忙壞了，盧稚的葬禮訂在明天，後天又是『進化日』，大後天就要大選了。喬領事今天還到木槿族自治區去參加一個區際自然鳥類保育會——」

安大略忽然覺得這是個好話題，他順勢兜了下去：「布龍自治區還有多少種自然鳥類？」

「只剩四種了。不過人工培製的相當可觀，光是食用鳥就有一百多種，幾乎和其他有用的人造動物差不多了。」

「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安大略傾身向前，仔細觀察對方的身體語言：「當年你還在盧稚陣線的時候，曾經設計過一種象徵自由財稅制度的標誌，是兩扇鳥翼吧？」

「是刺鳥翼。」紀德平靜地維持着原先的笑容，說：「算起來已經有四十年了；當時我們都還年輕哪！如果這一回盧稚沒有遇難，我們能有機會談起這些往事的話，一定很有趣的。」

他那雙鷹眼彷彿一逕穿透了多少年的時光，進入另一世界中某個幽邃的角落，這倒讓安大略忍不住升起一絲羨慕之情。他卽使再努力去捕捉時間裏一切曾經發生過的細節，也找不到那個可以「談談往事」的角落。

*

四十年前他剛完成偵測員訓練，正準備到合衆國社會安全部任職，便抽空回家看了看病得奄奄一息的父親，父親見到他的頭幾句話就是：「快四十年沒見了吧？我可沒時間和你話舊了，怎麼樣？當上偵測員沒有？」

安大略點點頭，掏出任職的證章。父親伸出顫抖的枯乾手指，說聲：「就是了。」

之後他們不再交談，併坐了一天一夜，一起觀看公共資訊網路上的節目，父親似乎只在一齣長達兩個鐘頭的性愛操作教學劇時淡淡地說：「你擔任的是神職，不能有這些俗情困擾。」他的表情一如四十年前，看來又想提起思念亡妻對身體所造成的傷害。

「我知道。」安大略漫不經心地答覆着這個垂死的、根本沒進入過偵測員狀況的父親；一面試着分析教學劇裏男主角在採取仰姿時腹部與大腿內側所承受的運動壓力。

安大略再度被打斷是因爲揷播新聞捷報的緣故，那是布龍族自治區權力結構完成轉移的消息。盧稚和黎海倫倏地取代了先前映象體裏的男女主角，他們正在接受一名機器人的採訪。

「是不是先請盧稚先生談談這一次合衆國依照民意測驗結果，裁定由喬奇接掌布龍自治區領事的感想。」

「我曾經激烈地抨擊過合衆國本土的部分投資者，」盧稚白淨的臉龐上閃過一抹迅卽消逝的悲傷：「不過，事實證明布龍族的民衆目前還沒有足够的資本和本土公平競爭，他們需要依賴既成勢力的保障和扶持。」說到這裏，他的嘴角忽然朝深處抿一抿，帶些嘲弄意味地笑了：「所以我也不例外，我來了。」

在一堂歡樂的笑聲中，盧稚繼續說：「我希望能在那家負責民意調查的企業團體裏得到一個職位。」

這一回連機器人也笑了，他轉向黎海倫：「那麼請您談一談對合衆國提供二位全面性政治庇護的感想。」

黎海倫抬起纖細修長的手指掠一下額前的黑髮，正色說道：「畢竟我們還年

輕，六十歲是人生剛起步的黃金時段，我們充滿了對未來的信心。另外，我個人準備加入『助民黨』——」

這時全場的笑聲有如忽然間切斷的能源，幸而盧稚及時補充着說：「她還帶了相當數量的貨幣來。」才讓場面輕鬆下去。

然而安大略的父親似乎不這樣想，「庸俗！」他說：「你會比他們有搞頭的，貨幣算什麼？資本算什麼？記住！你有權力，偵測員的權力不會貶值！」

說完這話，父親就死了。安大略必須用盡全身的力氣才從他手中摳回那枚證章。隨卽向當地的資深公民福利站拍發了「死亡申請」的訊號，便信步走出父親獨居的這棟公寓，外頭的風有點冷，他才猛地想起，忘了問父親：「我媽究竟是什麼時候死的？」不過，反正沒什麼差別，他想，如果忘了問，就不是重要問題。

*

「身爲一名『叛徒』，」紀德恍若和他一起回到了現實裏，啞着聲說：「我似乎連做一個傷逝者的資格都沒有。」

安大略審愼地分析着紀德的修辭，認爲對方的感傷若非出於對四十年前盧稚遭到放逐，而他卻改投喬奇陣線的愧疚；便是對目前全自治區所掀起的擁盧風潮不滿，也可能這兩種情緒是相互揉雜着的。無論如何，安大略都只有敷衍話題的興趣：「也許過了葬禮之後，所有人的情緒都會好些吧？」

「希望如此。」紀德向他伸手，他也趨前探身到映象體裏去，隔空相互一握，兩隻拳頭疊在一起，紀德篤定地說：「偵測員是顧念合衆國大局的人，我衷心仰仗。」

紀德的通信剛一結束，安大略所需要的資料已經傳輸入庫了。他倒不忙着看，只一心想着：爲什麼紀德告別時的語氣和元首竟然如此相像？

元首曾在任務提示的結論中聲色俱壯地強調：「我現在的處境不比那個叫紀什麼的副領事好。剛才國防安全部的偵測員已經反映了一份資料給我，說是有幾家『助民黨』經營的民意測驗公司已經宣布，有百分之十點七一的本土選民認爲『愛民黨』發表盧稚爲元首大選協調親善大使就是一項大陰謀。百分之十點七一！這恐怕比本土選民的投票率還高呢！」

「對不起，請問元首——」安大略保持肅立的姿勢過久，小腹和大腿內側的肌肉有些緊，但是他強忍住了，問道：「請元首說明一下，那幾家民意測驗公司是否提到了『大陰謀』的內容？」

「怎麼沒有？」元首又開始撫摸那個鑽面領章；「前一陣布龍自治區先傳出謠言，說盧稚要是在擔任親善大使的時候死了，『助民黨』的元首候選人黎海倫絕對有利。後來的民意測驗就提到：這是『愛民黨』先造謠、後行刺、再嫁禍。他們還公布了受測人背景資料，都是一些自作聰明的老移民、離婚份子、母系社會主義和推理遊戲程式師之類亂七八糟的東西。」

安大略基於職業道德的律定，很難安慰這個看起來失意到極點的老政客，只好恭敬而公正地說：「我會調查清楚一切眞相的。」

「我知道你是顧念合衆國大局的人，我衷心仰仗了。」元首隨卽封閉了傳眞系統。

*

問題在於由誰來看合衆國的大局？元首是道地的高索族，挾持着千年以來在本土的強勢家族財力、歷經七十年風雲詭譎的政治鬥爭，以及不斷提出一些連他自己可能都不甚了解的嶄新觀念所造成的吸引力，終於順理成章地踏上元首寶座達五十年之久。其間最爲人所稱道的莫過於他在每十年一次的競選時必定提出的口號：「爲了高索合衆國繁榮、進步的持續發展，請不必投下神聖的一票，投票日請您照常爲自己工作，爲自己奮鬥，爲自己娛樂，這是自主的眞諦，愛民黨支持您。」

早些年元首從來不爲本土日益偏低的投票率抱怨，因爲總有足够、而且總數超過本土十倍有餘的各自治區公民能够在投票日前後獲得九個到十八個任務天的休假，並準時在私人電腦上接通投票線路，遂行絕對自由、隱密而高尚的「參與決策權利」。

然而大局是可以從「一成不變」到「稍有改變」以至於「重大異變」的。四十年來，「助民黨」以黎海倫所投入的巨額資金，從衆多在野黨社中逐漸蔓延起發言權來。從來不過問政治以避免影響偵測員神職威信的安大略只知道：「助民黨」在每屆大選時僅援例指派候選人而從未參與過任何競選活動。他們將大筆競選經費的

差額用來塡補落後於「愛民黨」在資訊產業方面領先多年的投資。等到「愛民黨」感覺勢態嚴重的時候，黎海倫非但沒有因爲和盧稚鬧婚變緋聞而跌落身價，反而由於她親自參與製作的「離婚婦人的親密關係剪影」在八大自治區賣座鼎盛而爭取到不少標榜母系社會主義者的關切，其中亦不乏同性戀者。儘管「愛民黨」幾度透過安排，讓無黨籍大衆傳播業主利用戲劇節目影射盧稚和黎海倫是「假離婚、眞奪權」，然而那一類的戲劇已經無法獲得廣告商的信任，往往臨時縮減預播時數，並藉辭演員因不滿意彼此暗盤、時起糾紛，而提前下檔。

三年前盧稚暢遊木槿族等七個自治區返回本土後，發表「漂泊者剪影」。元首覷準時機，重資買得播映版權，而且親自錄製片頭文告，表示了對自治區半進化界生活的嚴重關切。這部剪影雖然在公共資訊網路上播出時曾經獲得七十個百分點的收播率，但是並沒有挽回「愛民黨」喪失了絕大部分資訊產業支持的頹勢。黎海倫於此時重提往事，認爲四十年前受「愛民黨」指使的民意測驗機構在一次集體舞弊中剝奪了盧稚的領事權，甚至使盧氏夫婦歷經爲期八十小時的恐怖逃亡才脫離喬奇的追捕行動。黎海倫稍後公開了由一個匿名徵信組織所提供的調查報告，該報告詳

細載錄著「愛民黨」收買民意測驗機構的帳務。安大略對這一節相當了解，他在每年一度的偵測員在職進修中注意過此事的來龍去脈，因爲那個匿名徵信組織顯然是由一名已離職的社會安全部偵測員所主持的。因此國家、社會二大安全部連續三年於所謂在職進修期間不斷重申偵測員的智慧、尊嚴、律法以及更重要的忠貞觀念。

「正因我忠於高索合衆國的自主前途，所以我宣布參加下一屆的元首大選。」黎海倫在公開弊案的下一刻如此宣布。

*

「卽使我死去，恐怕也不會再踏入政治圈一步的。漂泊歸來，我更加深切地體認到：今天的自主政治和太古時代的帝王政治、幽古時代的集產政治以及中古時代的民主政治都沒有太大的差別。人從政治體取得知識，然後製造知識反哺政治體；人從權力結構接受資訊，然後生產資訊回饋權力結構；人從信仰中學習語言，然後創造語言支持信仰；我看着這些循環輾過高索合衆國的本土和八大自治區，慶幸自己終於成爲一名漂泊者，遠離了它的航線。」

安大略對於盧稚這部剪影的結語中濫情的修辭遊戲甚爲反感，但是他知道元首當時獨排衆議，存心保留這番話的用意是在打擊「助民黨」甚囂塵上的氣燄。「就讓這部剪影在各自治區任意流傳，不禁轉錄複製，尤其是布龍族，那裏有全國百分之四十的選民，讓他們仔細感受一下，被黎海倫遺棄的老革命家，前領事如今多麼落寞、多麼無助。」元首當下頒行通令，並立卽召見盧稚。經過了將近三年從未間斷的遊說，盧稚終於答應元首的要求——擔任元首大選協調大使，他只提出兩個條件：這項職務不支領公務人員薪俸，以及在大使之上特加「親善」頭銜，以別於正式的公職大使。

如今安大略卻覺得盧稚的親善毫無意義。他失望地封閉映象體，讓「漂泊者剪影」磁碟自動滑落到庫架的最底層，它比喬奇那份充斥着婚儀、葬禮、開幕式、大小會議以及進化日溝通敎育檢討等冗長乏味致辭的資料好不到那兒去。紀德的資料更糟，眞是巨細靡遺，連他和妻子那機械式的「早安性交運動」也收錄了，好在次數不多，勉可忍受，其他絕大部分是紀德檢閱自治區各種武職階層訓練成效的官式紀錄，這使安大略不免回想起當年在偵測員訓練階段中所歷盡的各種身體和精神上

的磨難，竟爲此閉目嘆息了一次又一次。

他逐漸覺得自己開始老化，可怕的是連這一點警覺都沒能使他猛然睜開眼睛。從不耐久站、大量吞飲離子溶液、長期陷入對尖端精密機器的依賴到極容易對各種繁瑣語言感覺乏味和疲倦，甚至常以爲自己遺忘過什麼重要問題而事實上根本沒有差錯……等等，都在他沉重的眼皮上施加起壓力來了。

有很短的一段時間，當這些壓力積聚到最緊密的時候，安大略毫無抵抗能力地從眼皮的裏層看前一幕幕曠遠的景致，澄澈的微藍色天穹，下覆於沒有任何建築物的青碧原野，原野伸展着、流動着、漂浮着，向所有可能的方向鋪灑出去，他覺得簡單而暈眩。片刻之後，發現整個幻象其實是「漂泊者剪影」中的一部分。

「有誰會殺掉這樣一個絕望的老親善大使呢？」安大略咕噥着，看見映象體前幕上自己的影子。

「葛敏郎，葛敏郎。」「老處女」答道。

*

和自治區內其他重要人物的葬禮一樣，盧稚的遺體依例於清晨六時被盛入一座直立的透明晶片膠囊，從公共醫療總院的太平間移往飛航器管制站。喬奇爲了安撫情緒益見激動的民衆，特別加派了三十六艘針型飛梭護送，以示隆重。飛梭羣在事先清道完畢的一百至兩百公尺低空航線上呼嘯而過的時候，自治區中心的大都會沸騰起來。人們爭相從各式建築物的窗口向外傳輸雷射映象體，六點十五分的時候，漫天漫地都是交疊的影象和擾攘的聲音。絕大部分人放映的正是那部「漂泊者剪影」，也有不少年輕人爲了湊熱鬧，放映恐怖劇場或流行歌舞排行榜大賽。然而無論在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看到、聽到「助民黨」和「愛民黨」競選總部的多媒體宣傳效果。人們也逐漸落入一種混合着多樣姿彩的迷幻之中，有悲傷、有憤怒、有興奮、有驚訝，也有悽厲。千萬種聲光在盧稚遺體行經的每一吋土地上空發生衝突，直到所有的飛梭都消失在遠天低壓的曙色裏，仍舊持續不衰。清道解除後還發生了數十起連鎖性交通事故，爲整個場面掀起如流星雨般的節慶高潮。

安大略乘坐着初來時的航艇，在大都會區頂空繞行了三圈，被一波一波的光影聲浪震得緊陷在座椅深處，不知道人們究竟爲何而瘋狂。他聽不清任何一個單純獨

立的字眼，也看不見任何一個不受干擾的原形映象。各種撞擊、糾絞、拚和甚至廝殺在一起的訊息當然不會因爲傳訊者被清道管制禁足於建築體內而失去了它的意義——這是葬禮，人們有權把任何崇拜或絕望的情意推向表達形式的極至。

繞行在瞬息萬變的聲光幻影之中，安大略發覺胸腹間翻湧着離子溶液酸鹹而略帶辛辣的氣味。他極目遠望，試圖以視覺改變體內那紛沓欲嘔的重重壓力，然而遠天黎明的飛航器管制站空曠的地面彷彿正等待着嘔吐者的傾瀉，到忍無可忍的時候，他竟然和駕駛員一齊縱聲大笑起來，笑得淚眼婆娑，喘咳不斷，體腔又空洞、又脹奮，全身就像被撕扯成千百塊碎片一樣。駕駛員突然發出一聲長嘯，朝東方初昇的朝陽全速駛去。安大略漸漸從清醒中看見自治區當局少數幾名高級官員毫無表情的臉孔。

葬禮比預定時間晚了幾分鐘才開始，安大略爲自己的遲到深感不安，一再向喬奇致歉。喬奇則顯露出更加惶恐的模樣，不時地說：「沒管制好！沒管制好！管制眞是件麻煩事，太嚴了會爆，太鬆了又壓不住，唉！中庸之道簡直不可能……」

「盧稚這就升天了。」紀德舉起指揮棒朝北三坪中央的火箭一點，箭尾已噴出

金黃和赤紅色的光芒。安大略目送火箭頂端那漂泊者的膠囊在晨曦中閃爍了幾秒鐘，忽然產生一種輕鬆的感覺，便脫口而出：「爽死了！」

「什麼？」喬奇彷彿不相信自己聽到的話，別過浮腫的臉又問：「偵測員剛才說——」

「沒什麼。」安大略深呼吸一下，淡然說道：「我看什麼致辭都免了罷？」

*

盧稚的遺體安然抵達極樂衞星的消息傳送回來，各公私營資訊網路紛紛打出新聞捷報，預訂利用第二天「進化日溝通教育」的課間休閒時間重播「漂泊者剪影」的精采鏡頭。

安大略正在利用從葬禮中節省下來的時間放映老安宙那份磁碟，新聞捷報闖入之前的呼應訊號使他誤以爲自治區或本土又發生了什麼和大局有關的重要事故，直到極樂衞星上的「高索名人紀念塔」雄偉壯觀的巨劍外形從他鼻樑前十二毫米處消失，原先老安宙在歷史結構學課堂螢幕上的情景再度出現，安大略才鬆了口氣。

事實上對於一門在全進化界早已列爲養成敎育非必修課程的歷史結構學，安大略只覺得索然無趣，他之所以肯浪費三、四個鐘頭的時間枯坐在映象體前完全是不理智的。一個畢生在托兒園裏敎小嬰孩如何啃死人骨頭的懷舊分子能敎導這個一百一十八歲的中年偵測員什麼呢？但是安大略執意告訴自己：你從葬禮上賺到的時間不止這一點，爲什麼不安心地溫習一下遺忘多年的面孔呢？

老安宙這時在那舊式的弧形面闊螢幕上絮絮叨叨地說：「……就拿我們現在上課來說吧，我看得見各位小朋友，各位小朋友也看得見我，但是我走不出你們面前的這塊螢幕，你們也進不來。也許幾十年後我走得出去，你們也進得來了；但是我相信那只是我們彼此立體的幻象。中古以前的老師和小朋友就不是這樣上課的，當時的老師就站在課堂裏，背後是塊黑色的螢幕，老師得花好大的力氣用白色失去結晶水的硫酸鈣所製成的粉筆在黑螢幕上逐字塗寫——」滿堂八、九歲左右的小孩都「哇」地一聲叫了起來。「——還有呢，如果小朋友不專心聽講，老師還會走到你旁邊用一根天然植物莖原料製成的短棍子敲打手心或屁股哪！」立時全體的小孩騷動了，有如聽見一個全合衆國最有趣的笑話，其中一名特別大聲地叫道：「那比電殛好玩多了！」

安大略也跟着孩子們一齊笑，笑個不停，直到眼淚溢滿了眶子，老安宙才說：「這些都是我們新生代人類享受不到的樂趣，是不是？」安大略掩臉說了聲：「是的。」接下來的話他都沒聽進去，因爲整個記憶逆轉到那次夕陽地裏揮別老安宙的二十年後，他進入偵測員訓練中心，接受一次整整十小時的猛烈電殛，從此喪失了性交興趣以及生殖能力。

手術枱正上方的映象體中出現了社會安全部長兼偵測員訓練中心主任親切和藹的笑臉，他說：「恭喜你，安大略！你已經進化了個人的一大步——也是合衆國安全當局的一小步，邁入神職階層充滿智慧、尊嚴和律法的境界。」

*

良久之後，安大略體內湧動着的浪潮冉冉平息，訓練中心主任的熟悉聲調同時鑽出每一只細胞，向他作例行的耳語：「忘了我是誰，我乃偵測員。忘了我是誰，我乃偵測員……」

安大略被閹割後的七十年間，每一次有情緒性反應的時候，耳語就不斷地安撫他受創的心靈。他早已遺忘了肉體的痛苦，耳語也總能適時地使他恢復理智。這一次也不例外，他很快地發現：自己之所以不願意積極從事刺案線索分析的理由其實十分簡單——陌生的故鄉、陌生的逝者以及陌生的兇手都會讓他一再陷入一些他以爲再也找不回來的記憶；一旦當記憶眞的呈現時，又猶如映象體裏空虛的幻影，逼近到視力最清楚的極限便行消失。時間在此死亡。凡活着的，都還在大局的管制之下。

「安宙先生剪影」的最後一幕應該是出自自治區當局的精心設計，老安宙站在夕陽地裏，朝安大略揮手，地上拖着細長而稍顯佝僂的身影。

「謝謝你。」安大略封閉了映象體，對「老處女」說：「不過，安宙先生的資料只有這些了嗎？」

「是的。」

「可是，」安大略想起老安宙對他講過的許多故事，一些和歷史結構學毫不相干的神話或奇遇。他曾虔誠地相信老祖父確曾經歷過那些事件以及人物。更何況，其中還有經過驗證而逼眞無誤的情節，於是他幾乎以一種彈跳起來的姿勢站直身

子：「如果確實有呢？」

「管制以外無資料。」「老處女」說。

「管制以外有什麼？」

「廢料。」「老處女」答覆的聲音微微顫抖了，這是個髒字兒；但是卻讓安大略聯想起一切曾經被摒除於高索合衆國整體淨土境域的模糊印象——那些失落在大局管制之外的時間和空間，以及從未獲得過任何詮釋註記的存在。

安大略立刻呼叫他的駕駛員，然而突現的轉機並沒有讓他失去一貫的謹愼，他只是用一種平淡的語氣對「老處女」說：「有任何公務通信接進來的話，就說——就說我去找刺鳥了。」

*

駕駛員依照指示，關閉所有的通信系統，將航艇的速率調整到最低，便顯露出一副渾身不舒坦的樣子，一會兒抓耳撓腮，一會兒扭腰抖腿的。安大略好一陣子才問說：「這種速率，感覺怎麼樣？」

「報告偵測員！」駕駛員奮力往後一靠，攤平了雙手：「老實說，我撒尿都比這快；這是一九六〇年代那些笨零件的速率嘛！」

「以這種速率從布龍族自治區飛回本土的話，得飛多久？」

「那可久了——最少三個鐘頭。」

安大略滿意地點點頭，說：「你加速吧——也別太快，」他停頓片刻，用心回想着前天傍晚在飛航器管制站東一坪外所看到的一列機動衞士單人飛碟：「和那些單座飛碟的極限速率一樣就可以。」

「就這麼兜圈子嗎？」駕駛員伸了個懶腰。

「不。」安大略往窗外望一眼，說：「先拔高，到自治區交通監訊網路搆不着的高度，然後朝南飛，一直飛到南疆去。」

「南疆？」駕駛員楞了，本能地四下裏環視一遭，壓低聲：「那裏是禁地吧！偵測員，除了廢料什麼都沒有，您是要——」

「告訴你，」安大略也壓低聲，向前傾過身子：「我去找一個不會在執勤的時候廢話連篇，而且隨地撒尿的廢料駕駛員！」

*

天尾洲是全高索合衆國最骯髒、最醜陋、最惡毒的地方。深陷於本土平面下八千公尺，面積達九百五十六萬平方公里。據說此間在太古、幽古、遠古、久古、中古各時代分別出現過高度的文明形式。當時它還不是一塊窪地，也和合衆國的八大自治區一樣，有着豐富的自然資源。不幸的是中古時代一連三次核子大戰都在這裏爆發以及結束，地表陷落到絕對黑暗的，絕對罪惡的極境。新生代的人類在天尾洲北方逐日發展、進化，天尾洲遂成爲禁地。高索合衆國的文明人在日常生活中罵人的粗話裏，除了「愚蠢的零件」、「廢料」之外，就屬「天尾洲生的」最爲下流。遠在高元一六九七年間，布龍、木槿兩族自治區聯合發起抵制白星、赤陽、曲斧、火刀、流雲、巨輪等族自治區共同市場的根本因素就是由於後者造謠誣衊和天尾洲接壤的兩族人是「喝天尾洲的泉水長大的」。直到高元一七〇四年，合衆國本土的一位地質結構學者發表了一篇：「淨土地水南流說」的學術論文，證實自高索合衆國立國以來，這個星球上只有從北往南走勢的水流，而絕無自南向北走勢的水流，

才使謠言不攻自破，各族重修舊好。那一位學者登時榮獲該年度的「高索地質結構學獎」及「高索和平結構學獎」。

沒有人肯相信天尾洲中僅存的兩種原始生物——畸人和蟑螂——能够和平共存，他們也各自與和平絕緣。所以幾乎在每一齣公共資訊網路的戲劇節目裏，都會提到萬惡的幕後主使者不是畸人就是蟑螂——不過沒有人肯把這兩種禁忌的壞蛋演出來，他們永遠只在幕後指使罪惡，終場時也必定在幕後死於核爆。

高元一八七〇年左右，布龍自治區一位酷愛探險及狩獵的退休武職官員在一次飛航器失事後誤闖天尾洲。他憑着勇敢、機智和熟練的求生技能，在歷經一年的奮鬥掙扎之後生還，並帶回一名畸人俘虜。根據多方的觀察、解剖、實驗，人體結構學者和病理結構學者驚異地發現畸人有長生不死的天賦本能。這個偉大的發現頓時使畸人的形象好轉了起來——然而絕對僅限於物質及技術方面。雖然一度流傳着生吃畸人肉可以強精、固腎、壯陽、益壽和抗百病，不過很快地就有專家指出：殘餘在畸人體內的核能污染極有可能導致早已絕迹的諸般癌症病原、病毒再生。同年天尾洲由禁地更名爲保留地；但是不可擅入的通令依然有效。

嚴格說起來，直到高元一九三〇年代之後，畸人才眞正對合衆國——當然是先在布龍自治區——有所貢獻。警衛勤務訓練中心的英明領導者不斷引進一些畸人，在該中心擔任飛靶之職，藉以磨練武職階層人員的應急心智、應變能力與應敵技術。畸人純生理性的快速運動方式曾有效地提昇了武職人員自我要求的標準和信念。這些擔任飛靶的畸人非但可以於被粒子束武器擊中後享受一種所謂「暫死」的快感；並且在每五年一階段的演練完畢後獲頒強烈的新穎毒藥作爲報償——該毒藥延滯畸人「暫死」時間的長短更可以作爲爾後發展同類型武器的參考。

在高元一九六二年間，畸人曾派遣歷屆飛靶至警衛勤務中心請願，要求以天尾洲爲布龍自治區最尖端核武試爆場。當局爲顧念畸人獨特、優良而有用的體質恐將因試爆而有所改變，則無異於全合衆國難以彌補的損失，因而加以嚴辭拒絕。高索紀元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天尾洲保留地百年誌慶／布龍自治區領事喬奇特立並書。

*

安大略站在這一方以複斜晶系合成礦物質和純金熔鑄而成、古色古香的八角星

形碑體前，默誦良久，如果不是兩隻巴掌大的蟑螂即將在他肩膀上交尾的話，幾乎忘記自己已經置身在恐怖的禁地了。

「剛才這一趟飛了多久？」他撣掉蟑螂。

「報，報，報告偵測員！」駕駛員既驚且懼地躲避著四周環飛繞舞的蟑螂：「兩，兩，兩個鐘頭，不，不到。」

「你先回航艇裏去罷。」安大略邁開大步朝前走去，只聽得腳下吱吱嚓嚓傳來一陣陣脆裂的聲響，都是些斷碎的蟲屍。他加緊腳步，往先前從航艇窗口中瞥見的一個看來有物體鑽動的地穴走去。

就在他離地穴不到百公尺遠的位置，忽地一個灰黑色的球影掠向眼前。安大略不敢怠慢，一斜右肩，就地打了個旋子，右腿橫掃出去；那球影早已落地。安大略即刻從腰間拔出了一柄銷燬槍，定睛一看，眞是個畸人。

畸人衝他一伸拳，朝天的食指勾了勾，說：「怎麼親自下來了？」

安大略知道對方誤會了，勉強衝他那向天蠕動的七支小管子笑笑，說：「我不是警衞勤務中心的人。我叫安大略，來找一個，呃，一個朋友。」

「我說嘛！」畸人那七支小管子絞在一起，發出「噗哧噗哧」的笑聲：「不是熟客不會隨便賞我好處的。」說著伸手指了指安大略手裏的槍。

安大略也笑了，一面收起槍來，一面朝地穴移動，並且盡量把聲音放輕鬆：「支離疏在不在？」

畸人一跳一跳地跟在他後頭：「在啊！——怎麼都是找他的？」

安大略胸腔一緊，差一點停住了腳步，假意咳兩聲，揮手打偏了一隻比畸人小不了多少的墨綠色蟑螂，說：「噢？誰？」

「誰？」畸人抬手把七支小管子狠狠搓了搓：「我怎麼知道？支離疏的朋友多，你問他去。」正說著，兩隻赤紅色的蟑螂從羣隊中飛來，一邊一個，落在那畸人的雙肩之上，畸人的眼管左右一歪，嘟起嘴管，輕聲罵道：「在外頭野了一天，乾脆別回來啦！」

一時之間，安大略沒料到畸人在跟蟑螂說話，那聲「乾脆別回來啦」卻成了聳耳驚心的警告，他永遠也不會忘記，當年父親送他到偵測員訓練中心去苦修時所說的：「你要是當不上偵測員，乾脆別回來啦！」

就在他一轉念的剎那，畸人已大聲喊著：「支離疏！又有人來聽你嘮叨忘不了的事啦！」

*

幾千年以來，我求死不得，退而求忘，卻也忘不了什麼。你是除了垃圾、廢料和舊零件以外第五個來到我這裏的人。我以後也會記得你的——如果不幸我死不了的話。

不錯，第四個就是葛敏郎。四天以前他來看過我，很匆忙，告訴我他就要死了。我很爲他高興，他也希望我這樣。不過，我深深知道，如果我只是爲他高興，就不算眞心關切做爲一個新生代人類的他在面臨死亡時候的感覺。我不過是把自己對死亡的渴望託付給他而已，這樣不是很自私、很自憐麼？對於一個把我當做唯一的朋友的葛敏郎來說，我當時忍不住而高興起來的行爲眞是殘酷得很，這樣想，我又實在沒有資格談死呢！

他卻是全心爲我——以及所有的畸人——設想的朋友。十三年以前，我抽中一

支幸運籤，被警衞勤務中心接去擔任飛靶，就認識了這個小傢伙。他一開始射擊得很準，隨我怎麼躲閃，都能夠命中我最強韌的要害；我也享受了很多次愉悅的暫死。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他退步了，從那個時候起，我們經常會在對方的夢中出現——這是他後來趁驗靶的時候告訴我的。我依稀記得他最常講的一件事，就是說：「我夢見你死了！不過不是我打的。」說完之後，他就傻傻地笑起來。我卻在每一次夢見他的時候，一定會告訴他：「專心射擊吧！什麼也別想。」老實說，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暫死的愉悅，所以我知道那才是眞心的關切；爾後他也不再認爲死亡會帶來什麼痛苦，才又恢復了早先準確、迅速的能力。

五年之後，我抱著一大堆瓶瓶罐罐的毒藥獎品離開警衞勤務中心，並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歡天喜地。因爲臨別葛敏郎說：「我原以爲死亡是恐怖的結束；但是你讓我知道，死亡也可以是美好的開始。」我開始爲小傢伙擔心了。他畢竟不是畸人，不能只因爲活了幼小的三十幾年從沒夢見過別的人類、或者從沒和人面對面談幾句知心話，就把自己丟到天尾洲裏來認一羣蟑螂的飼主爲同類了。

四天前葛敏郎突然來了。「我就要死了。」他說：「記不記得從前我們在夢中

交換心願的事?」我當然記得的。我記得他最大的心願就是成爲一個死後血中可以長出花來的中古時代日本武士。他也沒忘了我的心願：讓天尾洲畸人保留地闢爲核武試爆場。「我唯一的朋友！你不會這樣賴活下去了。」葛敏郎親吻了我的手和七管，說：「我們都會如願的。別傷心，你說過的：『傷逝者只是自憐而已。』」當晚我夢見他死了，身體在轉瞬間開了花。」

*

「傷逝者只是自憐而已」這句話是四十年前第二個來到這裏的人對我說的，我也記得很清楚，他叫盧稚，和他一起來的是他的妻子黎海倫。當時他們爲了躲避一個仇人，以及一個朋友的追捕，才僞裝墜艇到天尾洲裏來的。我收留了他們三天三夜，和他們談起幾千年以來畸人的種種遭遇，他們也敎導了我許多外界的事物。盧稚甚至學會十幾種蟑螂在覓食、產卵以及吸引伴侶時所發出的鳴聲；黎海倫則告訴我：「也許把天尾洲闢爲核子武器試爆場的話可以解決畸人最終極的困擾。如果有一天，我當上了合衆國元首，一定來拯救你們。」

「在你沒當元首以前——」盧稚說著發出了綠翅蟑螂求偶的「咕咕」鳴聲，惹得我們都笑了起來。

那是一個快樂的夜晚。我隔著航艇的透明窗殼，看見他倆專一而努力地交尾，比蟑螂要美得多了。想到：也許新生代人類不願意死亡是因爲他們在交尾時也許就已享受到和「暫死」一樣的愉悅吧？

在第二天清晨他倆告別的時候，我對盧稚說起夜裏的體會，並且告訴他：「所以我希望你們活得很好，不要被仇人或朋友抓到，不要死。」

「我們不會死——」黎海倫搶著說：「我一定要當上元首來救你們的。」

盧稚卻好像抓住了一隻偷吃幼卵的蟑螂一樣不停地指著我的鼻管說：「支離疏，什麼時候你也變成傷逝者啦？傷逝者只是自憐而已啊！」說完，朝我勾了勾指頭，便離開了。

*

當安大略知道支離疏的第一位訪客就是安宙的時候，倒不怎麼驚訝，只覺得一

百年的時間彷彿就在這片刻裏凍結、靜止。長期以來的訓練和經驗並沒有讓他懷疑支離疏這個陌生的異族撒謊、被買通或者作僞證。他任由自己安靜地坐在一堆不知道有多厚的蟑螂屍體上，感覺天尾洲窪地異常炙熱的氣溫，不斷想著：眞是好久好久沒有和人這樣面對面，聽一些簡單的故事了。

「報告偵測員！」駕駛員步履蹣跚地走過來；一邊說：「該回去了，天一亮還有十二個小時的『進化日溝通教育』課呢。」

安大略知道那十二個小時裏將要進行的競選辯論將會十分漫長，他甚至可以從眼皮積聚的壓力中透見此一未來：「愛民黨」與「助民黨」將從四十年前天尾洲上空展開追逐，也許雙方會先追到極樂衞星的名人紀念塔前，向這位自己的同志，對方的仇敵搶著默哀三分鐘。然後追逐、啃齧、咀嚼將繼續擴大。在康而美綜合醫療院的廣場上相互指責，宣布爲兇手接生的機器人護士是彼黨轄下廠商所推出的間諜，而這項行刺的陰謀在兇手出生前卽已預鑄好了。

當然，先前那個預言盧稚之死可以刺激選情，以幫助黎海倫榮封元首的謠傳，也勢必在辯論中更加糾纏不清，兩黨的追咬行動在此形成更密接的循環——謠言起

自「愛民黨」，以打擊「助民黨」的勢力擴張；也可能起自「助民黨」，以反擊「愛民黨」的壟斷形式；更可能是反反擊、反反反擊……至於誰在追逐誰已經是個幼稚可笑的問題，因爲航線是循環的。凡是大局管制內的一切資料，無論多麼茫昧無稽，多麼輾轉複雜，最後都可以成爲贏家的詮釋註記。

安大略疲倦地揉了揉眼睛，從未來之中醒轉，覺得有些暈眩，雙腳「吱嚓」一聲踩陷得更深了些。他終於知道，唯有一點是可以確信的：沒有人會再度進入天尾洲，保留地仍舊是禁地；或許畸人將繼續擔任幸運的飛靶，或許他們卽將消失於最新最強的核武試爆，無論如何，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新生代的人類很快就會遺忘逝者，遺忘一切的。」安大略忍不住自言自語，同時意識到多年前自己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他當時的結論是：如果忘了，就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他不知道在離去之前，該如何啓齒告訴這個永不遺忘什麼的支離疏；他的五個訪客裏，一個終生潦倒，只能在托兒團說故事，死後卻成爲可敬的懷舊分子；一個歷盡挫敗、背叛、放逐、情變以及漂泊，死於層層詭譎的預言；一個正忙

著和權力交尾，試圖以可能不公正的方式爲多年前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復仇；一個迷信死亡和友情的優秀武士讓親善大使成爲犧牲，自己淪爲兇手；最後一個，則等待著大局來決定他所堅持的智慧、尊嚴與律法，並且嘗試自憐。

評註

王建元

「傷逝者」可以說是承繼着一個獨特的科幻小說傳統，而又頗具原創性的作品。從一九二七年森米亞田（Zamyatin）的「我們」（We），廿多年後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一九五六年柯拉克（Clarke）的「城市與星」（City and the Stars），以至一九七六年拍成電影的「羅根之逃」（Logan's Run）等名作，西方科幻小說一再探究這個主題，想像一個在未來科學文明高度發展而又極度機械化、集體化、理智化的大都會中，人們所遭遇到的種種威脅以及他們永不屈服的掙扎。這也是從烏托邦傳統衍發成的「反烏托邦」（dyst-opia）文學；其最理想的表達形式，也就非科幻小說莫屬。

故事一開始，作者就用「日落時」主角「想起往事」這主題緊緊扣着整個情節的開展。「懷舊分子」處身在這個全進化界就已經足以觸發許多尖銳的衝突了，更何況是本身象徵着「大局」的尊嚴和法律，故連懷舊的資格都被剝削了的一個偵測員呢！

其實這個偵測員的人物造型，在科幻的傳統中也有很多經典例子。赫理遜（Harrison）的「讓開、讓開」（Make Room, Make Room），後來拍成電影改叫（Soylent Gr-een）的主角是緝兇探員，老祖父也正是懷舊分子。「我們」中的 D-503 更是一位高級數學家。「羅根之逃」、「城市與星」，甚至「華氏 451 度」的主角也恰好是偵緝人民逃亡的督察，探員，和與秘密警察一樣的消防員。他們都各自在「顧全大局」的前題下充當理性和法律尊嚴的「人民保姆」。

一個偵測員的「嘗試自憐」，也就將本篇故事提昇到一個悲劇精神的層面。主角安大略一方面經歷過身體和精神各樣磨練，甚至接受猛烈電殛閹割，才能「邁入神職階層」。但另一方面，他卻不幸地發現自己竟是原籍在半進化界的懷舊分子的孫子。血濃於水，主角一旦重臨「陌生的故鄉」時，竟按耐不住那「體內湧動著的懷舊情緒」。於是，從一個「即使再努力去捕捉」，也「找不到那個可以談談往事的角落」的空虛，主角逐漸體現到「陌生的逝

者以及陌生的兇手都會讓他一再陷入一些他以爲再也找不回來的記憶」。

提起兇手葛敏郎，初時他是安大略要偵查的對象，故也扮演着所謂反派角色，但慢慢的他的地位發展成用來襯托出安大略初嚐人性的「對照」（foil）。這個武士的「失常狀態」或「自我干擾特質」，正是科幻傳統中的「退化」（atavism）母題。（在「我們」中主角的一雙有毛的手便是這母題的著名典例）；葛敏郎不只在情節層面上引領安大略最後會晤畸人，他更是整個故事的核心主題——感情、性愛、死亡——得以具體化和戲劇化的重要人物。

一般科幻中常見的「女誘惑者」的角色在此處也被複雜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從葛敏郎發現「死亡是美好的開始」，到他嚮往着一次痛快淋漓的「暫死」，然後從這暫死引出安大略被剝奪了性愛能力的一連串發展。此時，我們已經不再是讀一個緝兇的偵探故事；謀殺的動機與細節也不再重要。故此，小說的高潮應該出現在盧雅的葬禮那天。作者在悉力經營和描繪這個錯綜雜亂、聲光幻影的新生代大都會之後，特意安排了安大略承受極度壓制後的一個情緒爆炸。在賑奮無狀中的縱聲大笑，以及稍後的一陣錯愕的輕鬆感覺後，他就憑一句貫通了所有傷逝者的「爽死了」而重獲新生，一個有資格「嘗試自憐」的生命個體。

在技巧上，除了場景變換的穿揷自然，和情節交待得以戲劇性的揉合在行動中，都顯示出作者的功力外，剛才提到的葬禮的一段也着實反映了他在語言藝術上的悉心經營。這篇小說的語言風格或許使讀者有「落入一種混合着多樣姿影的迷幻之中」的感覺。但筆者卻認爲這個文體風格適足以將所謂「陌生化」（estrangement）美感經驗所要求的獨特質賦發揮得恰到好處。

張大春，山東省濟南縣人，民國四十六年（一九五七）生，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幼獅文藝全國小說大競寫優勝、聯合報及時報文學獎。曾任中國時報副刊、時報周刊編輯。著有「雞翎圖」、「張大春自選集」等短篇小說、散文集及論文「西漢文學環境」。

桃子的滋味

何復辰

1

傑瑞從窗孔注視着對牆的平台上那支銀灰色的電插，把全部精神力都集中並投射在它身上。

「起來！起來！向上移動，插入電座裏！向上！向上移動！」

那支電插在他的精神力控制之下，一點一點的向上浮起，落下，然後再浮起。它在空中慢慢調整方向，然後緩緩的朝電座移動。

「對了！就是這樣。再前進一點！再前進一點！插入電座裏！只要插進去，我

就自由了！」

「啪」地一聲，電插跌落在原來的平台上。又失敗了。傑瑞懊惱的放開盤膝的雙腿，長嘆一聲，倒在床上。他的全身都已汗濕，兩腿也已完全痲木。「臭老盧！」傑瑞一邊揉着酸痲的大腿，一邊在心裏罵着：「臭老盧！那天叫爸爸辭掉你，看你還神氣不神氣！」

這個念頭還沒想完，他突然警覺的摀住嘴。但已經太遲了。他感到腦後「咚」地被敲了一個爆栗，痛入骨髓。

「傑瑞！」盧敎導的意念傳到他的腦裏來：「唉！你還是這麼不小心。我已經告訴你多少次了，一個人要學好精神能力，必須隨時隨地控制自己的意念。該發的要全力發出；不該發的，要像一潭死水一樣，一點波浪也不能有。你要在背後罵我，也只能在第五層次裏罵，怎能提升到第三層次來呢？」

「敎導，我……我沒有這個意思。」

「算了！」盧敎導的意念又傳來：「你心裏想什麼，我還不知道嗎？其實我也不怪你罵我，我對你的確是嚴格了一點。只是你父親既然看得起我，請我來敎你，

我就有責任將你訓練成一個高級的精神能力者。這一切也都是爲了你好，你明白嗎？」

「明白。」

「明白就好。要知道，在今後的社會裏，一個人要是有高級的精神能力，便可無往不利。好了，你繼續修練吧！」

「敎導！」

「還有什麼事？」

「我……」傑瑞怯怯的發着意念：「我打不開電門。你能不能先放我出來？我有急事，我跟別人約好，快來不及了。」

「你跟誰約好？要去那裏？作什麼？」傑瑞感到盧敎導強有力的精神力在他的腦海裏搜索着。他連忙將自己所有的思維和意念封閉起來，壓抑到第五層次以下。

「嗯，」盧敎導的意念告訴他：「你這次倒學乖了。放你是不成的。既來不及，就趕快集中意念，控制那把電插。只要把它放進電座，門不就開了嗎？」

「敎導！」傑瑞哀求的叫着。然而盧敎導的意念再也沒有傳來。

傑瑞一骨碌爬起身，盤腿坐好，發出精神力向盧敎導探索。精神略一集中，他立即感覺到盧敎導正在客廳和爸爸談話。爸爸的精神力幾乎是零，因此盧敎導必須用普通的對話和他溝通。一個人在開口說話的時候，他的意念必然會隨之提升到第一層次，故而極易探索得到。

他們聊的都是有關自己修練成績的事。過了一會，盧敎導起身告辭，臨走還特別交代爸爸千萬不能把自己放出來，最好連看都不要來看。傑瑞趕忙收斂心神。

五分鐘後，傑瑞再度用精神力探索，發現盧敎導確實已經離開，這才鬆了一口氣，從第一層次到第五層次又把盧敎導罵了個千百遍。他知道盧敎導只要一走出他家大門，便絕對無法再探索到他的意念。因爲爸爸在上個月才又花大筆費用，在家裏裝設一套最進步的防精神力系統。

罵完之後，傑瑞翻開床墊，取出一根細長的棒子，然後又從鞋底掏出一支電插，裝在棒子前端。這支電插是他偷偷複製的，跟對牆那支一模一樣。只要把棒子從窗孔伸出去，將電插放入電座之中，室門無不應聲而開。多少次以來，他都是用這個方法「逃」出去的。精神能力？去他媽的！

然而這一次事情卻沒那麼順利。無論怎麼試，他的電插都插不進電座裏。

「一定是換了電座！」傑瑞懊惱的叫着：「可惡！還是被臭老盧發現了。」他忿怒的將棒子摔到地下，回到床邊，頹然坐下。沒多久，他手腕上的通話器突然嗶嗶作響。他按下一個開關，杜偉的聲音清晰的傳來：「傑瑞！你怎麼還沒來？你在幹什麼？我們都在等你啊！」

「我被老盧關起來了，現在出不去。不過我會想辦法的。你們千萬要等我啊！一定要等我！」

「好啦，不過你可要快一點。」杜偉道。

2

杜偉是傑瑞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也是他們這次「桃子計畫」最主要的關鍵人物。他在四歲接受性向分析時，就表現出極強烈的好奇心和分析統合的能力，加上他有個舅舅在歷史部門工作，因而他也就自然而然走上同樣的路。目前，杜偉是歷

史學八年級的學員。

所謂「桃子計畫」，要追溯到兩年前的一個放假日。那天杜偉與沖沖的跑來找傑瑞，從口袋裏掏出一個東西，握在手裏說：「傑瑞！我找到一種很珍奇的東西，保證你一輩子也沒見過。而且，你一定看不懂它是作什麼用的。不准使用你的精神力探索！」

「是什麼？讓我看看。」傑瑞的好奇心被勾引出來。

杜偉攤開手掌，現出一個奇特的球形物。這個球形物直徑大約只有三公分，一端較圓，另一端則呈現和緩的椎狀。它是淡褐色的，而且表面有着奇怪的刻紋。傑瑞將它拿起來，覺得它很堅硬，卻又十分輕，既不像化學製品，也絕不是金屬作的。更奇怪的是，若把它輕輕搖動，就會聽到一種輕微的「喀喀」聲，似乎它裏面是中空的，而且另外有東西在。可是，在它的外表又找不到任何縫隙可以打開它。

「這是什麼啊？它是做什麼用的？」傑瑞瞪大了眼。他的確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怪東西。

「猜不到了吧！」杜偉得意的笑着：「告訴你，這是一個種子。」

「種子？什麼是種子？」

「種子就是……」杜偉抓抓頭皮：「就是……嗳呀，就是種子嘛！這個就是種子。你把它埋在地下，不久，它就會製造出一種東西，可以吃的。」

「哈！」傑瑞笑道：「杜偉，你這個牛未免吹得太荒唐了吧！你是說，這個小東西也能製造出食物？它能和一座食物工廠相比？」

「是眞的！」杜偉急急辯解：「我沒有騙你！資料上說，在人類還沒有發明食物直接合成法以前，我們的祖先就是用這個生產食物的。」

看到杜偉認眞的表情，用不着使用精神力探索，傑瑞也知道他說的是眞話。

「那，這種子你又是怎麼得來的？」傑瑞也換上認眞的表情。杜偉正要開口，傑瑞忽然想起什麼，又說：「你不用說出來，只要在心裏想。我用精神力試試看，好嗎？」

「好啊！好啊！」杜偉最喜歡看傑瑞表演精神力。他開始坐下來用心想。

於是傑瑞從探索杜偉的意念之中，知道了他發現這種子的經過。他首先「看」到杜偉正在舅舅的歷史部的庫房裏東翻西看。這庫房規模極大，裏面架架櫃櫃的放

滿了許多稀奇古怪的東西。杜偉在一個角落裏拉開一個特殊保存櫃，看到裏面放有三枚這種所謂的「種子」。他問他舅舅這是什麼，他舅舅其實也不知道，卻裝模作樣說：「你自己不會看啊！」杜偉看到櫃子上有張標籤，寫着：「種子」，旁邊還有一個很長的編號。杜偉記下編號，出現在電腦資料室裏，根據編號叫出一段原始資料。資料上對種子的解釋是：某些「植物」（這個名詞傑瑞不懂）用以繁殖的部分，人類的遠祖常將其埋於地下，藉以生產食物。其下另有一段關於這三枚種子來源的說明，大意是說：某富豪家族長久以來，一直輾轉藏有這種種子和若干「土壤」（另有編號），而且一直在家中偸偸生產這種原始的食用物，直到最近才被人發現。由於生產這種食物必須耗費大量的能源和寶貴的水，並且可能產生有害的「細菌」，故而法政部判決以「違反公衆利益」的理由，將種子三枚及土壤若干一併沒收。文件末了，還附帶說明這批沒收物撥交歷史部保管，並詳述保存的方法。簽署的日期算起來距今約一千四百多年。杜偉看完這段資料，高興異常。他又回到庫房之中，趁舅舅不注意時，將三枚種子全數放入口袋裏，這才跑來找傑瑞。

傑瑞探索完之後，將他知道的事情講了一遍。杜偉一面聽一面點頭，聽完說：

「對，對，就是這樣。傑瑞，現在你相信了吧！」說完又朝傑瑞擠擠眼：「怎麼樣，你想不想？」

「你是說——去埋它？」

「對啊！這樣我們不但可以看到我們的祖先吃的是什麼東西，甚至我們還可以親自吃到那種東西！」

傑瑞感受到他同伴的興奮。他用力點頭：「好！」

第二天杜偉又去歷史部的庫房，根據編號，把土壤也偸出來。那也是傑瑞從來沒有見過的東西。它拿在手裏鬆鬆軟軟的，和這個星球堅硬而飽含金屬的岩石地表大不相同。據杜偉說，母球的地表，整個都是由土壤構成的。

爲了怕人發現，兩人決定把種子埋在他們所居住的圓頂城之外。但是根據安全部的規定，十六歲以下的少年不能私自出城。爲此，他們又找來另一個朋友雷恩參加。雷恩大他們一歲，是電儀學九年級的高材生。更重要的是，他父親是安全部的一位高級主管。有了這層關係，他們要出城就方便得多。

雷恩知道兩人的計畫之後，大表同意，欣然參加。於是三人跨上反重力車，輕

易通過關卡，呼呼出了圓頂城。

城外天色昏暗，稀薄的空氣中帶有一股硫黃的惡臭。但三個少年似乎毫無所覺。他們繞過幾個山谷，找到一處十分隱秘的地方，便在地上挖個洞把種子放進去，用土壤覆蓋起來。然後，他們就坐在旁邊等。

半天過去，種子毫無動靜，什麼東西也沒製造出來。杜偉喃喃道：「怎麼會這樣？資料上明明說它會製造出食物的。」他扒開土壤，將種子拿在手裏反覆觀看，然後突然跳起來說：「我想到了！資料上說，那個富豪家族在埋種子時，消耗大量的能源和水，而我們並沒有消耗什麼，可見我們的方法一定不對。等我回去再查個清楚！」

此後三個星期，杜偉幾乎是住在歷史部的資料中心裏。他查遍一切有關種子和植物的資料，最後總算在一堆年代極爲久遠的顯微膠片中，找到一份資料，叫「果樹栽培法」。從這份資料中，他才知道，原來他們想埋的東西，只是許多種子中的一種，有個特別名稱叫「桃子」。那上面說：「桃子，薔薇科，原產於中國，長於溫帶地區。早春開粉紅色花，隨後結果。果皮上有絨毛，果肉厚而多汁，味甚美。

其內有子，可用以播種繁殖。」底下並詳述栽培的方法以及應注意的事項。杜偉找到這份資料，高興得大叫起來。他馬上複製一份，與高采烈跑去告訴傑瑞和雷恩。

「雷恩，」杜偉說：「我已經找到種植桃子的方法。接下來就要看你了。你的任務是建立一個和母球溫帶地區環境相同的實驗室。」

這個任務需要大批的資料和器材。雷恩理直氣壯的向他的教導說，他想作一個研究計畫，以實驗「一種非常態食物合成法的可行性」。他的教導未加深思，便予以批准。雷恩因而得以順利獲得他所需要的器材。

但這究竟不是短期內可以完成的工作。杜偉三天兩頭便跑來提供意見並催促雷恩。有一次雷恩被催急了，連珠砲似的叫道：「你以爲建立一個和母球環境相同的實驗室是那麼容易的嗎？要計算太陽所發出的光度亮度和它們到達母球的強度，而母球和太陽的距離又因公轉而隨時改變，然後又是母球的自轉，又是濕度水分和各類氣體濃度的變化，還有……」「好了，好了，」杜偉伸伸舌頭：「對不起！我知道你很辛苦。不打擾，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再叫我。」

如此經過四個多月辛勤的工作，三個少年總算在城外一個極隱秘的山洞裏，將

實驗室建成。這個密封的實驗室能完全模擬母球溫帶地區的環境。正如雷恩所說的，光度、熱度、濕度、水分，以及各種氣體的濃度都能經由一部小型電腦的控制而自動變化。一切測試完成之後，三個少年各自選擇一顆種子，滿懷希望將它們種在土壤裏。傑瑞還特別施用念力祝福他種的那顆種子。雷恩設想周到，他甚至裝置了攝像設備，以便隨時可以在家裏經由視訊系統觀測到實驗室裏的情形。雖然他們曾經有過一次失敗的經驗，但這一次在科學方法的支援下，他們卻有無比的信心。

3

那是種子種下去大約三個禮拜後的一天。這天早上傑瑞和杜偉的通話器突然同時響起來。然後他們聽到雷恩發瘋般的聲音：「杜偉！傑瑞！你們快來看！我們成功了！」

杜偉和傑瑞飛快趕到雷恩家裏。他們三人盯著視幕上的影像，目瞪口呆，好一陣子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視幕上出現的是兩片翠綠色的小東西。它們無疑是從土裏

冒出來的，因爲有一根分叉的細小條狀物將它們連在一起，而其下端則直通到土裏。

「走！」杜偉迸出一個字。三個人沒有浪費一分一秒，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實驗室。

順利發芽的是傑瑞種的那顆種子。那兩片據杜偉說是「葉子」的奇怪小東西，親眼看起來比在視幕上更加迷人。它們整體呈現一種極優美的橢圓形，表面上有許多粗細不同的脈絡，規則之中又帶著些許不規則。它們雖然很薄很軟，但卻不會像布料那樣下垂，這眞是奇妙。更不可思議的是，它們雖然是從土壤裏冒出來的，但卻非常潔淨，翠綠悅眼的表面上沒有一點污垢。

「好美！」雷恩嘆了一口氣：「這怎麼捨得吃掉呢！」

「笨蛋！」杜偉拍一下雷恩的頭：「這是葉子，不能吃的。它們會越長越多，然後會開花，最後結果，那才是可以吃的。」

「那要多久？」

「這……」杜偉的舌頭好像一下子變大了兩倍：「很……很抱歉一開始我沒有

告訴你們。那……那要滿久的。」

「要多久？一天？兩天？」

杜偉搖搖頭。

「一週？兩週？一個月？兩個月？」

杜偉還是一直搖頭。

「到底要多久？你說啊！」

「據資料上說……」杜偉的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大……大概要一兩年。」

「一兩年?!」傑瑞和雷恩幾乎是同時跳起來：「天啊，那豈不是要等死我們！」

但年輕人終究是等不死的。他們不但沒有等死，反而一有機會就跑到他們的秘密實驗室去。即使沒有機會可以去，他們也會儘量抽空去雷恩家裏看視幕。那棵桃子，已經成爲三個人生活之中最重要和最快樂的事物。而桃子本身，也一直用不斷的茁長來報償他們的期望：葉子已經有一百八十三片了，那邊還有兩片葉芽在形成，這邊則有三片，第一分枝的第三分枝也有四片，再加上頂上的那兩片，預計到

下一個放假日，葉子的總數可以突破兩百大關；從基底到頂端的高度已有一百四十七公分，再過兩三天，等最上面那枝新芽長出後，應該可以達到一百五十；好可惜，又掉落一片葉子。不過沒關係，拿回去收藏起來，也可以隨時拿出來欣賞；咦，那裏怎麼會長出一個不同的小圓球體？啊，不只一個，有好幾個。那是什麼？是花嗎？還是花的前身？它們會開花嗎？眞的會開花嗎？花到底是什麼樣子？

4

「它開花了！我們的桃子，它眞的開花了！好漂亮，天啊！說不出的漂亮！你們快來看啊！」這就是今天早上傑瑞藉口上廁所時，偷偷從通話器收到的雷恩的話。而他當時的感覺是沒有任何感覺。因爲他正在上盧敎導的課，他不能有任何感覺。也正因如此，他才未能通過例行的訓練和測試，而被關到這倒楣的訓練室來。

傑瑞再度盤起腿，試圖用意念去控制電插。可是他完全沒有辦法集中精神。他的心已完全被那棵桃子佔據。經過兩年多漫長的等待，他們的桃子，尤其是「他

的」桃子，終於開花了，他怎麼可能不急着想去看？何況杜偉和雷恩已經等他等了好幾個小時了。

「小主人，」一個中性的，機械性的聲音在窗外響起：「我送點心來給您。」語音剛結束，一支機械臂從窗孔伸進來，末端抓着一個點心盤。

「艾爾，艾爾，你等等！」傑瑞衝到窗孔。

艾爾是傑瑞家裏的家務機械人，型式相當新，是今年的產品。它和老式機械人比起來，除了功能更多之外，最大的不同是它是懸掛在天花板上的。它有三個機械臂，沒事的時候就收在天花板上。要工作的時候，它可以順著天花板上的軌道快速到達家裏的任何一個角落。這比起那種老在地面上跌跌撞撞的舊型機械人來，眞是一大革新。

「小主人，您有什麼吩咐？」

「艾爾，你看到對面牆上那裏有個電插嗎？你去把它拿起來，放入電座裏。」

「很抱歉，小主人，」艾爾「沉默」了一下說：「主人有優先指令說，在您處於訓練室的期間，我除了送吃的東西以外，不能聽從您的任何指示。」

「那……我爸爸呢？我要和他說話。」

「主人出去了。」

「艾爾，好艾爾，」傑瑞似乎忘了它是個機械人：「我求求你，拜託你，你幫個忙，做做好事，把那個電插放入電座裏放我出去，好不好？」

「很抱歉，小主人。在這段期間裏，我不能聽從您的任何指示。」艾爾說完，將機械臂縮回天花板，好像就要離開。

傑瑞幾乎要破口大罵。然而精神力的訓練使他很快冷靜下來。然後他忽然腦中靈光一閃：「艾爾！」

「小主人，您有什麼吩咐？」

「你說，你不能聽從我的任何指示，是不是？」

「在優先指令沒有取消之前，是的。」

「好，」傑瑞狡猾的一笑：「現在，我命令你，不要把對牆上那支電插放進電座裏。」

艾爾「考慮」了一下，說：「很抱歉，小主人。我不能聽從您的任何指示。」

說完轉一個方向，伸出機器臂挾起電插，極其準確的放入電座之中。訓練室的門「唰」的一聲開了。傑瑞大叫一聲跳出來，抱著艾爾的機械臂親了一下，說：「謝謝你，艾爾！你眞是世界上最聰明的笨蛋！」說完如飛而去。

5

桃子一共開了十二朵花，另外還有三朵是半開的。這些花在亮麗的光線照射之下，呈現一種極悅目的粉紅色，並散發出淡淡的清香。它們的結構十分細緻而優美，表面則如此平滑和粉嫩，即使是宇宙間皮膚最漂亮的女孩子都無法與之相比。杜偉甚至在心裏有種很好玩的想法。他想，就算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她的大便都還是臭的。而他們的桃子，卻從來不會製造任何汚穢不潔的東西，也從來不會侵犯他人。它有的只是寧靜、優雅、和無可替代的美。這些特性使得它看起來好像不是一種生物，而事實上它卻又是的的確確在活著。這眞是不可思議啊！

三個少年看著，摸著，聞著，如癡如醉。良久，傑瑞說：「雷恩，你說的一點

都不錯，眞是說不出來的漂亮。我想，爲了它，我們即使再等二十年都值得。」

「當初裝這實驗室時，」雷恩笑笑說：「杜偉老在旁邊催。催得我一度火差點不想裝。現在如果還有種子的話，我願意再裝十個實驗室。」

「就可惜沒有種子了。」杜偉嘆道：「如果有的話，我們就一樣一樣種出來看，那不知道有多棒！喂，你們知不知道，據說我們的母球上到處都長滿了這種生物，而且種類非常多，有好幾千種。每一種樣子都不一樣，開的花也不一樣，連結的果吃起來味道都不一樣。更妙的是，它們每一種開花和結果的時間都不一樣。因此住在母球上的人，隨時都有不同的花可以看，不同的果可以吃。」

「又在吹牛了。」雷恩作個不相信的表情：「世界上那有這麼好的事。」

「是眞的，我絕不騙你！」杜偉急急辯解：「資料上是這麼說的。你不信，我可以拿給你看！」

「如果眞是這樣，」傑瑞看着遠方：「那母球一定很漂亮。以後等我們長大賺了錢，應該回去看看。」

「算了吧！我的少爺，你少作夢了。」杜偉嘆口氣。

「爲什麼?」傑瑞從小學的是精神力學，對其他的事情懂得不多。

「難道你不知道嗎?我們這個星球，已經是第五代的拓殖地了。所謂第五代，就是我們的祖先，從母球拓殖到另一個星系，然後以那裏爲基地，再到另一個星系，這樣到我們這個星球，已經是第五次拓殖。」

「那又怎麼樣?」

「沒怎樣，」杜偉沒好氣的說：「只不過我們這裏距離母球，已經很遠很遠。至於遠到什麼程度，雷恩，你不妨算給他聽聽。」

「我們這裏距離母球，」雷恩想了一下說：「大約一百七十個光年。說得實際一點，如果我們乘坐目前最快的太空船，不考慮補給和燃料的問題，直線航行，也要三百四十幾年才能到達母球。」

「有這麼遠!那這輩子眞是沒希望了。」

「我們啊，生在這一代眞是不幸!」杜偉說：「如果早生個幾千年，我們根本不會離開母球，至少也回得去。如果晚生一點，也許就已經發明超級太空船，到時……」

「噓，禁聲，」傑瑞突然緊張的打斷他的話，低聲說：「我感覺到有人來了，有好幾個人。有……我爸爸，雷恩你爸爸和媽媽，還有杜偉你舅舅，和……糟了，是老盧，是老盧帶他們來的!」

「那……那怎麼辦?我們趕快跑?!」

「來不及了。而且有老盧在，那裏也跑不成，愈跑愈糟糕。」傑瑞想了一下又說：「好在我們這個山洞很隱秘，他們也不一定找得到。雷恩，你把所有的動力都關掉，我們就躲在這裏。你們從現在開始，什麼都不能想，讓腦子裏一片空白。記住，什麼都不能想!」

三個少年蹲到桃子後面。桃子的枝幹和葉子遮著他們，好像是在保護他們一樣，這給了他們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傑瑞盡力將所有的意念都壓制到第五層次以下。雷恩雖然試著什麼都不要想，卻反而不由得想起父親的嚴厲和母親的嘮叨。杜偉則拚命告訴自己：我們什麼都不能想，不能想桃子，不能想舅舅，不能想桃子是從舅舅那裏偷來的……

一道光線從洞口射進來，隨伴著一陣散亂的腳步聲。然後便是盧敎導的聲音：

「傑瑞，杜偉，雷恩，我知道你們在裏面。不用躲了，出來吧！」

「完了！」傑瑞攤攤手：「我們還是鬥不過老盧。」

「出去就出去，怕什麼！」杜偉說：「他們總不至於打死我們。嘿，說不定他們知道我們種植桃子成功，還會大大獎勵我們呢！」

三個少年打開實驗室的門，魚貫走出來。杜偉走在前面，傑瑞第二，雷恩跟在最後。雷太太走上前去接她的兒子。慘劇就在這時突然發生。雷太太乍見兒子身後聳立著一個綠色的巨大怪物，忽然高聲尖叫起來。那怪物用一隻粗壯的腳站立著，身上披著綠色的鱗片和紅色的斑點，並伸出許多有分叉的肢體，微微舞動，好像要攫住她的兒子一樣。雷太太一把將雷恩拉進懷裏，同時向她先生高叫：「救命啊！怪物！雷哥，快！快射死它！」

雷先生當然也看見了那怪物。他迅速的從腰際掏出一把銀色的金屬物體。

「不要！不能殺它！」三個少年幾乎同時大叫。其中兩個衝向桃子，一個衝向他父親。

但一切都太遲了。雷先生幾乎是毫不遲疑的就扣下扳機。沒有任何聲響，也沒

有任何閃光，只聽到極輕微的一聲「嗤」，那棵活了兩年的桃子，在不到半秒鐘的時間之內便消失在空氣之中，只留下一小段焦黑的樹幹突出於土壤裏。

三個少年木雕泥塑般的定在那裏。然後他們不約而同的走向桃子，蹲下來撫摸著那一段焦黑的木頭。雷太太向前走上幾步，輕聲問：「雷恩，告訴媽，剛剛那個是什麼怪物？你們……」

雷恩突然轉身，粗暴的揮著手，怒吼：「你們統統站遠點！不要過來！我不許你們過來！」

傑瑞低著頭在哭。杜偉喃喃道：「他們不會懂的，他們永遠不會懂。」在他模糊的眼前，似乎又浮現出他從顯微膠片上看到的那段古老的敍述：桃子，薔薇科，原產於中國，長於溫帶地區。早春開粉紅色花，隨後結果。果皮上有絨毛，果肉厚而多汁，味甚美。

評註

張系國

「桃子的滋味」，屬於純科幻小說類，也是適合青少年閱讀的科幻小說，這類作品，兼顧及灌輸給年輕人正確的科學知識和科學觀念，因此特別值得提倡。幼獅少年是唯一經常刊登青少年科幻文學的刊物。少年科幻文學的園地，還需要有心人繼續灌溉，將來才能結出更多像「桃子的滋味」這樣的美好果實來。

「桃子的滋味」敍述未來星球世界的三個少年，無意間在歷史部的庫房內發現三枚種子，於是就計畫在土壤裏種出桃樹。全篇文字鮮活生動，描述少年人的心理，十分傳神。傑瑞如何和老盧教導鬥法，三人如何逃學，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即使世界改變了，即使作者寫的是第五代的星空拓殖者，少年人的調皮搗蛋和好奇心，仍然不會改變的。

除了文字流暢、描寫傳神外，作者也很技巧的批判了現在的科技文明對自然生態環境的摧殘。作者描述的雖然是未來第五代星空拓殖者的星球世界，但也可能就是環境被徹底污染後的地球。未來的青年，不僅嚐不到桃子的滋味，連桃子是什麼模樣，可能都不知道！作者並無一字正面批評環境污染問題，但這才是較高明的批評方式，也保存了小說本身的文學價值。

經常有年輕朋友會有這樣的疑問：寫科幻小說，是否必須是科學家？「桃子的滋味」可做爲年輕朋友學習寫科幻小說的範例。小說裏有關桃樹的資料，在百科全書裏都找得到，其他便是一些通俗的科學觀念。首節所述，傑瑞用精神力來控制電揷，在未來的「人和電腦的共生系統」（man-machine symbiotic system），應該可以做到。大致上說，電腦可以將揷入人腦的電極所輸出的腦波訊號，翻譯成爲指令，指導機器人從事某項工作。直接用精神力來控制機器，則不一定可能。總之，這些都是通俗的科學觀念或一般人都有的想像。小說家憑着他豐富的想像力，再有幾本百科全書、科學大辭典之類的工具書，應該就可從事科幻小說的創作。

何復辰，嘉義民雄人，民國三十八年生於臺北，高雄醫學院牙醫學系畢業，曾任高雄醫學院主治醫師兼講師，現在嘉義執業牙醫師。

雙星浮沉錄

林耀德

（壹）

她翻過照片，背面題著熟悉的字跡：「給荻姬吾愛。妳的盧卡斯。」在酸楚中她感到一絲逝去已久的甜蜜。

唐荻姬將凝視已久的金髮男子，仔細地放置在胸前的夾袋中，然後按下把手上的調整器，直到確定靠背的斜度已經降至她休息時習慣的三十五度，才鬆開手指。她闔上眼睛，錫利加的「安魂」柔和地在耳機裏迴盪著。

雖然行前她強調希望和其他的移民安排在一起，但由於荻姬肩負領隊的頭銜，

謹慎的旗艦艦長仍然執意將她安排在艦橋中的特別艙位，這個艙位原本是由艦長專用的。荻姬雜亂的思緒瞬即在音樂的撫慰下平息，朦朧的白袍出現在腦海中，錫利加慈祥的面容帶著無限的悲憫，她感到他多骨節的修長手指正輕按住她的額頭。

醒後，她放下耳機，一面撩著及肩的黑髮，通過由五道羽狀金屬翼組合的艙門，進入了艦橋的主室。

「夫人。」忙著謄錄航行日誌的艦長起身行禮，荻姬微微頷首，艦長未刮淨的短髭刺癢了她的手背。

艦橋的正面是用透明金屬製成的，前方的景觀一覽無遺，在高速航行下倒退的各種星體，流竄著絢爛的光彩。科學官座前的巨大顯示器記錄著這艘梭形運輸艦的電子掃描圖像，以綠色線條組成的艦身不斷地在螢幕上做三百六十度的旋轉，任何輕微的損害都立卽會在該部位顯出紅色的警示。十六名駕駛棋佈在寬敞的平面上，他們被包圍在各式閃亮的儀器間。中心處矗立著立體的四度空間座標儀，在主電腦的精密測量下繼續地顯示著龐大船隊和星體間的相對位置。艦橋正下方二百公尺的船體內，主機室尙有四百餘名一、二級技術人員在維持著這艘龐碩旗艦的運作。

三百零二艘運輸艦組成的船隊排列成三個錐形，以七千馬赫的秒速前進。在已知的歷史中，這是星際中最大規模的一次移民行動：六百餘萬人預訂在「地球聯邦反基爾星移民法」生效的兩日前，卽地球紀元二六七一年七月廿四日到達地球。

*

他輕輕推開妲，她鬆懈下來的肢體無力地飄開，妲任著自己飄浮在無重力的半空中。盧卡斯滑動逐漸恢復元氣的手臂，拉下了重力裝置，兩人都緩緩沉下柔軟的海綿床墊，停止低吟的女人依舊陶醉在高潮的餘韻裏。愛氣的缺點就是在事後對男性會產生一些不快的嘔吐感，儘管它對官能的刺激有著奇妙的功效。

盧卡斯走進豪華的浴室，圓壁上嵌滿上品的水晶磁片。他站在旋轉臺上，讓霧氣蒸滿全身。一片空白而近乎虛脫的感覺通常在放射精液後的蒸浴中湧出，但是今天他卻想到了荻姬，自從數週前他發現荻姬留下了項鍊，就一直耿耿於懷。新婚之夜，盧卡斯把金質的項鍊掛在荻姬的頸上，墜子上是他的側像，多年來她從未拿下過這串項鍊。

盧卡斯走出浴室，妲正仔細地挽束髮髻，他的眼神留滯在她的背影上，擡高的前臂使得粉紅色的乳頭隱現在側身柔和的線條外。能够分別擁有兩個女人是否眞是一種幸福？也許使得男人偸情的誘因，正是對於那份罪惡感的嚮往。盧卡斯想起荻姬特別不喜愛在無重力下做愛，「那使我沒有安全感。」她的聲音淸晰地浮現在他的耳際。

臥房中掛著一幅合照，荻姬含笑佔著中央的位置；她父親在右邊，是個氣度不凡的長者；盧卡斯則在左邊。

*

「各位乘客，本艦卽將進入這次旅程中第十三次的躍進飛行，請按下自動安全系統的綠鈕。」主電腦選用嬌憨的女聲播音。八十個容納兩百八十名乘客的艙位中，旅人們紛紛遵照指示按下綠鈕。

荻姬讓合成纖維製成的環帶自動地圍繞住腰身，啓動時帶著嘶聲的護盔貼上耳際。她失神的雙眼望著粉紅色的艙壁，每次聽到由機械模擬出來的人聲，就有一股

荒涼的寂寞感襲上心頭，就是因爲太眞了吧。荻姬已準備好迎接對呼吸器官略帶壓迫感的躍進過程。

艦橋上立卽陷入全面動員的緊張氣氛，這是到達目的地前最後一次躍進。有數十億宇宙里航行經驗的艦長，仍然不敢掉以輕心，尤其是領著如此龐大的船隊，在不容絲毫計算誤差的情況下，瞬間通過黑洞。

「輔助引擎全開！」艦長下令。幾乎在同時，劇烈的震撼伴隨轟然巨響，整個艦橋的工作人員都滾跌到地上，艦長抓住一座儀器，他的嘴角因爲撞擊而滲出血絲，「我們受到攻擊了！」他狂吼。座標儀上突然出現數十個黃點，將船隊包圍住，「異次元潛艇！」科學官驚叫，「只有躲藏在異次元空間的潛艇才能躲過偵防系統的掃描，現在它們完全浮現出來了！」座標儀上代表船隊的星點一個個碎裂開來，然後消失。又一陣巨響，顯示器上旗艦的腹部出現恐怖的裂縫，紅色的部分正迅速地擴大、向主機室延伸。重力調節器顯然已經受損，暈厥的工作人員一一地浮起來了。「第一類緊急狀況。第一類緊急狀況。」主電腦僵冷的聲音迴盪著。

*

妲回去了。進入密道的傳送帶，她很快地會在一公里以外的一棟民宅出現，專用司機會在那裏等她，離開時她將乘坐一輛不起眼的國民車。身爲在野黨的領袖，她的確有許多的顧慮。

盧卡斯陷入沉思。幼時他常常在植滿稞類作物的田中仰望著夜空，基爾的三顆衞星正進行著它們漫長的競賽，他特別喜歡大甘姆，「我的名字將來一定要像金色的大甘姆一樣，永遠地和基爾結合在一起。」對於一個只擁有四十幾個柴基達人的中下家庭而言，盧卡斯十二歲起便必須負擔起相當的工作。那時新麗姬亞帝國尚未在M七十七銀河中完全壯大；「唐氏跨星企業」的巨形字體，在全基爾唯一的一座空中浮壘的底部，周而復始地不斷流動著。當浮壘經過田野時，整個星空都被遮住，燃燒般灼亮的字樣佔滿了仰望者的視野。

他點起一支訂製的煙捲。煙草是來自許多光年外的地球極品，其中以無害的比例滲入一種地球聯邦立法禁用的興奮劑；紙捲上精緻地用金質燙上他的名字以及象

徵基爾的三環標識。進入唐氏跨星企業是他一生的轉捩點，盧卡斯永遠無法忘懷第一次踏上浮壘的興奮和感動，當時他幼稚地以爲這是宇宙間最偉大的科技結晶，日後他漸漸體會到這座浮壘對於整個唐氏企業而言，不過是隻微不足道的花瓶。

憑藉著唐氏企業的力量，他在巴那省的地方議會崛起，最後他終於成爲基爾邦第廿九任民選總督。但是他卻成功地運用邦議會和大農戶的力量完全驅逐唐氏企業在基爾星的地位，邦政府接管了唐氏企業所有的壟斷事業，這是地球聯邦除母星地球外十九個殖民星球唯一脫離唐氏企業控制的先例。四年前他連任時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盧卡斯站在總督府前的閱兵臺上接受人羣的歡呼，整齊的邦政府軍列隊通過，重型坦克、三棲吉普和機動飛彈在基爾頌的陪襯下接受檢閱，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己是基爾邦眞正的執政者。他的銅像在同時揭幕，矗立在首都廣場之上，和一百七十餘年前率領第一艘殖民船進入基爾星的基爾•史匹貝爾的銅像東西對望。

這一切榮光即將成爲過去。一百七十餘年前被基爾•史匹貝爾驅逐的麗姬亞人重建了龐大的新麗姬亞帝國——他們曾經以優越的宗主身分統治這顆原名柴基達的星球達千年之久，闍大帝這個傳奇性的英主在晚近的二十年中橫掃雙螺狀的M七十

七銀河，除了基爾星以外，只有螺臂外圍的十幾個獨立行星憑藉著較先進的阻嚇武力而得以倖存。

三年前，亦即地球紀元二六六八年底，地球聯邦以放棄基爾星爲條件而換取了新麗姬亞帝國的和平保證，在條約中新帝國寬大地給予基爾政府三年的緩衝期間。一夜之間，三千萬基爾公民陷入混亂和悲傷中，土地、股票和被地球聯邦立法禁止輸出的二十億柴基達農奴的交易價格都狂暴地跌至冰點。眞正令基爾公民恐懼的是，在新帝國征服下的異族都被裝置上心智控制系統以及施加遺傳工程手術，使他們成爲徹底的生產工具。

「還有一百零三天。」盧卡斯喃喃自語。燃盡的煙尾燙醒了他，盧卡斯在十六格監視螢幕上看到錫利加的身影。監視螢幕上的十六個分割單位，淸[illegible]將通往總督辦公室中途的空間顯示出來。

除了防衞長官田宮元帥之外，錫利加是唯一不須經過通告安排而逕行進入總督室的基爾公民，不僅因爲他是全星信仰的中心，更因爲他和總督之間有著深[illegible]的友誼。

錫利加穩重的步伐漸漸接近這座環形巨廈的核心，他的影像在一格螢幕中消失，又瞬間出現在另一格螢幕上。

門啓處，錫利加削瘦的臉龐出現在盧卡斯的眼前。

他筆直地走到桌前，坐在昇出地面的客椅上。他習慣性地將雙手分別擎住把手的端處。「我有很不好的預感，盧卡斯。」

「你指麗姬亞？」

錫利加搖頭：「是移民船隊。我感覺到爆炸，很強烈的爆炸。」

盧卡斯在手邊的鍵盤上找到幾個他要輸入的符號，桌前凹槽中的小型顯示器上便列出一串資料。

「他們應該正通過G七十九地區，已經進入聯邦游騎部隊的巡弋範圍之內。」

盧卡斯想到荻姬，他有些憂鬱地望著錫利加，就算六百萬人都炸得粉碎那也沒有關係，他只要荻姬平安。

「錫利加，但願你的預感是項誤失。」

通訊電視適時嗶嗶地響了。盧卡斯用遙控器打開壁上的光幕，田宮的黃色臉孔

出現在兩人之前。

「總督閣下，錫利加主敎。」他顯然也看見了錫利加在場。

「元帥，這個時間你不是都在靶場嗎？」

「我剛從靶場趕回。地球方面的超空間電傳，移民船隊出事了，在G七十九地區全部遇難，原因正由聯邦方面調查中。」

「荻姬？」

田宮停頓了一下，有些吃力地說：「盧卡斯，我很遺憾。電傳資料上表示不可能有任何生還者。」

盧卡斯神經質地望著田宮影像消逝後留下的空白。他甚至沒有注意到田宮沉重的告辭，事實上他的雙眼只看到一片漆黑。

錫利加按住盧卡斯的肩頭，觀念動力暫時平伏了盧卡斯的情緒。「明天傍晚，我在首都廣場爲他們追悼。」說完，錫利加轉身走了，半痲醉狀態下的總督，看見錫利加轉身時披肩的黑髮，舒緩地散成一個優美的弧度。

*

將近三十萬的基爾公民聚集在龐大的露天廣場中。地球紀元二六七一年七月廿三日傍晚，錫利加在總督府對面的首都廣場舉行追悼的音樂會。

偉大的音樂宗敎家，錫利加敎的創敎者和敎主，錫利加，他站在圍成半圓形的樂器組中，即與地演奏著，將他充滿悲憫的感情藉著音樂的聯結，而使得數十萬人的心靈融爲一體。他五指按動著磁波琴的圓鍵，另一手握鎢製的權杖敲擊著編磬和錫鑼。一襲白衣翩翩地閃動在不同的樂器間，他抓住每一個應該適時出現的音韻，錫利加已將自己的呼吸和宇宙生息的脈動調節成一致，羣衆的呼吸也被他強大的力量誘導著。兩排「追隨者」——也就是錫利加的入室子弟——跪坐在演奏臺的後方，規律地拍打著小型皮鼓；常松和阿鐲，錫利加最賞識的兩個追隨者，正配合著錫利加傳入他們腦中的感應而開闔著雷射和鏷光，在葫蘆形的演奏臺周沿和上空映射出變幻的抽象圖案。

整個臺座像是在燃燒中緩緩昇起，即使是緊閉著眼睛，也可以看見在光芒中膨

脹、拉長的錫利加，他的幻像一直增長，直到超過了總督府的高度。

＊

離場時，盧卡斯領導下的執政黨閣員隨著總督步出專用的陽臺，他在簇擁的警衞間看到了妲，女人用有距離的眼神和總督頷首，她現在是以人民黨總裁的身分出現。

盧卡斯又在雜沓的羣衆中看到幾雙有敵意的眼睛，是幾個著單肩皮衣的青年，在基爾星上只有第三黨人才做這種搶眼的打扮。在聯邦放棄基爾之後，一些原本屬於人民黨的激進青年組織了這個地下政黨，他們的基本主張和人民黨並沒有不同，都主張基爾脫離聯邦，只是他們更爲激進。第三黨人宣言反對一切既得權者，不論是執政黨的或是人民黨的，他們甚至指控錫利加是一個騙子；盧卡斯還聽說他們有一份叫做「基爾之癌」的暗殺名單。

（貳）

地球紀元二六七一年八月廿二日。妲以基爾邦副議長和在野黨領袖的身分來到已封鎖數週的G七十九地區。地球方面的調查工作早在事發後的三天內停頓了，他們草率地認定是柴基達組的星際土匪所爲。

海豚級偵察艦上，基爾星來的調查團員們在窗前望著懸宕著無數靜止殘骸的前景。妲凝立著，她首次貼切地體會到什麼叫太空墳場。殘骸散播的區域相當於土星光環內的範圍，因爲移民船的體積相當驚人，有些碎片的體積有偵察艦的數倍大。

偵察艦的外形像一隻胡蜂，兩隻觸角在前端伸出，在相當於蜂腰的部位，八十餘名穿著外骨骼裝的工作人員乘坐著單人式的椅式輕艇魚貫地出現在漆黑的宇宙中。

＊

盧卡斯剛在船塢中送走新帝國的特使，他對於這個滿口「吾皇萬歲」的藍皮人

感到深惡痛絕，坐上座車之後，他不禁破口咒罵，窗外戒嚴中的馳道顯得格外冷清。

盧卡斯疲憊地步入總督府的會議廳。他坐上主席的位置，幾個核心人物已經等候多時。盧卡斯向阿部示意。

財政總長阿部打破了沉默：「最後通牒已經下來了，我們必須要在十一月三日以前做好一切打算。」他望一望田宮元帥。

田宮接著說：「地球聯軍早已在兩個月前撤走，新帝國進一步要求我方在十一月二日前解除邦屬部隊的所有武裝，打開大氣層外的防護磁場。這是我們做最後決定的時刻。」

邦議長尼可金正從他最後的一盒卡提爾中抽出一整枝來，他憤怒的抱怨打斷了田宮的話：「最後一艘聯邦貨輪昨天離境了，他們沒有進卡提爾。」

田宮看了議長一眼，他繼續說：「此間還有一千多萬的公民沒有撤離。我們能够坐視不顧嗎？」

尼可金冷哼了一聲：「在座的各位能够安全地撤離就已經是大幸了。」

田宮抗辯著：「如果我們團結起來，也許能够抵抗新帝國的侵略？」

「也許？在你說是也許，我的電腦卻告訴我任何抵抗成功的機率都是零。」尼可金文不對題地說下去：「如果不是那些把持聯邦的黃種人，今天我不會沒有卡提爾。」他用夾煙的右手用力地捶擊桌面，煙灰被震落了一片，「沒有卡提爾我怎樣生存下去！」

田宮說：「去你的卡提爾，你爲什麼不試試別的牌子？G七十九地區死了六百萬人；現在連外圍的獨立行星也完全封鎖和本邦之間的航線，他們顯然已經受到麗姬亞方面的警告。我們不能棄下這一千多萬人而不顧。」

尼可金冷靜了下來，他的臉色充滿了輕視和嘲弄。他說：「你怎麼變成第三黨的發言人了？你會弄得我們在星際間無處可走。也許你可以在大甘姆的岩洞裏搞個流亡政府，但是我一點也沒有興趣。告訴你，田宮，我一點也沒有興趣。

你用什麼去抵抗新帝國超現代化的改造人部隊？他們首先會不在乎地用遊星炸彈轟爛我們頭上的那圈寶貝磁場，然後剷平這座總督府。」尼可金的聲音高昂起來，他似乎沒有注意到盧卡斯和田宮的臉色都很壞。

「我何嘗願意放棄這裏的一切！我一生的心血都灌注在這裏！尼可金家族名下的數百萬農奴在一夜間變成了廢物！」議長激動地站了起來。

一直保持沉默的首都市長沙德，他看了藍斯一眼——藍斯是邦議會的秘書長、尼可金的死黨，發現秘書長並無勸阻之意。於是他自己對著尼可金說：「議長，你把話題扯遠了。」

尼可金根本忽略了沙德的提醒，「都是一些黃臉孔的豬……」沙德顧慮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乒」、「乒」二聲，尼可金連著座椅向後摔出，倒在大理岩的地板上。阿部看到田宮拔出鎇槍時已經來不及阻止。全場的人登時都楞住了；兩個柴基達僕人看見主人們相殘，手足無措地站在原地。尼可金臃腫的身軀掙扎著，胸前兩個黑色的洞發出白煙和焦肉的氣味，他勉強地用右手顫抖地指著田宮，發不出聲音的口中溢出了黏稠的嘔吐物。

田宮斜對面的藍斯想奪下鎇槍，他的手橫過寬敞的桌面而使得瘦長的身體呈現著不自然的斜度，槍口正對著他的眉心發射出令人目盲的光束，藍斯扭曲的身體斜

倒在桌面，燒焦的腦漿噴散在桌上。

「够了！」盧卡斯竭力地狂吼。「我們已經有够多的血腥和殺戮！」

田宮佈滿血絲的眼睛驚疑地看著總督。

地板上尼可金掉下的半截雪茄，正燒到卡提爾的銀色標識，銀色的部分在燃燒後便再也分辨不出來。

鎇槍鏗然落地。

*

八月廿六日。G七十九地區的海豚級偵察艦上。

「不錯，是海克力斯飛彈，從移民船炸裂的痕跡，殘彈的檢驗以及本區放射能含量的分析種種來看，一切證據都指向這種高性能的新型飛彈。」首席科學官對着姐說。

「此種飛彈專門配用在地球聯邦軍所屬的異次元潛艇上。這也說明了爲什麼龐大的移民船隊能够在如此接近地球的地區被完全消滅的原因。」

科學官繼續說明：「旗艦上裝置的偵防系統涵蓋範圍的直徑長達三千宇宙里，其中任何動、靜態物體都經過主電腦的分析和過濾。在發現攻擊性的艦隊或是飛彈後，卽使全部船隻都來不及進入躍進點，也有充分的時間緩衝，得以分散船隊，發出求救訊號，或是進行棄船。

只有躲藏在另一個重疊空間的異次元潛艇才能規避偵防系統的掃描。況且這些潛艇本身就是聯邦的武力。」

妲重重地吐了一口氣：

「剩下的只是動機問題。」

（參）

[illegible]尼可金議長和藍斯秘書長的喪禮在基爾人民英雄堂盛大舉行。典禮由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田宮元帥主持，他簡潔地報告兩人對於基爾邦付出的偉大貢獻，以及對於他們在閣議中雙雙中風去世的事件感到的無限遺憾。「這是全基爾星的損失。」

他帶著勉強的語調被羣衆誤認爲是過分哀悼後當然的表現。

兩具覆蓋著邦旗的棺木各由數名邦政府軍的低級軍官抬出正堂，準備移置靈車。這時近千名邦政府軍士正驅散著候在堂外的第三黨人，他們提著侮辱死者的標語。有十幾人被逮捕了。

缺席的總督此刻正在專用的船塢上準備登船，他剛剛接到妲自G七十九地區發回的超空間電傳。他向著送行的錫利加說：「這時離開基爾眞是很不妥當，但是爲了荻姬，我必須到現場一趟。」錫利加握著盧卡斯的手，交給他一捲磁帶。「好久以前就答應爲你錄一捲，這次恰好能排遣旅途中的寂寞吧？」錫利加笑道。

盧卡斯回報以感激的眼神。

阿部匆匆趕到，他向著進入升降機中的盧卡斯大喊：「奧瑪方面的事情已經安排好了！」

盧卡斯在升入艙口前回答阿部一句：「一切務須謹愼！」

＊

出發後第三天，盧卡斯接到了代總督田宮元帥的報告，邦議會已被他解散，田宮的說詞是法定人數已經不足了。盧卡斯這樣地回覆：「有沒有議會都是一樣的。」

他有些矛盾自己爲什麼要趕到G七十九地區和調查團會合，眞的是爲了荻姬之死嗎？還是爲了見妲？荻姬死後，他心底的罪惡感一直無法除卻，喪失荻姬，對妲的愛竟然完全失去了根據。這是一種多麼奇異的感覺，盧卡斯想。

盧卡斯把玩著荻姬留下的項鍊，他一生中從未到過地球本部，雖然他的妻子出生在地球。這也許是他最長的旅程之一，漫長的時間使他擁有充分思考的餘裕。

他反覆地聽著錫利加給他的音樂，磁帶中同時錄進了敎主的腦波，錫利加的心智力量得以和盧卡斯的精神聯結。

*

錫利加站在首都廣場的演奏臺上，兩排追隨者分列左右，他以綿長而洪亮的聲音發表演說：

「……對於任何生靈的迫害和殺戮都違反了宇宙間的正義；地域性的狹隘感情

促使了各種人類間互相的傷害。

暴力與暴力相易的結果，舊的勝利者在新的失敗中滅絕；被侵略者在翻身後成爲更強大的侵略者。

對於物質的迷信，使得心智的美和眞被人類遺忘了。

讓我們用善意識的集體力量、用沉思得到的信仰來消除爭奪的貪慾和仇恨吧……

…」

靜坐中的羣衆間忽然傳出一聲長哨，十幾個扮成農夫的第三黨人站了起來齊向台上射擊，十餘道綠色的閃光飛竄著，追隨者們用身體擋住了敎主，幾個追隨者被射中了，他們仍強忍著痛楚張開了雙臂，又一波閃光，五、六名追隨者立即不支倒地。常松拉著錫利加往臺後退，一個狂吼著「錫利加是基爾之癌！」的棕髮青年用一枚榴彈射入常松的脅下，他的胸腔炸開來，激射出來的血液濺滿錫利加的全身。

臺下亂成一團，有些人想抱住刺客，第三黨人立即將火力移轉到羣衆身上，成排的人們被射倒在地上，臺前很快空出一片堆滿屍身的地帶。

浴滿常松之血的敎主悲憤地長嘯，他的頭髮豎立了起來，強大的觀念動力將十

幾個第三黨徒舉起，他們瞪大著布滿紅絲的眼睛飄浮在半空中，僵硬的手指再也扣不下扳機，像沸水般羣衆也靜止下來。錫利加張開雙臂，他們便再度地冉冉上升，他再發出一聲悽厲的巨吼，十幾個人在高空中像煙火般爆炸成粉末。

*

九月廿五日，盧卡斯和妲會合。妲以調查團長的身份登上總督的座機向盧卡斯做簡報。

「明天我們要到地球去見執行長。」盧卡斯聽完簡報後說，一面交代通訊員向地球方面聯絡。

「今天妳留在這兒吧。」

妲點頭。在聯邦太空航行法中規定，超過二十天的航程中和非配偶性交可以阻卻違法，換言之，卽不在法律和道德的譴責範圍，這使得長程太空船中有關女性乘員的法定比例的規定不成爲具文。這種規定不但是基於人道要求，更主要的目的在於維護航行安全：在太空中長期的禁慾極易導致暫時性的精神失衡，立法前有相當

比例的空難事件卽肇因於斯。

盧卡斯帶著妲進入臥房。

「妳瘦了。」

「你也瘦了。」

也許因爲疏遠太久的關係，盧卡斯竟然不知該說些什麼。他帶著傷害性地問：「這些日子有沒有性遊戲？」出口後他又後悔了。盧卡斯拉住轉身要走的妲，將她按倒在床上。

事後，他將項鍊掛上妲的頸上，盧卡斯金色的側像臥在妲裸裎的乳房間。

（肆）

盧卡斯乘坐著聯邦派至G七十九地區迎接的專機，通過太陽系的三道防護磁障，在二天後到達上海機場。對於一個卽將喪失政府地位的地方首長，聯邦方面可以說是倍加禮遇了。不過盧卡斯很快理解到自己的新聞價值。十餘名尉級軍官推開

湧至的記者羣，「總督請發表對於空難事件的調查結果……」、「請對數週前基爾議長和秘書長的死亡發表意見……」、「請您說明此行的目的……」盧卡斯緊閉著雙唇，在閃爍的鎂光燈下他的視線變得模糊。在機場正門前已經有輛杜蘭沙式陸上噴射艇等候著，兩旁各有四輛高速輕裝甲車，在坐上盧卡斯的噴射艇啓動後立即隨行，盧卡斯有著被遞解的惡劣感覺。

地球和基爾有著相當奇妙的巧合，那就是自轉一周時間完全相同，但是在人文景觀上卻有重大的差異。噴射艇迅速地通過天津，兩小時後到達聯邦首都民主市。寬敞的街道兩旁矗立著三百層以上的燭臺型建築，天幕上擠滿了雷射組成的懸浮看板，絢爛的光線幾乎沒有替夜空留下牛塊純淨的藍黑色，在這個都市中布滿了商業的氣息。民主市是一種計畫性的純人工都市，市中心正位於東經一百三十五度和北緯四十度的交點上。這個地區在二個世紀以前還是日本海，在地球聯邦聯合開發本部的設計下才將整個日本海塡成陸地；民主市建立後，聯邦的首都就由基輔遷至此處。

盧卡斯在聯邦內政聯席會大厦前下車。

內政聯席會大厦是高達七百層樓高的紫色建築，佔用了都市幾何中心的龐大地區。從空中鳥瞰可以看到整座建築呈現中空的五角星形，九十餘萬的高級事務官員在此掌握著整個聯邦。

執行長的球狀辦公室懸浮在中空處，由五道透明金屬製成的輸送道連接在星形的五個凹角上。執行長——長谷川太郎是這個偉大聯邦的實際統治者；聯邦主席不過是由母星上各邦總督輪任的虛位元首（外星各邦總督不具輪任元首之資格）。

盧卡斯正站在輸送道上平穩地接近圓球，它的外表就是一顆碩大的地球儀。盧卡斯舉目所及都是星形大厦的內壁，市內的建築都被高大的內壁擋住，唯一能够看到的是座蕈狀的紅色建築，聳然地超越了聯邦內政聯席會大厦，「唐氏跨星企業」的金色字樣清晰可見。

圓球的入口處，探測儀在七分之一秒的瞬間核對過盧卡斯的腦波型態，在確定無誤後立即開啓入室的鋼門，兩名護送的軍官留候在外。

「歡迎！盧卡斯閣下。」長谷川滿臉笑容地招呼著，他站在寬如足球場大小的空間中顯得異常地短小精悍，聲音尖銳了些，但是神態十分高雅。「人類信愛」四

個漢字佔滿了大半片的室壁。一個綠袍老人坐在長谷川的辦公桌旁喝茶。

「這位想必不用介紹了？」長谷川指著老人，老人頭也不抬，面無表情地自顧品賞著茶葉的甘味。

「老爹！」盧卡斯喊道。這個老人就是唐光榮：唐氏跨星企業的主宰，荻姬的父親；也是盧卡斯的岳父。

執行長請盧卡斯在沙發上坐下，一個機械人端來兩杯酒。如果不是在眉心部位鑲著一些突出的機件，以如此自然的體態和亂眞的皮膚，幾乎使盧卡斯誤其爲眞人。

執行長喝了口酒：「對於六百萬同胞的不幸我深感遺憾。」

他接著說：「至於緝捕兇手方面，聯邦軍已在領空範圍內搜索柴基達組的星際匪徒。」

盧卡斯打斷了執行長：「閣下不必再造作下去了。」

「你的言語相當不客氣。」

「閣下的謊言更加地不高明。你不了解柴基達人，他們不僅僅是一羣農奴，當

一百多年前我們從麗姬亞人手中接管柴基達人時，他們就已經是家畜了。柴基達是麗姬亞語，它的意義就是高級的家畜，他們天生有著服從和被管束的基因，家畜是不可能背叛主人的。」

「柴基達組的存在是個事實，這似乎和你的理論矛盾吧？」執行長仍然保持著高雅的微笑。

「不錯，是有突變存在，在三十萬分之一的機率下，這些突變後的柴基達人具有人類的叛逆性。在二十億農奴中，只有七百多個變種，其中三百五十七人已被邦政府動過改造手術，恢復成無害的農奴。剩下的部分偷了一些船艦而組成柴基達組，問題在於他們無法喚起一羣家畜來推翻主人，這也是僅佔總人口百分之一點三的地球人能夠完全地控制基爾的原因。

「早在二十餘年前柴基達人即被禁止在一切太空船艦和機場、船塢工作，不但竊取航空器的可能性降至零；更可嚴防未被發現的突變者學習新的駕駛和戰鬥的技術。」

盧卡斯用酒沾了下唇，他看到執行長很熱心地傾聽著，便繼續地說下去：

「柴基達組在邦艦隊的掃蕩下，只殘餘一些輕型的砲艇和部分改裝的商船，連進行一些小型的騷擾活動都十分吃力，更何況他們根本不具備躍進飛行所需的熵能引擎。

「在到達G七十九地區以前，從基爾附近出發的艦艇至少必須經過十二次躍進，如果柴基達組只使用航行引擎，那麼他們在未到達前已經全部老死了。難道閣下要告訴我他們在三百年前就開始這項計畫嗎？

「就算他們能夠到達吧，他們也沒有異次元潛艇，不是嗎？執行長。全地球聯邦只有你才有權力秘密動用異次元潛艇部隊。」

長谷川仰頭大笑：「電腦已經告訴我們，能夠欺騙閣下這種優秀人才的機率有多麼低；不過它也告訴我們能夠欺騙聯邦公民的機率有多麼高，百分之九十九點七七。就算閣下現在到電視上發表演說，也沒有人會相信你的，也沒有人會同情你的，在崇尚自由民主的聯邦中沒有人會同情一個奴隸社會來的總督。」

盧卡斯懷疑地問道：「你口口聲聲的『我們』莫非是指……」

長谷川保持著微笑，無邊眼鏡旁的魚尾紋更深了。他說：「閣下似乎也犯下了

不了解聯邦的錯誤。」

盧卡斯突然想到那座蕈狀的紅色大廈、基爾的浮壘……：「老爹！」綠袍老人像一尊石像般。他終於抬起了視線。

「唐氏公司是這個聯邦的眞正支持者。」唐光榮緩緩開口。

「這麼說來連割讓基爾星的陰謀，也是由你們計畫的？什麼聯邦議會，也不過是你們操縱下的投票機器吧？三千多萬人的幸福就斷送在你們一念之間？」盧卡斯憤怒地質問。

執行長打開他們面前的螢幕，「人類信愛」四個字消失了，出現立體的座標儀。

「現在你看到橙色的部分是聯邦現有的勢力範圍。」執行長指著螢幕上西北角，地球和十八個殖民邦間用紅色的線條聯結起來。

「這裏是麗姬亞人的勢力範圍。」他指著東南角上藍色的區域，幾乎囊括了整個M七十七銀河。

「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有人類生存的全部領域。聯邦和新帝國之間相隔著遙遠的距離，而基爾，」執行長指著地球和基爾間的一條紅色虛線，幾乎有螢幕的對角

線那麼長。」「和地球聯邦的核心部分脫離得太遠了，而麗姬亞人只要一天就能抵達。當初新帝國向我們提出要求時，聯邦方面也曾考慮過出兵和對方決戰。」

唐光榮接口：「唐氏企業已經成功地將人類浪費在軍備和戰爭的精力、生命和資源移轉到星際的開發上，唐氏幾代以來努力地締造了人類歷史上最長，而且繼續下去的和平。

「目前聯邦的武力，如異次元潛艇、遠程轟炸機和母艦的數量和總噸位都遠超過新麗姬亞帝國；但新帝國在遊星炸彈和闇雷方面的領先已足以抵消我們全部的優勢。

「一旦戰爭爆發，聯邦本部至少必須保留百分之六十三的軍力，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社會秩序和航道安全。低於這個比例，聯邦政府很可能就會垮臺，這片橙色的區域將會陷入黑暗時期。

「百分之三十七的武力在通過漫長的征途中，在以逸待勞的新帝國軍伏擊下，我很懷疑是否能夠有半數的殘部到達基爾。」

「更重要的是，基爾對於唐氏企業已經沒有意義了。母星以及十八個殖民星

球，都使用唐氏企業和衞星公司的機械製品。我們可以不斷地創造需求，給他們最新式的耕耘機、跑車、飛艇、遊樂器、機械人以及你能想像得到的所有東西。柴基達人的存在已經使得基爾對機械製品的仰賴減低至驚人的程度，而你的野心未免也太大了，甚至進一步完全攘奪唐氏企業在基爾的所有財產。」

盧卡斯冷笑一聲：「你們在本質上和闇大帝有什麼不同呢？甚至他還比你們誠實，他公開地獨裁、公開地控制人民思想。」

執行長瞇著眼說：「不錯，但是問題在於做法。這就是你不成熟之處，事實上你又有什麼資格批評這一切？沒有我們就沒有你。當年你替唐氏企業在奧瑪販賣的故事，相信你不會輕易地淡忘吧？」

「就算你們擁有捨棄基爾星的一切理由，G七十九地區的空前屠殺又能夠帶給你們什麼樣的利益？」基爾總督的聲音有點顫抖，「還是純粹地只爲向我證明你們的力量！」

執行長推了推滑下的眼鏡。他說：「在G七十九事件前，陸續移居地球的基爾公民已有六百多萬。這些負擔得起高昂旅費的人士，大部分已經變賣一切財產了，

在到達地球後，他們成爲不折不扣的難民。在完全不同的經濟結構和生產技術要求下，他們根本無法投入聯邦的人力資源市場，因此造成聯邦財政上的沉重負擔。

「如果他們只是安分地按期領取失業津貼和難民救濟金，然後躲在大厦中的三流出租套房裏，重複著他們的性愛遊戲，那倒也罷了。不，他們根本在陌生的地球上成爲一羣眞正的文化異族，於是他們開始淪落爲娼妓、強盜、走私者、毒品掮客和職業殺手，形成一股強大的反社會力量。大紐約地區在湧入大量基爾人後，犯罪率已經上升爲百分之七百五十；東京則上升百分之六百以上。

「二百億人口的地球根本無法再容納另外六百萬的基爾人，我們不能冒著被顚覆的危險來收容他們，但是一方面由於聯邦反基爾移民法在立法程序中受到延宕；另一方面我們也沒有預料到這麼龐大的移民計畫能够付諸實現。

「我們確實是不得已的。」

唐光榮等執行長說完，才放下他的茶杯：「盧卡斯，如果你不是那麼性急的話，也許情況尚不至於如此。當年我確實想提拔你做爲唐氏企業的接班人，否則我也不會將獨生女嫁給你。」

盧卡斯感到整個面部的肌肉都僵硬如冰，他用神經質的眼神望著唐光榮。

「老爹，難道你沒有考慮到荻姬嗎？」這是盧卡斯最後的疑問。

「是她自己選擇的。」

「荻姬事前已經知道了你們的計畫？」

「在出航前我已經派人通知她了。」

「不可能，荻姬沒有理由自殺；她更沒有理由坐視六百萬人進入墳場！你這個兇手，連自己的女兒都不放過。」

唐光榮的眼裏充滿了晶瑩的淚光，他的聲音卻出奇地柔和：「是你殺了她。」

「荻姬知道你和姮的事，她爲了你不惜背叛我，甚至爲了維持你們的婚姻而放棄唐氏企業的繼承權；但是你卻背叛了她。

「對於一個被背叛的女人而言，她已經失去生存的目的。」

盧卡斯發覺老人眼神中的寂寞和軟弱。

「老爹，也許荻姬以爲你會爲了她而放棄計畫。」

「爲了公司和聯邦，我已無所選擇。」

「你們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把六百萬人當成一個統計數字。」盧卡斯起身告辭，他發現螢幕上的座標儀已經消逝，壁上恢復成「人類信愛」的字樣。

這次會談的內容永遠成爲星際歷史中的謎。

(伍)

四周的漫長航程經過，偵察艦上的工作人員終於重見基爾和他的三顆衛星。盧卡斯看著桌上液晶顯示的時刻，「在這樣廣大綿邈的宇宙中，時間有什麼意義？權力、名位又有什麼意義？」他自語著。

妲進來，從背後搭住盧卡斯的雙肩，十指透過衣料輕輕地按捏著；「還有兩個小時。」他一邊說，一邊仰過頭，枕在她胸前柔軟的凹陷間。

「等錫利加爲我們證婚以後，到奧瑪去。有一筆外滙存在奧瑪星際銀行，絕對足够我們安排一切；阿部也已經取得奧瑪大統領對於政治庇護的保證。」

盧卡斯凝視著妲，互相的臉孔在互相的視線中顚倒過來，女人明亮的雙眸以及

略帶細紋的眼角淸晰地映現在盧卡斯的瞳孔上。她遲疑了一會，微微地點頭。

妲接著輕吻他的額角；觸及稍嫌冰涼的唇，盧卡斯肯定自己已經完全脫離喪妻的悲慟。妲的長髮垂落在他的臉緣，在銀色的簾幕中，他同時感到一絲難以捉摸的幸福。

「謝謝妳，妲。」盧卡斯從她的眼裏，看到奧瑪的海底首都從湛藍的瞳仁深處浮起，他的確有能力買下首都中心地段的一整條街，下半生必須注重安穩，盧卡斯想。

*

田宮坐在總督的月晶石大辦公桌中，他正從瞌睡中緩緩轉醒。

他望了一下座鐘，還差四十分鐘總督就返回基爾。田宮正準備趕赴船塢，他不經意地發現十六格監視器的螢幕上有幾個黑影通過大廳前的長廊，另一格上顯示著大門處的警衛已經癱倒在階梯上。田宮連忙把映像放大，十幾個穿著單肩裝的青年正拿著重型槍枝奔跑。「該死的第三黨徒！」田宮猜想他們必然事先破壞警報系統

的電路。此刻他們已出現在另一格螢幕上，幾個驚訝的衞兵被射倒，還有一個斜飛了出去，直到牆壁阻擋住他的去勢；螢幕瞬間黑暗下來，顯然這格螢幕的監視鏡頭已被流火射毀。

田宮決斷地按下備用的警鈴，這根線路直接通往總督府旁的安全中心，紅燈亮起來了，這表示機動部隊將會在三分鐘內湧入現場。

黑影們已侵入最後一格螢幕，田宮看著座鐘，還有一分半鐘。辦公室外的長廊傳來第三黨人雜沓的腳步聲。

*

兩名穿著追隨者白色長袍的第三黨人，低著頭步上錫利加殿的石級，這是第三黨「抗癌計畫」的另一環節。

數百名追隨者像白石般盤坐地面。他們寂靜地穿過靜修中的追隨者們，走向通入內殿的高聳拱門。阿鐲在背後喚住了他們，「兄弟，我似乎沒有見過你們。」

錫利加坐在蒲團上，周圍插滿火把，使得穹形的內殿照得通明，布滿黃色的氛

圍。主敎有數週的時間沒有步出內殿一步，自從他在廣場事件中殺死十幾個刺客後，便深深陷入自我疚責的泥沼中。錫利加在十三歲那年，爲了保護一個卽將被處刑的柴基達人而覺悟到自己的異稟；之後，他便將自己的生命投入人道信仰和宇宙和平的建立。他平生第一次使用恨的力量，這使得錫利加感到無比的恐懼，他擔心恨會像心靈的癌細胞一樣吞噬自己，那麼自己驚人的能力不但會推翻過去的努力，更足以對有機生命的歷史造成重大的斲傷。他嘆了一口氣，難道愛的力量無法將宇宙間的人類從仇恨和爭奪中解放出來？只有錫利加自己明白：他的觀念動力足以引爆一整顆星球、更足以毀滅整個新帝國艦隊。

沉思中，卽使已經切斷所有和外界溝通的感官機能，錫利加還是突然察覺一股仇恨的力量正向他迫近。

阿鐲想警告敎主，但是距離內殿太遠，而且他根本發不出聲音，一片刀尖自他的背後戳出，紅色的圈圈急速地在白袍上渲染開來；另一雙鐵箍似的手掌扼緊了他的咽喉。他漸漸地停止掙扎……

阿鐲無力的身體緩緩地倒在廻廊的巨柱間。

*

銅門的中央漸漸地開始起泡、銷鎔。

還有三十秒。

田宮看到第一格螢幕上，執鋼盾和肩式機槍的機動部隊正衝入大廳。

銅門被鎔開一個大洞，田宮就地掩蔽在桌後，用標準的跪姿，持穩重型的鎯槍，二十釐米的口徑對準了銅門。田宮感到自己潮濕的手掌微微顫抖着，他吞了吞口水，心臟跳動劇烈，頰部的顏面肌肉不斷非自主地抽搐。他想到那該死的噩夢，一度他總是重複地做着相同性質的噩夢，夢魘化身爲種種難以形容的恐怖幻象折磨他的精神，然而無論出現的是垂掛無數腐敗乳房的鷙鳥或是長滿蛇髮的女妖，他都了解自己面臨的是相同的東西。在無數逃避、掙扎後，田宮終於徹底自心中驅除了異形的幻象：當幻象出現，他的意識便集中成爲一粒光球，衝向那軟體邪魔的核心……

邊緣發出「嗞」、「嗞」響聲的洞口正愈加擴張，超過熔點的銅合金如燭淚般

滑滴地面。洞口繼續發出足以盲目的強光，已經有充分空間允許一個成人從容通過。

二十四秒。

「機動部隊在搞什麼鬼？」田宮試着深深吐納，果然心跳減緩下來，兩側的太陽穴仍然被熱辣的血液撞擊着；他努力制約全身緊繃的神經和肌肉，不要讓它們在對方第一波射擊來臨時就反射性地使軀體彈跳出掩體，那麼他絕對沒有任何反擊的機會。絕對沒有。

距離機動部隊到達辦公室的時間還有二十二秒。

濃厚的煙霧中，幾個模糊的高大身影相繼竄入室內，他們看起來就像是巨人的指頭，田宮感到他噩夢中的怪物終於在現實中現形了。

第三黨人橫列一排，大膽地暴露自己，這是因爲透過團隊意識而產生的情緒，一種超越自我的狂熱情緒和自信，他們拉開雙腿站定，開始掃蕩，十幾桿不同口徑、型制的槍枝激射出繽紛的色彩，由左至右，由上至下，到處都是爆裂和碎片落地的聲音，他們已不在乎田宮躲藏在那一個角落，他們射域的涵蓋範圍根本不會留

下任何反擊的可能。從狂暴中，他們舔嚐到無限的快感，打碎一切、毀滅一切，光爆和音爆遮蔽了所有的感官機能，室內各種儀器都放射着連串的火花和各色煙霧，金屬被瞬間燃燒後的焦臭瀰漫每一寸角落。

一切歸於沉靜。靜。

他們鬆開扳機，試圖在不良的視野中搜尋田宮的碎片。

田宮猝然發難，他自桌後躍起的身形震懾住這羣暴徒，就在他們驚訝而不及反應的那一微秒，一道紫色的強烈光束橫掃過去，在一陣慘烈的嚎叫後，第三黨徒都被攔腰砍成兩斷。這時機動部隊的跑步聲整齊地傳來。

*

迴廊的巨柱間，阿鐲傾倒中的身體突然消失。兩名刺客立卽了解錫利加已經洞悉一切，他們明白成功的機率也已經趨近於零了，但是使命感驅策他們繼續衝向內殿。這兩個亡命徒是全盤計畫中人數最少，但是實力最強的一個執行小組；接受命

令之後，他們馬上成爲徹徹底底的行動機器，成功與否，他們都要成爲第一等的烈士。

同時，阿鐲的身體顯現在敎主端坐的身前。錫利加用溫柔的眼神撫視被觀念動瞬間挪移至此的弟子，阿鐲平躺在半空中，緊閉着雙眼，上半身蘸滿鮮血，白色的袍角垂飄着，敎主的意志力輕輕地把懸宕的肉體放落地面。他將掌心緩緩伸向阿鐲被刺穿的心臟上方，他的意識掃瞄着傷口。被整齊割斷的冠狀動脈迴旋枝貼伏在裂開的平滑肌上，血管開始接合，平滑肌、心包膜都在裂縫處再生出新的組織，被割傷的肋骨迅速地塡補缺口，背部和胸部的傷口也痊癒了，瞬間結出糾纏的疤痕，新生的嫩皮透紅而鮮亮，完全停頓的心臟，間歇地縮、張數次後，又開始由弱轉強。

錫利加忽然收回了手，長嘆一聲。卽使能够讓阿鐲的心臟回復機能，也不過是撿回一具空殼而已，敎主已經找不到阿鐲的腦波。錫利加驚覺自己的力量已經削弱，在試圖制衡自己內心的衝突之後，他內在宇宙的秩序正疾速地瓦解、崩潰中。畢竟無法挽救阿鐲的生命，又一個心愛的人爲他犧牲了，無力感爬滿他的心頭，兩行熱淚簌簌地淌下。阿鐲新癒合的胸肌平靜地裸露在破裂的血袍外。

兩名第三黨徒已進入內殿入口，舉起手槍瞄準錫利加不動的背部。

「噗」、「噗」、「噗」……五、六個血洞在他的背後爆開。

錫利加鎮定地轉過身說：「我原諒你們。」

從正殿衝來的追隨者們都不能相信教主竟然傾躺在血泊中，這些非暴力主義者在內殿口停了下來，望着聖血像蛛網般放射狀地滲流着。

*

在船塢附近預備伏擊總督的第三黨人業已全數落網。田宮將剛接獲有關錫利加遇刺重傷的消息告訴盧卡斯與妲，三人迅速地趕往錫利加殿。

錫利加殿，全基爾千萬人類信仰的幾何中心，位於基爾首都近郊的廣大草原中央。像一面龜殼的扁平建築吸附在基爾星的地表，整個建築由七塊主要部分結合而成：六塊體積均等的六角形金剛烏石構成微穹形巨殿的周壁；穹頂是一塊相同大小的月晶石，這種採自大甘姆的金色鉢金屬晶體的抗壓係數是精鋼的二十九點七七倍，必須使用終極光纖束才有可能切割。鑲嵌在六塊烏亮巨壁頂端的月晶石如同金

色的瞳孔，整座聖殿就像是一顆巨大無匹的獨眼，無休止地瞠視着宇宙變化，監督着金、綠、黃三種色系的衞星繼續它們在軌道上宿命式的循環運動。

然而在地平面上趨近錫利加殿的輕裝甲車隊中，微型高解度光幕上所能看到的全景，只是逐漸迫近的梭形物體，金剛烏石閃亮的黑色和夜色截然地劃分開來。這就是錫利加殿，使得基爾建立眞正獨立文明的精神動力所在。

盧卡斯等人分乘三部單人浮載具脫離停頓下來的輕裝甲司令車，直接進入大殿的雄偉磐門。象徵錫利加教聖諦——大光明體——的紫色活體金屬被供奉在正殿前端，柔軟的觸角無限制地突出、潛埋，淡淡地反射著絨毛似的滑移光刺，錫利加心愛的樂器都擺設在四周。

浮載具上的反線性加速器轟轟的噪音唐突地打破正殿的空曠寂寥，三人迅速航向通往內殿的迴廊。

迴廊上連續的彩色壁畫、柱間優美的刻飾以及一道道的拱門飛快地竄逝，他們的浮載具和地面的相對距離保持固定，但是距離大陸平面的絕對高度卻漸次提高，事實上，整道通向內殿的迴廊正環繞著六塊巨石的內緣，一圈圈地向穹頂接近。在

上升螺線的終點，就是內殿的入口，換言之，內殿位於正殿的正上方，也就是整聖殿的最上層部分。

錫利加躺在內殿的中央，左手緊握他慣用的鎢質權杖，雙眼凝視著覆蓋整個殿頂的金色月晶石；追隨者們一重重地圍住敎主，構圖出一環哀悼的白色花圈。

妲首先跳下浮載具，撥開一重重低聲啜泣的弟子。她抱起錫利加黏滿血汗的臉，幾撮長髮纏貼去他大半邊的面頰。錫利加已不能言語，他的眼眶已經深陷下去，雙唇也失去豐潤的光澤，敎主勉強地抬起右手，握住妲的掌心，錫利加使用最後的力量，將他的念波和妲接通：

「我永遠與基爾同在……」

田宮用他粗厚的手闔上敎主的雙眼。

（陸）

地球紀元二六七一年十一月二日，新麗姬亞帝國接收基爾星的前一日。

一些無主的柴基達農奴用粗短的毛手將闍大帝的畫像高掛在茅舍前的鐵竿上，他們已經準備好迎接新的主人。他們早上還在基爾頌的伴奏下向基爾邦旗肅立致敬；明天換了一面旗，他們仍然會抱著同樣的虔誠和自卑去仰望著。

田宮和妲在船塢替盧卡斯等人送行。

盧卡斯最後一次對妲說：「妳眞的不跟我到奧瑪去？」

妲堅定地回答：「我要和田宮元帥並肩作戰。」盧卡斯在她的眼中發現熾烈的火焰，令人聯想到錫利加的火葬，在熊熊的燃燒中升起一道巨大的光爆……

盧卡斯拍拍田宮的肩膀：「阿部信一和沙德還在船上等我。」他轉身進入透明管狀的升降機。妲跑過來，「這個！」在玻璃門合攏前的瞬時遞了一包東西給盧卡斯。

妲望著移出船塢的太空船，直到它成爲一個黑點，然後消失。

「沒有多餘的時間了。」田宮探看著腕錶。他匆匆趕到廣場前校閱七百多名的志願敢死隊，其中包括了獄中釋出的四百多名第三黨徒，他們的任務是在基爾磁場外圍截擊新帝國的先頭部隊。他們打著赤膊站在單人攔截機的左前方，田宮每經過

一人就在他們結實的胸膛上重重捶下一拳。

盧卡斯在船上注視著縮小中的基爾星，他一生的奮鬥結果也似乎隨同基爾一齊愈縮愈小，盧卡斯不再是總督了，他卻有個奇異的念頭，自己不就是基爾的第四顆衞星?他正脫離基爾引力的束縛，也脫離了生命的根源。他突然在光幕上看到錫利加的面龐朦朧地出現。

「希望……」

「愛……」

錫利加的聲音溫柔地迴盪在縹緲的宇宙間。

盧卡斯回到臥房，他想起臨行前，妲給他的那包東西。打開紙包，盧卡斯感到無限的疲憊，紙包裏的項鍊掉落地上，項鍊墜子中的側像在人工燈光中閃閃發光。

評註

張系國

「雙星浮沉錄」，和「傷逝者」一樣，都屬於歷史政治類科幻小說，這類科幻小說，往

往具有嚴肅的主題——或表達一個政治理念，或對人類的根本問題有新的詮釋——因此我曾經稱之爲「文以載道派」。歷史科幻小說，架構往往十分龐大，因爲要使讀者接受一個虛擬的世界和虛構的文明，並非易事。作者必須對這虛構文明的科技文化、歷史、服飾、生活習俗等，都有相當精確的描述。對作者而言，這當然是個挑戰，但如果能創造出獨一無二幻想的文明來，將是十分「過癮」的事。對讀者而言，也可抱着欣賞一棟獨特的建築的心情，來欣賞這虛構的世界。所以歷史科幻小說，往往激發了讀者相當極端化的反應——贊成的讀者愛不釋手，反對的讀者則認爲不值一顧。例如赫伯特（Frank Herbert）的「沙丘」(Dune)系列小說，就時常激起科幻小說迷的熱烈爭辯。一九八四年，「沙丘」改編成電影，又引起許多爭議。問題在於讀者或觀衆是否願花力氣，接受作者具有創意的文學及歷史觀。

「雙星浮沉錄」構思相當龐大，在裏面讀者可以找到許多現實社會的叠影：跨星企業（跨國企業?）、錫利加教狂熱份子（印度的錫克教徒?）、錫利加的遇刺（教宗遇刺?甘地夫人?例子太多了）等等。作者也將「太空戰艦」（Battleship Gallactica），「星際大戰」（Star Wars）的一些道具構想，融入其中，成功的刻劃出兩個星球的一段未來歷史，故事情節引人入勝，作者尤其擅長半是夢魘、半是心理分析的描述以及氣氛的經營。這類作品，我認爲頗具發展潛力，尤其適合長篇科幻小說的創作。

林耀德，福建同安人，民國五十一年生，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時有散文及詩等創作發表，「雙星浮沉錄」是他的第一篇科幻小說。

戰爭最高指導原則

黃　凡

我們的早期星際警報系統在林姆星系「14—3—26」區發現一艘漂流物。我們判斷它是突然間出現在那裏，而非來自本銀河的任何一顆星球。「14—3—26」區有一個令人極爲頭痛的「蛆洞」——一道「超級空間」的出入口。對「超級空間」的奇特性質，我們雖未能完全了解，但歷經長期的觀測、研究和派遣探測船進入（依照程序，總是由無人探測船打先鋒），我們在這方面所蒐集的資料已十分可觀。而且，說句老實話，在「四度時空物理學」的發展，本銀河裏沒有任何一種智慧生物比我們更先進。我們的太空船能夠利用「蛆洞」神出鬼沒於直徑幾達十二萬光年的本銀河的任何區域。這些再加上精神力學的發展，以及我們對待非我族類的和平態度，很自然地，我們便因此贏得了銀河內十四萬三千種智慧生物的尊敬，且被推

舉爲「萬物的仲裁者」。

但是出現在蛆洞邊緣的這艘漂流物使我們遭遇了自從「泰納星球事件」以來的最大困擾。泰納事件肇因於一顆從蛆洞冒出的小星球，而它的質量卻大到足够擾亂林姆星系的行星運行軌道，如此我們不得不當機立斷地將它「炸掉」。泰納事件引發了一個問題：這麼做是否「有違人道」？所幸經過一番委婉的解釋後，我們的立場終於爲大多數的銀河成員所接受。

「14－3－26」漂流物情況則似乎要比泰納事件複雜，我們的第一個反應是：情願這件事沒有發生。是的，我們確實這麼抱怨過。本銀河的諸多問題，已經够身爲仲裁者的我們疲於奔命了。而這艘漂流物——天知道它爲什麼會出現在這裏——使我們頓時成爲銀河矚目的焦點。因爲這個東西（我必須再重複一次，天知道它爲什麼會出現在這裏？）來自宇宙的另一邊，一百億光年外的一個銀河系。

在這孕育萬物以及促成所有事情的宇宙裏，單只銀河數目便有一千億個之多，而每個銀河又各自擁有數千億顆星球，想想看這麼個龐大數字背後所隱藏的意義，也許來自宇宙遙遠一端的這個東西帶有某種訊息，所以「14－3－26」漂流物順理

成章地對我們造成衝擊，我們被迫視它爲一種挑戰，並希望能藉此擴展「四度時空物理學」的領域。本來造訪其他銀河原屬下個世紀幾項重大目標之一，但現在爲了它，我們不得不把時間表縮短，而這當然也可能招來某種程度的危險性。不過，事情既已發生，除非發生的瞬間就讓它消失，我們又有什麼辦法？

許多有關的報告爭先恐後地流進資訊部，一項「14－3－26」不明飛行物會議適時召開，本人忝爲會議的六位成員之一，而且是唯一的軍方代表。

會議在資訊部的球形辦公室舉行，立體傳眞機將縮小的林姆星系及漂流物影像傳遞過來。

「主席，各位先生，首先讓我向諸位報告本次事件的處理程序，」資訊部長率先發言：「一〇三七時，也就是在五個小時前，不明物出現在這個方位，星際警報系統發出第一級警報——無徵兆不明物入侵警報，此時，『14－3－26』三個標準距離單位外正好有一艘武裝巡邏艇，」立體傳眞機出現了一艘正在接近漂流物的太空船影像，「我要求它立即轉向，以最大的速度接近目標，同時開放所有頻道給各有關部門，之後，我將軍事指揮權交給艦隊司令部，現在我請麥漢指揮官作進一步

的說明。」

我環顧四周一眼，發現大家都把視線投向我。會議主席中央執政團的輪值總理柯寧對我點點頭，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是位著名的星際戰略學家。三個世紀前，那場決定性的「波次皮拉克普班戰役」中，親率一支勇敢的遠征軍，利用了當時猶在理論階段中的「蛆洞路徑」(可想而知，此次突擊任務的危險性，在那以前，不少實驗船進入蛆洞後，就不知所終。）柯寧總理的信心和卓越領導才能是波戰役的致勝關鍵，當他的艦隊突然由敵陣後方冒出時，野心勃勃的波次皮人簡直嚇壞了，在他們的電腦尚在絞盡腦汁尋找一個適當的解釋時，柯寧的「介子光束網」已經罩住了每一艘敵艦，波次皮人只剩下投降一途了。

「主席，諸位先生，」我按下傳眞機的按鈕，「請注意，我們剛剛見到的是五小時前的錄影。此刻，在『14—3—26』區，目標已被完全鎖住，它逃回蛆洞的可能性完全沒有。我們的第三批調查小組正在工作，現在大家再看看現場的情景……」

平臺上現出一艘形狀怪異的小型太空船立體影像，鏡頭逐漸放大，並在太空船四周繞了一圈，最後進入船艙內部。

竊竊私議聲停止後，我繼續說：「由於本會議的性質，我必須把影像倒回五小時前的巡邏艇上，並藉此說明艦隊司令部在處理類似事件時，所採取的每一項規定步驟。我接過指揮權後，立卽下令『15—4—27』區域的三艘力級巡航艦，要它們儘速前往四、八光分距離的目標。同時，我請求林姆星上的科學院派遣一艘研究船加入艦隊，他們立卽照辦……」

到此爲止，我已經成功地向會議暗示艦隊司令部在處理這件重大突發事件上，沒有任何可非議的地方。由於承平時期過久，我不免擔心艦隊會有反應上的問題，而且傳言偉大的柯寧最近對我頗有微詞，經過一番審愼的反省之後，我認爲毛病出在自己對待低度開發星球的態度上，我輕率地讓星球上的人視我爲「上帝」，這點深爲柯寧所厭惡，他認爲高度理性生物絕對要避開扮演神的誘惑，這個我當然同意，可是套用一句老話，「沒有生物是十全十美的」，我們不能要求非我族類必得依照我們的「理性的歷史」來進化，以我個人經驗來說，宗教情緒或許也能產生意想不到的效用，只要能替他們找到一位合適的「上帝」。

不過，在對待「14—3—26」漂流物事件上，我想我和柯寧的態度是一致的。

我們都會努力地排除個人主觀立場，畢竟這東西是個眞眞實實的科學上的存在，不比那些心理狀態複雜的所謂智慧生物。

我把思緒重新集中到面前的問題，繼續簡潔、扼要地敍述巡邏艇和目標的首度接觸。

一〇四三時，目標進入巡邏艇的光束武器射程之內。巡邏艇停止前進，打開防護罩，進入備戰狀態，艇上分析電腦對該目標作一初步掃描分析，獲得的資料如下：該不明物爲一小型核子動力飛行器，金屬外殼，無生命跡象。

一〇五五時，目標接近至目視距離，巡邏艇以光束網將其鎖住。

一〇七八時，一組機器人彈射至漂流物表面，發現目標動能已完全喪失，金屬外殼爲早期的鈦合金製成，以及一片簡陋的太陽電池板，目標並散發大量輻射線。金屬外壁有一塊識別標誌，此標誌爲一四方形著色圖案，不屬於本銀河任一星球。至此，由能源型態、船體結構及識別標誌已可確定該飛行器來自另一個銀河。此時，我便將所獲資料呈報總理，並奉令籌備召開這一次會議。

「很感謝諸位能準時趕到。」我說，「事實上，情況已經有了明顯的轉變，這

一不明物入侵事件，意外地演變成一項科學上的挑戰。」

「所以，本次會議不具國防會議的性質，」柯寧打斷我的話，「諸位等下討論時，態度無須太嚴肅。」

「謝謝總理先生，」我笑著說，覺得會場氣氛開始輕鬆起來，「總理希望這是一場學術性的討論會，本人深有同感，套一句軍事用語『畢竟最危險的時刻已經過去了，前進吧！』」我注意到柯寧臉上泛起了笑意，「蔡院長，麻煩你說明一下技術上的問題。」——

科學院院長蔡勒是位聲望卓著的「高等結構力學」學者。

「我能幹的同事業已克服了所有技術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

在他解說的同時，顯像平臺上出現科學院人員登上太空船的影像，如前所述，這艘船不僅原始（主要動力來源爲一具粗糙的小型鈽原子爐），而且小得可憐，笨重的金屬儀器佔據了整個船艙，科學院人員必須彎下腰來工作。

「我的同事上船的同一刻，林姆星的拖船開始起程，現在大概到了吧。」傳眞機又回到了現場。果然，漂流物的上空出現了那艘拖船，從它的腹部伸出一只吸

盤，吸住了漂流物的艙蓋，然後掉轉頭，緩緩駛離「14—3—26」地區。「我們計畫將它拖回林姆星軌道上的科學院工作站，如果有興趣，會後我將很榮幸陪伴各位一同前往。」蔡勒說：「我們登船人員首要工作是調查這艘船究竟來自何處，這也是大家最感興趣的問題，現在詳細的報告已經整理好，就在諸位桌上。」

我面前會議桌上的一小塊桌面，斜斜地立起，成了一塊螢幕（資訊部的這種設計頗令人激賞），調查報告迅速掠過我眼簾：

「14—3—26」不明物調查報告

測量船內通過超級空間所形成短暫的「時空連結區」——此區爲由純重力能介子組成時空彎曲壁的結構。該結構一經測量儀器接觸立卽消失。在角向度上的三點曲率爲四五一二。如此一量度正確無誤（註：經檢驗測量儀功能正常），依照蒲希尼克換算表，被測物來自一百億光年外的銀河系……

報告簽署人

科學院高級研究員等

議場內一片靜寂，我把眼睛閉上一會兒，試著去想像一百億光年外的情景。最近的銀河離我們有三百萬光年，在這一片浩瀚的眞空中，只有極少數漂浮的氫原子，而我們尙未達到完美的理論並不允許兩個銀河間的旅行，由重力能介子構成的蛆洞在我們的理論中無法和其他銀河的蛆洞連結。但漂流物的出現推翻了上述的觀點，銀河之間必定有一條以上，我們無法了解的通道，這種通道連結了宇宙的所有銀河，使成爲一個整體——多麼震撼的挑戰，光只想像就令人興奮無比。想想看，藉著這種通道，我們可以遠達宇宙的邊緣，去經歷星球以超光速飛離的奇事，也許我們可以因此發現另一個宇宙。

「康其敏，你的看法呢？」柯寧的聲音將我召回了現實。

「我剛剛迅速地計算了一遍，除去測量儀本身的極限不談，我同意科學院諸位先生的結論，」康其敏是位著名的銀河物理學家，他的表情甚爲凝重，「這次事件無疑的是自從音拉士期提出『蛆洞網路十四組方程式』理論以來，對學術界最大的震撼，我個人以爲今天舉行的這次會議將成爲歷史性的紀錄。」

他的話顯然振奮了大家。我觀察了幾個人的反應，尤其總理柯寧，他的臉上掠

過一絲神秘的歡欣，我想我沒有看錯，他大約已有腹案。柯寧以善於當機立斷聞名。不過，我並不擔心，「14—3—26」事件轉變爲非軍事問題使我鬆了一口氣，我不是不相信艦隊處理軍事問題的能力，而是——我不信任執政團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他們嚴苛的效率評估標準對職業軍人是種侮辱，我這麼說絕非信口雌黃，我對待低度開發星球的態度招致嚴厲的批評（有人告訴我，批評最厲害的是柯寧）就是個明證。「14—3—26」事件，以我的立場，最好在執政團之間引發一場激烈的科技發展方向的論爭，把那些人的精力耗費在無窮無盡的理論爭辯上，而少來干涉我和我的艦隊。

會議繼續進行，我則繼續考慮某些於我有利的可能性，因此臉上禁不住浮起了笑意，然而很要命的，我卻忽略了柯寧一直在注意我的事實。我後來猜想，大概就是這個時候，我引起了他的疑心。

會議結束後，我們一起前往軌道上的科學院工作站，在那裏我又犯了一項錯誤，我用極爲輕浮的口氣（以柯寧的眼光看）說了一句話：

「我不認爲一百億光年以外的那些人對我們會有敵意。」

過了兩天，第二次會議在工作站召開，這次與會者十倍於第一次會議，而且簡直就是場熱鬧的學術研討會。我料想不用多久「14—3—26」事件將成爲本銀河最熱門的話題。我在會場中繞了一圈，和幾個討論小組的人員打了招呼，便溜了出來。

我有種對著星空思考事情的習慣，儘管我擁有全銀河速度最快、威力最強的艦隊，我依然對百分之九十九我們從未駐足過的星球感到敬畏與好奇，每逢途經一顆亮麗的無人星球，我會命令太空船慢下速度，藉著目視和影像傳眞機剝下它神秘的外衣（很有意思的，銀河中沒有兩顆一模一樣的星球），並且幻想著居住於其上的情景，有些星球由於地面氣體密度過大，產生「超曲折性」，在其中可見光線實際曲折超過九十度，因此，你站在地上會看到行星的全部表面，因爲光線幾乎以圓形進行，而不是以近乎直線進行。有些星球光憑外觀就够令人著迷，譬如幾顆連座的星球由於靠得太近，星球上的物質會互相對流，造成一幕非常迷人的奇景。還有些星星，好像具有人一樣的個性，有的優雅地在軌道上運行，有的則因爲自轉得太厲害而成爲扁平狀。凡此種種，都使我自覺比地面上的人快樂。

總之，我一點也不後悔離開會場。我站在軌道太空站的窗口，觀賞著美麗的林姆十二顆衛星，以及背後沉靜、和諧的天體。隨後，我沿著太空站的環形走道散起步來，在靠近停泊凹坪的一處窗口，我見到了一個熟悉的背影，是銀河物理學家康其敏。

「麥漢指揮官，你也溜出來了？」

「是呀，我對學術討論沒什麼興趣。」我說：「你呢，你難道——」

「我出來看星星，說起來你一定不相信，我難得有機會到上面來。」

「爲什麼？星際旅行這樣方便。」

「第一，我習慣待在研究室，第二，對物理學家來說，從方程式中能知道更多的事。譬如蛆洞，卽令你進出無數次，你也不清楚它是什麼樣子，對不對？」

我點頭同意他。「那麼你對那艘漂流物的看法？」

「不要給一百億光年這個數目字唬住了！」康其敏笑了一下，「相信不久以後，我們一定能找到那條路徑。」

「眞有那麼重要？」

「柯寧認爲很重要，儘管我們的科技程度領先整個銀河，但仍需要不斷的刺激。」

我知道他的意思，柯寧是那種永遠不會停下來喘一口氣的人，只要他當權的一天，大家就會有許多事情好作，卽令在承平時期。

我和康其敏沉默地凝視著窗外，過了好一會兒，康說：「你知道『14—3—26』的製造者嗎？」

「我不知道，」我回答，「資訊部的語言專家翻譯出來了嗎？」

「來自一顆叫『地球』的星球。」

「地球？很奇怪的名字，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誰曉得，」康其敏說，「麥指揮官，你有興趣去找它嗎？」

「別開玩笑了，」我說，「這不是我的事。」

*

由柯寧對這件事的態度，我猜想他可能有意親率一支遠征軍去找「地球」，這

對他的聲望會有幫助，儘管他的聲望已經是本銀河最高的了。許多重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應他的要求，從我們的每一個星球殖民地飛來（爲了靠近蛆洞的便利，「地球計畫」的作業地點便設在林姆星上的軌道科學站，同時自別處調來六座大小相似的科學站，連結起來後，看來就像一座大城市）。我則奉命給予該計畫一切必要的援助，其實我的艦隊能派上用場的不過是幫忙載貨和護航而已。我儘量配合科學站的氣氛，忙碌起來。不過，身爲軍人，對那些平民活動，免不了的，顯出漫不經心的味道。在這期間，我和柯寧碰了幾次面。每一回，他總是這麼問我：

「麥漢，有沒有什麼困難？」

「報告總理，一切都在掌握中。」

「那就好，保持全天候警戒，全銀河都在注意我們的進展。」

一個關於時空彎曲壁上的重大問題解決時，科學站上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慶功宴。爲了表示我全心全意支持這項計畫，我特地從阿曼酒星運來大批好酒，這個星球的酒暢銷全銀河。柯寧也出席了，在宴會中他神采飛揚，好像剛剛打了一場勝仗（雖說所有戰爭都已在三世紀前結束，但人民仍不時在錄影上看到那些著名的戰

役）。竭力保持鎮定的我，也被那種興高采烈的氣氛所感動，我破例地喝了一口酒（在這之前，我是滴酒不沾的），覺得自己也有點功勞。

第二個角向度曲率上的障礙克服之後，工作的速度突然地加快。這個時候，我奉命到桑定第四十六號星球執行一項任務，四十六號是顆低度開發星球，我「被迫」又扮演了一次上帝的角色，我使用了一點小手段加深當地人對「唯一眞神敎」的好感，這個敎派據我觀察是該星球數百種宗敎中，敎義最和平的一種，自然對一些行動過激的敎派，我也略予薄懲，柯寧曾批評這種作法，但他無權干涉地區指揮官的權宜措施。我們無法給這顆星球太多的時間，畢竟本銀河裏還有幾萬顆同樣狀況的星球呢。

我返回科學站後，第一艘實驗無人探測船正待進入蛆洞，每個人都屏息靜氣地等待結果。我命令座艦駛向蛆洞邊緣，目睹探測船進入，然後消失。在這一瞬間，我對宇宙的諸端奧秘，覺得困惑，我想，或許眞的有位上帝也說不定，假如有，祂會是個什麼樣子？祂的智慧和科技比我們先進多少？祂對這一切又有什麼樣的感想呢？

我座艦四周靜靜地排列著數十艘大小不等的太空船，柯寧也來了，他的座艦漂亮得像顆寶石，擁有這類空中花園型遊艇，本銀河裏不出五十個，不過，這也沒什麼好驕傲的，這種船禁不起我的輕型戰艦一擊。

過了一段難以形容的緊張時刻，探測船忽然從蛆洞中冒了出來，像自水底湧出的氣泡。頓時，傳眞機爆出一片歡呼聲。成功了！我們成功了！一項歷史性的壯舉！一次跨越銀河的勝利，一次超級物理學的重大突破！我們辦到了，這個值得驕傲的時刻——我聽到了自己的歡呼聲。

*

毫無疑問的，執政宮是我們母星上最壯觀的建築，這座日夜發出燦爛光芒的銀色金屬錐體，高聳的錐尖直達天際，象徵著人類工藝技術的極限。我佇立臺階上，在巨大的陰影中，沉思了一會兒，想著柯寧爲什麼召見我，在傳眞影像中，他的表情嚴肅，微抬的下頷，似乎發出一種金屬光澤，我恭敬地瞧著這張臉，突然間，我彷彿感覺到他的眼裏掠過一絲憐憫的光芒，也許我看錯了，我希望我看錯了，眞是

個敏感的傢伙！我對自己說，柯寧即使不喜歡我，也不能對我眞的怎麼樣，因爲執政團還有另外十一名總理。

「您好，麥漢指揮官，」昇降梯說，「聽候您的吩咐。」

「我要見總理柯寧先生。」

「麥漢指揮官，您在總理的召見名單中，祝您此行愉快。」

「謝謝。」

柯寧辦公室的擺飾全由一種微藍的透明金屬製成，訪客猛然一瞧，會覺得他好像坐在半空中，柯寧就喜歡這一套。

「知道我要你來的理由嗎？」柯寧說。「我希望你接受這件任務——到地球去。」

「啊！」我輕呼一聲，「總理先生，爲什麼是我，您還有其他廿五位地區指揮官。」

「這樣說好了，我所以選你，是由於你對待低度開發星球的態度，我雖然不很贊同你扮演上帝的角色，但地球是個例外。」

「我不懂您的意思?」

「『14—3—26』漂流物有一段錄音，」柯寧停頓了一下，似笑非笑地看著我，「——上帝救救我們，不管祢在何處——」

*

為了這次任務，我親自挑選了六名能幹的部下。

姚靖：動力工程。

辛克雅：船體結構。

莫理民：天文導航。

沙賓：通訊。

昆：維生系統。

皮克林姆：武器。

這份名單意外地增加了一位——銀河物理學家康其敏，他費了一番口舌，說服了柯寧。我告訴他，此行危險性甚大，他不以為然。

「反正，」他說，「我在這個鬼星球也待膩了。」

坦白說，我很歡迎康其敏的加入，他的理論專長正是我所欠缺的。

要準備的事出乎想像的多，而且我還得耐下性子和民間單位打交道。終於，我們的太空船「榮耀號」帶著整個銀河的期待和祝福，緩緩駛離林姆星的軌道太空站，航向一個不可知的未來。在抵達「14—3—26」蛆洞之前，我說了這麼一段話：

「我確信這項偉大的壯舉，將使諸位在歷史上留名，諸位勇敢的行為不僅促成一次科技上的重大突破，更將開拓本銀河的視野，以及把友誼與和平的訊息傳播到宇宙的每一個角落。進入蛆洞時，太空船便在同一瞬間進入超級空間。諸位必須明白，在此空間內，每一件發生的事都是同時，此區域既無過去，又無未來，僅有永恆的現在，我們將在下一刻的現在抵達彼岸，雖然事件過後，身心狀況可能會受到輕微的影響，維生專家昆將使大家在最短的時間內復原。此外，最重要的一點是，在進入前，每個人必須保持最佳的反應狀態，在一瞬間接受並反應猝然改變的環境，譬如，出現我們眼前的是一顆質量大得足以使逃離速度過慢的太空船墜毀的星

球，大家必須不加思索立即讓太空船衝出這顆星的磁場。」

正確說來，蛆洞並沒有明顯的標誌，它只有位置。是的，它一直就在那裏，張著巨大的、無底的嘴，隨時吞噬和吐出任何物質。榮耀號小心、緩慢地靠近，然後陷入其中，立刻被吐了出來，陷入和吐出同時發生。

理論上說，樂耀號已經抵達這座離我們一百億光年的銀河。幸運的，榮耀號並未碰上巨大的星球或是燃燒的太陽。太空船被美麗、寧靜的天體所包圍，艙內每一個人都屏息地瞧向窗外，過了好一會兒，我收回視線。

「昆，你檢查一下每個人的生理狀況。」我說，然後回過頭命令負責天文導航的莫理民把太空船所在的方位圖拿上來。

「報告指揮官，我們現在的方位和無人探測船相同，也就是說，準確無誤地抵達目的地，」爆起一陣歡呼，「我們面對的星系爲標準的單一恆星系。九顆行星和他們的衞星以及許多小行星與慧星等繞著一顆太陽運行。此太陽距銀河中心約三萬光年，銀河直徑約十萬光年，厚度約一萬光年，本銀河並以極大的速度繞著遙遠的宇宙中心旋轉。」

「沙賓，將安全抵達的訊號發送回去。辛克雅，船體的情況如何？」

「報告，無損壞。」

「動力呢？」

「正常！」姚靖回答。

「皮克林姆，武器？」

「正常！」

「好極了，啓動太空船，先繞著右側的星系慢慢轉一圈。」

指揮臺右側窗口出現了地球所在的太陽系。

「好漂亮的地方！」康其敏說：「麥艦長，你見過比這漂亮的星星嗎？」

「見過，不過沒有比這更寧靜的了，它看起來毫無生命跡象。」

「現在怎麼辦？」康問。

「過去看個究竟。」我回答。

*

榮耀號小心地接近太陽系的行星，這些行星由於受到太陽引力的約束，而在近乎圓形的軌道上規則地運轉。第九顆行星，是表面覆蓋一層甲烷的結冰星球，隨伴著一顆有它一半體積的衞星。接下去是一顆表面大半被薄霧所籠罩的氣體狀行星。第七顆行星，它的周圍有九條由岩質粒子形成的黑暗細環，及五個衞星。接著的這顆星有美麗的光環和許多各式各樣的小衞星。然後是一顆表面有聳立的火山、大峽谷和沙暴的星球。最後，我們終於看到了第三顆行星，我們的目的地——地球。

地球！地球！地球！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嚷了起來。

那是一顆藍白相間的美麗小星球，怎麼樣也想像不到，從那裏發出的呼叫竟穿透了半個宇宙。

我下令全船進入警戒狀態，準備作初步接觸，所有人員和機器開始忙碌起來。傳眞機傳來地球逐漸放大的影像。

「這顆星外表看來是這麼平靜，」康其敏對我說，「很難相信這麼個平靜的地方，會漫無目標地向宇宙求助——上帝救救我們，不管祢在何處。」

「也許它遭遇了某種不可抗拒的天災。」

「不可能，無人探測船帶回來的資料說，這個太陽系最近並未受到慧星或大隕石一類的干擾。」

「那只剩一個可能；不是可怕的疫病就是戰爭。」

「我希望是疫病，」康其敏說：「從跑到我們那裏去的漂流物來看，他們的科技卽使不很高明，但已足夠毀滅自己。」

一座漂流的環形太空站進入我們的識別區，爲了審愼起見，我下令打開防護罩，同時以光束網將它鎖住。

「發射探測球！」

探測球射出，進入太空站，迅速地在裏面轉了一圈。

「奇怪，看不到生物！」康其敏說，「一座廢棄的太空站，結構嚴重受損。」

「根據我的經驗，這裏像經歷過一場戰爭，」我說，「姚靖，我們再繞一圈。」

有一會兒，艙內無人說話，我們似乎遇到一個正處於戰爭狀態，或是已被戰爭所癱瘓的星球。太空站的毀損現象解釋了「14—3—26」漂流物出現的原因，據我推測，可能是這樣的；一羣靈智未泯的科學家，把求救信號偸偸輸入他們的星際探

測船，而由於某種原因，也許遙控太空船的指揮中心被敵方摧毀，也許出於這羣科學家的有意安排，這艘太空船便漂出了太陽系，而莫名其妙地陷入蛆洞中，然後出現在一百億光年外我們的銀河系。

榮耀號離開第一座太空站，繼續在地球的靜止軌道上搜尋。接著我們又發現了另一座毀損的太空站，由其截然不同的構造，這兩座太空站明顯地分屬於兩個不同的單位，因此，我們判斷地球應該不是被一種力量所控制。不過，第二座太空站受損程度較輕微，它尚能利用僅餘的一小片由太陽電池板獲得的能量傳送電訊（跟天文氣象有關），同時接收地面某處的回電，令我們驚訝的是，這些回電（經由我們的電腦解譯出來）總是重複著這麼一句話，「繼續執行任務，等待修護小組上去。」然而，顯而易見的，修護人員從來沒有上來過。

除此之外，軌道上還散佈著無數的金屬碎片，以及相信是小型飛行器或是人造衛星的殘骸。我和康其敏一致同意，這個地區發生過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我們所看到的，毋寧是一處太空墳場。

於是，在這條軌道上，我要榮耀號降低速度配合地球的自轉週期，這樣，我們

和地球的相對位置就等於靜止了，然後，我們開始對地面上發出微弱電波的某處作鉅細無遺的掃描。

掃描波輕易避開來自地面的有意干擾，使顯像儀上現出一座龐大的軍事基地，猙獰的金屬骨架散佈在各處，此外，基地上空佈滿了致命的幅射線、高溫，以及強烈的粒子撞擊反應。

毫無疑問的，此地正處於戰爭狀態之中。然而，我們的生物探測器截至目前為止仍未找到任何生命的跡象，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正在考慮著是否派遣一組人員下去時，通訊員沙賓叫了起來。

「快看！有個東西從西北方飛過來。」

那是一枚速度緩慢，構造簡單的導向飛彈，它的目標顯然是那座軍事基地。但是尚未到達基地上空卽被一道由地底射出的核子光束擊落。我們看到地面的一道門打開又迅速關上，不過，在極短的時間內，我們已經偵測到這地底下的建築，而令人驚訝的是，地下部份竟十倍於地上建築。

我決定下去看看。

武器和裝備迅即備妥，皮克林姆、昆、我另加上康其敏（他堅持要下去）共四個人，搭上一架小飛碟，預備降落地面。就在這時，沙賓又來了報告，軍事基地也發射一枚報復飛彈，而且朝著我們太空船的方向飛來，不過它卻在待機軌道上盤旋著，企圖躲開敵方的偵測，我要沙賓追蹤它。

「實在令人困惑。」康其敏咕噥著。

「自動化戰爭，」我說，「我們下去找出背後操縱者。」

「可是，我們到底應該幫助那一邊？」

「較理性的一邊，」這是我處理類似戰爭的一貫原則，「當然還得先觀察一陣子。」

「有道理，」康其敏說，「難怪柯寧總理會選上你，處理星際紛爭是一門大學問。」

「那是星際法庭的事，」我糾正他，「我是職業軍人，只服從上級命令。」

「對不夠資格向星際法庭申訴的低度開發星球，你有全權處置的權力，麥指揮官，是不是？」

「話是這麼說，我也有自己的原則。」

「上帝的原則？」

「你不同意？」

「我認爲上帝是個非理性的觀念，不要忘了我是物理學家，不過我也不怎麼贊成柯寧那種無彈性的態度。」

「謝了，」我說，「給我足夠的時間，我能證明作法正確。」

「就像加里汗事件，你袖手旁觀，讓交戰各方同歸於盡，然後你才幫助劫後餘生者重建文明，可是你在報告上說要回復舊觀，需要一千三百年，老天！多漫長的等待。」

「你有更好的主意嗎？」

「我不妄加評斷，我剛剛說，我不代表任何一方，我雖身爲柯寧的顧問，卻也無權干涉你的任何行動。我純粹基於好奇，對上帝的好奇。」

「我會滿足你的好奇心的，」我哼一聲，柯寧的顧問聲明他不代表任何一方，誰能相信？我想我得謹慎些，「辯論到此爲止，我們下去吧。」

小飛碟悄無聲息地下降，我們進步的隱形技術依舊使地球人毫無所覺，對他們來說，太空船和飛碟過去和此刻都不存在。

「報告指揮官，是不是要直接進入基地？」皮克林姆問。

「等一下好了，先降至對流層再說。」

從對流層可以目視下面的平原、山脈和河流。我們在基地上空繞了一圈，然後跟隨一小隊約有八架像鳥類的飛行器，這些鳥速度極爲緩慢，駕駛皆爲金屬製造的機器人，我們一度靠近，那些表情嚴肅得可哭的機械人出現在窗口，當他們似有所覺時，我們便迅速地退開。

鳥型飛行器經過一座廢墟上空（這座廢墟百分之九十的建築物已被摧毀，無生命跡象），從地面射出了三枚飛彈，擊落了它們中的三架。

「沒有作出閃避動作，」康其敏說，「這些機器人實在笨得可以。」

「這麼一路下去，我看這批機器人到不了目的地。」

「要不要給他們一點幫助？」

「不！」我回答，「我們對整個情況尚未十分了解。昆，替我聯絡母船。」

軌道上母船給了我們更進一步的資料：這顆星球百分之九十九的水源和陸地遭受嚴重的輻射污染，未發現高等生物存在，只剩下一些植物和低等生物。火山活動激烈，大氣層中佈滿岩灰，地表溫差極大，海嘯和颶風頻率增高。總而言之，這顆叫做「地球」的星球情況非常惡劣。

我們尾隨的那隊鳥型飛行器繼續前行，途中又因機器故障摔毀了兩架。

目標在羣山之間，是座隱蔽良好，深入山脈由電腦控制機器人操作的自動化工廠。飛行器在這裏又遭受地面飛彈攻擊，最後只有一架得以投下炸彈，但那是一枚小型原子彈，立即把整座工廠炸毀。

「眞不可思議，」康其敏說，「一場無聊的戰爭。」

「較進步的戰爭型態是人遠離任何戰場，破壞的只有物質，不過地球人顯然是第一個受害者，」我說，「我相信一定還有倖存者。」

「找到他們之後呢，指揮官？」

「看情形，」我想了一下，「先把這些戰爭機器毀掉，清除輻射塵，幫助他們重建家園，這樣我們就能給這銀河一個好印象。」

「和平及友誼，」康其敏喃喃地說，「是多麼複雜的事情啊。」

在我們折返軍事基地途中，又目睹幾次小規模的地面戰鬥。戰爭很快結束，地面留下一堆破碎的金屬廢物。

「後方一定得拚命生產這些玩意兒才行，」康其敏說，「否則趕不上消耗的速度。」

「一切問題的答案大概都在那座基地的地下建築裏。」我說。

*

太陽繞到地球背面時，我們的小飛碟降落在基地上。

我們找到那一處光束粒子的發射口，僞裝的泥地下是一層厚厚的活動金屬板。皮克林姆的工具輕易地將金屬板燒穿，一道黑烏烏的垂直管道出現眼前。

「打開反重力裝置及保護盾，」我說：「皮克林姆，你領頭。」

四個人魚貫地降落，包住光束粒子砲的發射管是個封閉的圓柱體，因此我們不得不再射穿一個洞口，進入一條斜向下伸的甬道。甬道壁上每隔一段距離裝置了一

隻監視眼，不過我們的防護盾令這種構造簡單的顯像機形同虛設。

「昆！打開掃描器。」

掃描器顯像幕上出現地下建築的平面圖。

「告訴我控制中心的可能位置。」我對掃描器下達指令。

平面圖上立卽浮出一條紅色的路徑指標，有這個東西，卽令這是座地下迷宮，也不致使我們迷路。

許多甬道在我們面前展開，許多房間、工廠、儲藏室、軍火庫被我們拋在身後，至少有十個以上的好奇機器人被我們擊倒。

「就是看不到半個人。」昆失望地說。

「早知道，派一組機器人下來算了，」皮克林姆說，「我從沒到過一個完全被機器人統治的星球。」

「這是有可能的。」康其敏說：「在這麼浩瀚的宇宙裏，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

「康其敏先生，您認爲這個星球究竟發生什麼事？」

「目前還很難說，不過……」

「我碰過類似的一件事，」我打斷他的話，「一顆開發中星球曾向我們求助，他們在第六次工業革命時，出了差錯，大量生產『智慧型機器人』的結果是，人類變得懶惰而愚蠢，不再認眞地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凡事依賴機器人，以至於機器人認爲可以取代他們，悲劇便發生了。」

「什麼樣的悲劇？」康其敏問。

「假造統計數字，有計畫地消滅人類，直到陰謀無意間被拆穿。」

「你怎樣幫助他們？」麥漢指揮官。」

「還能怎樣？」我笑笑不答。

我懶得去回憶它，那是件不值一提的事。我不是去從事一場戰爭，我只是去拆毀一堆不合規格的機器，我的部下沉默而厭惡地執行他們的任務，人人自覺像是工廠作業員。

控制中心是座龐大的螺旋狀建築，我們進入時遭遇到一點小小的抵抗，安裝在壁間的雷射槍和機器警衞朝我們開火。但皮克林姆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令所有的防禦

癱瘓。

副電腦組和中心操作員在失掉能源供應後，停止一切活動。除了一座跳動着閃光的主電腦，它高高地躺在螺旋梯的頂端，這個傢伙是主要的目標，它的肚子裏有我們要的答案。

「還會不會有抵抗？」康其敏對剛才的衝突有點擔心。

「不會了，」皮克林姆回答：「很抱歉嚇了你一跳，我沒料到中心的防衞如此嚴密，不然，我在門外就能把它們完全解決掉。」

皮克林姆率先登上螺旋梯。

「你們是什麼人？」電腦問。

「外星人。」我經由語言交流機回答，這部交流機剛剛從副電腦處學會了它們的語言。

「你用什麼方法控制中心？」

「很簡單，截斷你們的能源。」

「你們有什麼目的？」

「我需要資料，關於這個星球的所有資料。」

「拒絕，沒有指令我拒絕合作，如果你們要強行輸入，在所有防衞措施無效後，一秒鐘內，我會自行焚毀。」

「眞的嗎？」我冷笑一聲，對皮克林姆下令，「制伏它！」

皮克林姆自背包取出一只手掌大小的「單向資料攫取機」放在主電腦的外殼上。攫取機慢慢地在金屬表面上爬行，似乎在尋找一個方便下手的地點。這只小東西是「包德利特殊用具公司」出品，專門用來對付那些頑固的、自以爲是的電腦。

攫取機繼續爬行，然後一下子爬到電腦背部。過一會兒，電腦開始說起話來。

「住手——請住手——不管什麼東西都請住手——不管什麼東西——我能察覺得到，我能察覺得到——我正在喪失認知和辨識能力——我能察覺得到——」

之後，電腦的聲音突然改變，變得異常朦朧而遙遠。

「同志們好，同志們好，我是明可斯基七四○○型電腦，我是目前最進步的電腦，我是在國家科學中心製造的，我的任務是在非常時期接替癱瘓的政府處理事務，我現在聽從包德利同志的指令……」

「包德利是誰？」康其敏問。

「是剛剛那個小東西的製造商。」我回答。

「哈，」康其敏笑了起來，「這小東西眞厲害。」

「我是包德利，」我接過遙控裝置，「我命令你誠實回答底下的每一個問題。」

「是的，包德利同志。」

「非常時期從什麼時候開始？」

「西元一九九九年。」

「原因？」

「由小規模的地區戰爭開始，戰火在中東、東南亞點燃，然後蔓延，最後演變成兩大超級強權的直接對立，一場大規模的核子大戰於是爆發。包德利同志，請參照螢光幕的解說。」

螢幕上出現片段的錄影、圖片與統計數字，配合主電腦的解說。根據單方面的說法（該項資料的輸入者爲兩大超級強權之一），在地球的廿世紀末，愚蠢的敵方——腐敗的資本主義集團，正偷偷地把髒手伸進開發中國家，打算污染他們的靈

魂，腐化他們的社會。在這種情況之下，社會主義國家——以蘇聯爲首——自然不能坐視，於是地區性的戰爭發生了，然後隨之增高，由傳統武器演變成小型核武器的對抗，由小國的軍事衝突擴大爲聯盟與集團的戰爭，全面性的核戰開始。這一場戰爭持續了卅年，雖然超級強國發展成功反制核武的防禦飛彈和粒子光束武器，但也只能保護幾處特定的目標。然而，輻射塵、大氣的不良反應、生態環境嚴重的污染，徹底破壞了生存條件，從海洋到陸地，高等生物遂逐漸地絕跡，最後地面上再也看不到一個生命體。

「明可斯基，是不是你的程式設計者忽略了告訴你如何結束這場戰爭？」

「不是的，包德利同志。我的指令中從來沒有『結束』這兩個字，我必須遵從的戰爭最高指導原則是——戰鬥至敵方滅亡。」

「不管地球上還有沒有生物？」

「是的，包德利同志。不管地面上還有沒有生物。」

「眞是荒唐！」康其敏說，「我看我們還是離開這個鬼星球算了，遲早這批蠢物會將所有的資源耗盡。」

「等一等——」我想了一下，覺得有些不對勁，「明可斯基七四〇〇，你可曾隱瞞了什麼？」

「包德利同志，我準備回答任何問題。」

我想我可能低估了明可斯基的智力，這傢伙似乎已具備了初級思考能力，所以雖在「小東西」的威脅下，仍能避重就輕地回答問題。

「我剛剛說不管地球上有沒有生物，而你的回答是不管地面上有沒有生物。那麼地下呢？明可斯基你明白回答我的話！」

「我不確定地下的『人工冬眠者』是否可視爲生命體。」

好個陰險的傢伙！

「明可斯基七四〇〇，我命令你提供所有關於地下冬眠者的資料。」

「是的，包德利同志。」

我和康其敏對望一眼，現在總算找到眞正的答案了。康其敏臉上浮起一絲了解的笑意。他應該可以理解，對於低度開發星球，我們最主要的問題是，缺乏足够的處理時間。我們在那些人眼裏老是匆匆忙忙的，老是在趕場，有時候離開之後，反

而留下更多的問題。就拿眼前的地球來說，我們差一點忽略了「地下冬眠者」的存在，而這才是地球問題的關鍵。我希望柯寧能够在場，或者康其敏回去後會向他報告這一點。柯寧要是在這裏，他也會同意，光憑理性的思考並不能解決一切的問題，有時候我們得使些小手段，然後靠着一點點運氣，就像這一回，漂流物、戰爭、明可斯基、冬眠者，所有的問號突然地串聯在一起，只因爲我起了一種非理性的情緒反應，我覺得不對勁。

明可斯基提供的資料令我們大吃一驚。這場表面極盡可笑與無聊的戰爭，並非出於發動者的愚昧，而被自己製造的武器所毀，以至於讓電腦和機器人橫行於地面。不！地球人並不愚蠢，他們只是把智慧誤用了，用在仇恨、戰爭、毀滅對方上面。在此地下建築最深一層的一間大工廠裏正冬眠着一萬三千九百名「社會主義集團」精英，他們之中包括了各行各業的卓越人士，當然還有政客。政客們和社會主義的科學家讓明可斯基作出一項估計：社會主義的各項資源總和及戰鬥意志將使他們在四十年後贏得最後的勝利。然而在戰爭開始後十年，地球被嚴重污染與破壞的環境迫使他們再度擬定一項長期而大膽的「終戰計畫」。該計畫主要有三大目標，

其一：將戰爭完全自動化，逐漸以電腦、機器人取代傳統的戰爭。其二：選擇未來新社會所需的各種人才強制施行冬眠。其三：戰爭結束，世界統一在社會主義下進行的各項建設。

「終戰計畫」的設想近乎完美，然而，由於一項錯誤——人爲的錯誤，計畫的部分內容被洩露了。資本主義集團震驚之下，被迫採取了同樣的對抗措施——儘速將戰爭自動化和選擇一萬五千名冬眠人士。

不！我們不能稱它爲「一場愚蠢的戰爭」，地球人自始至終就知道他們在幹些什麼。

「交戰雙方都估計己方會贏得最後勝利，麥漢，你認爲呢？」

「無法估計，雙方資源消耗率近乎相等，但新礦產和新能源的發現很難預估。」我說：「如果不是時間不多，我倒有興趣看看結果。」

隨後，明可斯基在我們要求下打開冬眠工廠的入口，這是間佔地頗廣，氣溫非常低的冷凍庫，放置了一萬四千只金屬櫃，冬眠者包括老人和小孩及各種頭髮膚色的男女。

「報告指揮官，需不需要復甦一兩個，問些問題。」昆向我請示。

「目前還不要，」我說，「等我們看過另一方資本主義集團再說。」

我們一行人快步穿過這批死屍般的冬眠者，覺得宇宙間眞是無奇不有，而智慧生物的行爲更是千奇百怪。

回到控制中心，我們讓明可斯基恢復操作，但留下「小東西」來監視它，然後大大方方地從另一條路離開地下基地。

*

我們很快地找到資本主義集團的指揮中心，並且使用同樣方法制伏了他們的電腦，之後，在基地附近的一座海底城市找到了一萬五千名冬眠者。

「現在怎麼辦？」回到軌道上母船後康其敏問。

「你有什麼好主意？」

「撒手不管，我討厭這顆星球，」康其敏說，「不要忘了我們主要任務是科學上的。」

「我沒忘記，柯寧希望我們找一處條件良好能設置科學站的地方，地球的情況惡劣，看來已不適合。」

「那就應該馬上離開，到其他太陽系看看。」

「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的腦際突然浮起「14—3—26」漂流物的影像，以及錄下「上帝，救救我們，不管祢在何處」向宇宙求助的那些人。他們的懇求竟然穿越了百億光年的時空，儘管我們能用超空物理學來解釋，但事件本身仍透露出某種神秘的不尋常的涵意。也因此，接到此訊息的人，便背負了某種責任。

康其敏用古怪的眼神望着我，隨卽笑了起來。

「我知道了，你還想過過上帝的癮。」

「話不能這麼說，我們既已插手，至少得作點事。」

「我不反對，」臉上笑意更濃，「我現在總算明白柯寧對你不滿的眞正原因，你是個好管閒事的傢伙，麥漢指揮官閣下。」

「我認爲宇宙中的每件事遲早都會發生關連，我們在此地作的一點事不會沒有

意義的。」

「以物理學家的立場，我同意你的觀點，」康其敏說，「下一步呢？上帝決定施予罪人什麼樣的懲罰？」

*

我不記得我們是多久以前失掉宗教信仰的，歷史書上缺乏詳細記載，只有一些暗示，據說，很久很久以前，出現了一位假先知，他所傳播的福音一開始倒也迷惑了不少人——「諸神居住在遙遠天際那顆最亮的星，信祂們者，死後將獲准進入諸神的殿堂，同窺永生的奧秘。」但後來，他的謊言被科學家揭穿，諸神的殿堂其實是顆溫度高得神鬼都免不了被熔化的超新星。於是，在一夕之間，憤怒的暴民將所有教堂一股腦兒搗毀，宗教便開始式微，乃至於沉寂而終。

但是，據我多年觀察，發現在不少人身上，尤其是終年漂泊於星際間的船員身上，仍殘留着宗教情緒，每當他們碰上不可理解的現象，或是面對壯麗驚人的太空奇景，宗教情緒便油然而生。就像現在，我覺得我即將對地球作的這件事是某種類

似宗教情緒的反應，或者可以說是出於命運的安排吧（從漂流物的出現到解決問題的靈感）唉！我實在沒辦法去深究我複雜的動機。

首先，我命令雙方的中央電腦停止一切自動化作業，銷毀所有的武器以及對機器人下達自毀的指令，接著引爆全部的礦場，及製造工作母機和機器人的工廠。第二步，我在地面上清除出一塊污染最小的區域。最後，我從交戰雙方的冬眠人士中各挑選了三位領袖級人物，我將這六個人置放於潔淨區附近，然後令他們復甦。

「我看不出你的用意！」康其敏疑惑地問。

「我給地球人最後一個機會。」我想其他的船員大約也有同樣的疑問，「這是我們送他們最好的禮物。」

我們從空中監視著這六個人。

這兩批地球領袖甦醒時的反應幾乎相同。先是震驚，但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鎮定，繼而兩組人同樣開起會來，對他們冬眠後的遭遇無法歸納出一個結論之後，便將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現實上，一個人奉派去偵察地形，其他人則迅速地擬定一項探險計畫（從這裏我們看出地球人的智商已接近開發中星球上的生物）。然後開始

前進，由於缺乏必要的裝備（只有身上的衣物和手錶）。他們邊走邊尋找防身武器，兩枝木棒和一根鐵條，另一組情況大致相同，且目標都是我們特地淸除的那塊區域。

「你打算讓他們碰頭？」康其敏問。

「不錯。」

「你知道後果？」

「我不知道。」

「這會很有趣，我眞等不及看到他們相遇後的情景。」他興奮地說。

我們仔細地觀察兩批人相遇的反應。令人驚訝的是，這些人同時丟掉手上簡陋的武器。

他們面對面地互視了一會兒。

「我是美國總統柯紀德，這是我的特別助理約翰索普和國務卿史坦利•強生。如果我記得不錯，你是蘇聯總理。」

「不錯，我就是沙基•維諾格拉杜夫，這一位是我的國家安全局長格里賓諾

夫，這一位是國防部長安得洛波夫。」

「因爲是非常時期，我希望使用我們都能了解的語言英語會談，總理先生，你有意見嗎？」美國總統說。

「我建議大家先坐下來。」維諾格拉杜夫用英語回答，開一次圓桌會議。

他們圍坐在草地上。

「我認爲閣下必定明白目前的處境，」美國總統狡猾地說，「貴國戰敗了，我安排大家在此地見面。」

蘇聯總理聽完大笑起來，「老柯紀德，你眞會說笑話，事實上是貴國戰敗了，我們使你復甦，格里賓諾夫同志，你唸一份聲明。」

格里賓諾夫掏出一張紙，假裝地唸著。（我們看得很淸楚，那是一張白紙）。

「社會主義國家聯盟告全世界人民書：

社會主義國家聯盟在蘇維埃共和國聯邦的領導下，歷經四十年的長期鬥爭，終於贏得光榮的勝利……」

「停止演戲！格里賓諾夫，」柯紀德大聲說，「如果我們雙方的態度不坦誠，

會議就沒辦法繼續下去。」

「貴國的傲慢態度從來就是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礙，」沙基•維諾格拉杜夫說，「從一九九二年起到光榮戰爭開始，貴我兩國舉行的和平談判不下卅次，每一次老柯紀德你總是盛怒之下率先離開會場。」

「我拒絕在不誠實的氣氛下談判。」

「你甚至連程序表都沒看。」蘇聯總理譏諷地說。

「談判從頭到尾只有一個題目：貴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

眼看會議即將破裂，空中的我們不免替他們著急。

「我不懂，」康其敏嘆了一口氣，「雙方都不提目前的困境，是不是都睡糊塗了。」

「兩邊都在試探對方，企圖從對方口中探明眞象，」我說，「我漸漸喪失了耐性。」

「那麼你決定放棄了？麥漢指揮官。」康其敏問。

「大家怎麼說？」我問其他人。

「一幕無聊的政治把戲。」昆說。

「我建議讓這些蠢蛋自生自滅算了。」沙賓說。

「我也不感興趣。」姚靖說。

皮克林姆、莫理民、辛克雅的意見都差不多。

「你呢？」我問康其敏。

「我只有一個問題，我們撒手不管後，他們會怎樣？」

「這幾個人會死於到基地的半途上，地球文明從此消失。」

「這樣做對嗎？」

「依照柯寧的觀點，絕對正確，」我狡猾地說，「以宇宙進化的眼光看，有缺陷文明的消失是很平常的事。」

「既然連你都這麼認爲，」康其敏說，「那麼，再見了！地球。」

「姚靖，檢查所有系統，」我下令，「準備離開地球。」

但就在我們正要告別這顆洩氣的星球時，一件怪事發生了。

在顯像幕上出現了一羣移動的物體，不是生物！是十餘具步伐蹣跚的機器人，

這些機器人可能由於本身的缺陷而無法徹底執行控制中心的「自毀指令」。我們感到訝異，太空船因此延後啓程時間。

機器人的感應器發現了人類，他們笨拙地改變了方向。史坦利首先發現異狀，驚叫起來。

「注意！機器戰士！」

「攻擊資本家！」俄國人注意到戰士的識別標誌。

三個美國人自地上一躍而起，手上抓著早先拋棄的簡陋武器。

「老柯紀德，現在你該明白了吧，誰是勝利的一方。」沙基•維諾格拉杜夫洋洋得意地說。

但機器人已經不聽指揮，竟然先攻擊俄國人，將他們趕得尖聲怪叫。於是地上頓時混戰成一團，地球人和笨拙的機器戰士用最原始的方式互毆。我們靜觀這一幕。

「我不同情這些傢伙。」康其敏表示意見。

地面的戰鬥平息，故障的機器總算被制伏，但六名地球人也已筋疲力竭。

「我相信這一來大家都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蘇聯總理有氣無力地說：「我們都被出賣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柯紀德從地上撐起上半身，「你們三個人怎會出現在此地？」

「你們呢？」

「坦白說，我一點也沒有概念，」柯紀德苦笑了一下，「我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我被放進冬眠機。」

蘇聯總理注視著對方的眼睛，確定他沒有說謊後才開口，「那麼，我想我們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這話聽起來有點荒謬，」安德洛波夫說，「除去反革命份子企圖背叛總理外，有一個可能就是明可斯基起了野心。」

「明可斯基是誰？」

「我們的中央主電腦，」沙基•維諾格拉杜夫說，「從我們莫名其妙地被放在這裏，到出現企圖殺害我們的機器人，這一連串的事，我判斷明可斯基的嫌疑比較

大，反革命份子無能控制電腦，至於貴國，原諒我這麼猜想，如果不是被明可斯基擊敗，就是貴國的電腦也出賣了你們。」

「我不明白，」約翰索普說，「這像是科幻小說的情節。」

「我們高估自已，低估電腦的智力。」史坦利說。

「假如我們暫時同意，共同的敵人是電腦和機器人，那麼是否意味著——」柯紀德審愼地說，「貴我兩國能够締結一項同盟。」

同盟很快締結好了，六個人狼狽地離開樹林，進入一處被核子武器肆虐過的廢墟。

「雖然我預知會有這種結果，」柯紀德面現戚容，「面對此景，我還是覺得很難過。」

「我也有同感，」沙基・維諾格拉杜夫說，「我不懂你們爲什麼要製造戰爭?」

「我沒聽錯吧，」柯紀德說，「地球上每個人都知道發動戰爭的是你。」

「知道的每個人都死了，再說發動戰爭的不是我，是被資本主義迫害的廣大人民。」

兩個世界領袖爭辯間，他們的屬下開始在廢墟中尋找食物，不幸的是，除了幾只生銹的罐頭外，什麼也沒有。

「總統先生，」史坦利說，「我們只找到這些。」

「能吃嗎?這些東西都被輻射塵污染過了。」柯紀德問。

「不吃只有餓死，大老闆。」格里賓諾夫說。

他們坐下來進食。約翰索普很快地吃完他那一份，然後無聊地把玩著那只空罐頭。

「唉呀!」他嚷了起來，「我發現我們在那裏，瑞士!」

接著唸出罐底的文字——日內瓦食品廠製造，日期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四日。

所有人都停下來，一起瞧向罐底，安德洛波夫不小心將罐頭打翻，咒罵了起來。

「安靜點!國防部長，注意你的禮貌，」蘇聯總理斥道，「有誰知道我們怎麼會在這裏?」

「我現在相信這是明可斯基搞的把戲，說不定這批沒人性的雜種正在電視幕前

看好戲。」史坦利絕望地說。

「只有人類才會玩貓捉耗子的遊戲，電腦不會，」約翰索普說，「不過，我不了解俄國人的電腦。」

「明可斯基會用最乾脆迅速的方法解決你們。」安德洛波夫反唇相譏。

眼看爭吵又要發生，美國總統站起來適時制止他們。

「還有一種可能，」柯紀德說，「是上帝把我們放在這裏。」

「這個地球人眞聰明，居然猜到是你，」康其敏吃驚地對我說，「怪不得能當上領袖。」

「他的上帝另有其人，」我回答，「不曉得這個人的上帝究竟是什麼樣子？我倒有點好奇。」

不過，那些俄國人卻一點不爲所動，維諾格拉杜夫還能勉強維持風度，格里賓諾夫和安德洛波夫則瘋狂地笑了起來，嘴裏的食物噴了滿地。

「老柯紀德，你發瘋了不成，」蘇聯總理臉色怪異，「上帝這個時候出現是不合邏輯的，祂應該在上個世紀現身，制止你們屠殺人民，再說祂沒有理由把你我弄到這麼個鬼地方來，開個大玩笑。」

「聖經上預言過，上帝將在世界末日時，下來定每一個人的罪。」

「祂第一個就應該找你，」維諾格拉杜夫說，「怎麼回事？我們放著眼前的正事不作，居然扯到宗教這個無聊題目。」

「宗教是資本主義用來欺騙窮人的。」格里賓諾夫說。

「你們眞是執迷不悟，」柯紀德嘆了一口氣，「我後悔沒有在你們製成粒子光束武器前，就先摧毀你們。」

「太遲了，」蘇聯總理沙基•維諾格拉杜夫說，「我永遠不會相信上帝這個鬼東西存在，我情願相信是電腦搗的蛋。」

「願上帝懲罰我們這些不義的人。」

「別把我扯在裏面，柯紀德，只要地球上還剩下一個人，一個社會主義的信徒，那麼世界就有希望，」維諾格拉杜夫說，「你的上帝是個有害的觀念，我希望能當面告訴祂這一點。」

「祂會的，上帝會從天降下來審判生者死者。」柯紀德說。

「叫祂下來吧！」維諾格拉杜夫哼了一聲，揮揮手，作出結束討論的動作。

這個俄國人對「上帝」（不管他指的是那一個）的不敬態度，令我生氣。於是衝動之下，我作了一件柯寧知道後保險會氣得跺腳的事，我現身在地球人面前。

我身上發出的強烈光芒，令地球人無法逼視。

「你們必須悔改！」我說。

*

我把六名地球人擊昏，再將他們分批送回各自的軍事基地，然後使全部的冬眠者復甦。我相信這麼一來，地球將能暫喘一口氣。至於戰爭若干年後還會不會發生，這我不敢保證。不過，我確信，他們會告訴後代子孫，曾經有位「上帝」在地球瀕臨毀滅時，來過一趟，祂留下了這麼一句話——「你們必須悔改。」

榮耀號太空船緩慢地飛離太陽系，我們注視著那顆漂亮、藍白相間，逐漸縮小的星球。

「再見了，地球。」康其敏說。

「柯寧知道這件事，一定不高興。」我說。

「他不會知道的，我認爲你做得對。」

「那麼，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嗎？」我問。

他審視著我。

「我相信——有。」

「啊！」

「各式各樣的上帝，包括你這一位。」康其敏嚴肅地說。

評註

張系國

「戰爭最高指導原則」，對上帝的存在，提供了另一個稍帶諷刺性的解釋。每個人都企圖扮演上帝的角色。人活著的時候追求權力，死後追求靈魂的不朽，也就是希望變成神，變成上帝。卽使變不了上帝，有機會扮演一次上帝，也是好的。黃凡的小說，就建築在「扮演上帝」這概念上面。

我曾提到過，構思一篇科幻小說，往往可以從以下的問題出發：「如果……的情況發生

了，那麼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黃凡的「戰爭最高指導原則」，便是從如下的問題出發：「如果有人要扮演上帝，會怎麼樣？」

然後他把這問題又稍稍改了一下，變成：「如果有外星人要扮演上帝，會怎麼樣？」

外星人曾訪問過地球，是許多科幻小說及科幻非小說都常常用的主題。例如「外太空的播種者」這本科幻非小說，便強調人的文明可能是由外星人創造的。黃凡在他的小說裏，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問題。他不從人類的角度寫，卻從外星人的角度寫，因此妙趣橫生。小說家撰寫任何作品（包括科幻小說及主流小說），首要工作就是決定敍事者的觀點，這對一篇小說的成敗，往往有決定性的影響。黃凡選擇外星人麥漢指揮官的觀點來寫這篇小說，無疑是他這篇小說成功的主要原因。

另外，黃凡在人物刻劃方面，也相當成功。他寫麥漢指揮官的自命不凡，總理柯寧的謹愼，蘇聯機器人包德利同志的狡獪，都栩栩如生。科幻小說和主流小說一樣，必須注意主題、情節、人物、敍事觀點……等的經營。如果我國的科幻小說家能用寫主流小說同樣的謹愼和耐心態度，來撰寫科幻小說，將來我國科幻小說的發展，就能超出一般通俗小說的境界，成爲我國文學傳統的一部份。

黃凡，本名黃孝忠，臺北市人，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〇）生。中原理工學院工業工程系畢業，曾獲聯合報、中國時報多次小說獎。現任「聯合文學」業務部主任。著有小說：「賴索」、「大時代」、「零」、「自由門士」、「天國之門」，「傷心城」、「反對者」、「慈悲的滋味」。另有「黃凡頻道」、「黃凡專欄」等專欄選集。

知識系統出版公司書目

總經銷：洪範書店（郵撥0107402-0）

科幻叢書（張系國主編）

SF1	五玉碟	張系國 著	90元
SF2	夜曲	張系國 著	60元
SF3	當代科幻小說選 I	張系國 編	90元
SF4	當代科幻小說選 II	張系國 編	90元
SF5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張系國 編	90元

電腦叢書（張系國主編）

CS1	認識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2.1	電腦系統	張系國博士 著	80元
CS2.2	工程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10元
CS3	商用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5	電腦檔案	張系國博士 著	110元
CS7	軟體設計	朱耀漢博士 著	160元
CS11	電腦語言 PASCAL	楊維邦博士 著	200元
CS13	電腦硬體簡介	楊照崑博士 著	160元
CS14	電腦繪圖（MEDUSA 系統）	淡江大學工學院電算中心 編	180元
CS15	趣味電腦	張系國博士 著	100元
CS16	數值計算導論	楊重駿博士 著	100元

本書目定價如與版權頁有異以版權頁定價爲準

七十三年科幻小說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編　者：張　系　國
發行人：孫　玫　兒
出版者：知識系統出版有限公司
臺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2663號
印刷廠：淵明印刷品行
臺北縣永和市成功路1段43巷5號
總經銷：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台北市厦門街113巷17-1號2樓
電　　話：3927577・3946790
郵撥帳號：0107402-0
初　版：中華民國74年2月

定價 90 元